

美赫王

卷十七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宝·喀邱瑞
翻	译：	石灰
校	对：	方寸
美	工：	炬池
网	站：	www.meherbaba.cn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81 千字
张	数：	116 页
版	次：	2024 年 09 月 16 日

目 录

继续古鲁帕萨德达善.....	1
美拉扎德半年闭关.....	34
古鲁帕萨德闭关达善.....	53
美拉扎德继续闭关.....	77
美拉扎德与普纳.....	87
最后访问美拉巴德.....	107

继续古鲁帕萨德达善

1960年5月12日，孟买的锡耶纳-圣凯瑟琳学校校长、天主教牧师安东尼神父，来达善美赫巴巴。这位天主教牧师把一生献给服务穷人。巴巴对他说：

我对你为穷人和弃儿做的工作甚感欣慰。通过服务被遗弃者，你实际在服务耶稣基督，因为他也被众生甚至被自己的使徒遗弃。遗弃的象征就是十字架。因此，为被遗弃者服务就是为基督服务，而毋庸置疑，我就是他。

你工作时我与你同在，因为我自己在你里面。你的工作中将会有困难、缺乏支持和敌意反对，不过我会帮助你。你有我的祝福与爱。

基督的十字架也是牺牲的象征。因此我说，你应当牺牲全部身心，无保留地把自己投入帮助贫困儿童的工作中。通过牺牲一切，你将找到一切。

天主教牧师很高兴得到巴巴自发授予的这篇讯息，征求许可发表在他的季刊《基础教育》上。巴巴同意，让他重述讯息（已做笔记）。他照做，首段末句却未提及，对此巴巴说：“你漏掉了最重要部分，”并重申：“毋庸置疑，我就是他。”

一个月前的一次，巴巴对满德里谈到耶稣：

耶稣有时会对门徒讲述他们根本不懂的事情。但尽管如此，他们对他忠心耿耿，跟随他到最后，因为他们知道这点：神人的工作远远超乎人类理解。

我的情况也相同。有时，我说的事情，你们茫然不解。现在是大周期的末期，因此我保持沉默，以便它孕育成果。我将发出唯一道言。无数这样的周期已过去，我亦降临过无数次。这并非我第一次保持沉默。沉默的保持以及随后的打破，恒古以来时常发生。

原子裂变时，释放出巨大能量。同理，当我打破沉默并且发出道言时，将释放出无限智慧。原子弹袭击地球时，以大毁灭的形式发生大动荡。同理，当那个道言袭击宇宙时，将以物质毁灭的形式

发生大剧变；不过最重要的是，也将发生巨大的灵性提升。

5月13日，200个哈默坡爱者抵达普纳。巴巴去他们住的客栈见他们。安得拉爱者也来了，次日上午和下午，在古鲁帕萨德，巴巴给两组爱者施达善。并告知他们：

我对哈默坡爱者非常满意。我知晓一切。尽管如此，我会听你们时不时寄给我的报告，你们做工作向民众传播我的爱讯，我对此感到满意。

我知道，去年在哈默坡安排的不间断佳帕，对我的爱者是个紧要时期。该时期考验着你们，而你们在对我的爱里最终胜出。这使我非常高兴。特别是，在我的一个来自所谓社会底层的爱者邀请之下，我的哈默坡爱者们——不管阶层、肤色或信条——在萨赛村聚会，作为巴巴大家庭的成员，在巴巴的爱里一起生活。

今天，我要再告诉你们一件重要的事。我是超越一切者。当我离开肉身后，你们，哈默坡和安得拉的爱者们，将因为对我的深厚之爱，被永远铭记，永垂不朽。子孙后代将唱颂你们的爱，使你们万古流芳。

从7月1日至12月底，我将进入闭关。该期间谁都不得试图见我。今年剩余几个月期间，要抓紧我的衣边。在我的爱里保持开心快活，怀着勇气和对我的信心，勇敢地面对一切情形。随着我打破沉默的时间越来越临近，将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的衣边从你们手中被夺走的风险越来越大。

你们对我的爱让我很欣慰。

瑞兰伽的巴卜·拉姆帕萨德，从斋浦尔带来一名雕塑家。他请求巴巴对雕塑家摆坐姿，拉姆帕萨德的爱使得巴巴答应了。尽管巴巴有时会为他摆坐姿，同时也说：“我拥有的，是哪门子爱？这是个麻烦；不过，我不能让爱者的爱失望。”

5月15日周日，是普纳的又一个公众达善日，来了许多人。大批的哈默坡男女唱着巴巴颂歌，进入古鲁帕萨德。他们都是穷人，却耗资不菲，长途旅行而来。巴巴说：

我喜欢他们的爱！他们不需要开示和阐释。他们怀着爱，为爱而来。对他们，我的拥抱和达善足矣。我不必承受对人们阐释道理的头痛。

每当阿瓦塔降临，他总是接受穷困者、被践踏者、落后阶层和患病者的爱。渔夫是耶稣基督的伙伴，牧牛郎是奎师那的伙伴。现在看吧，正是这些人是我的爱者。他们贫穷，心灵却纯净。他们的爱让我满意。

阐释和开示，只是给来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制造爱才有必要。不是给这些人的。

一天，巴巴对聚会者说：“对我来说，你们都是总统、总理和内阁部长。他们可以来，他们可能来，他们将会来，不过那些为爱而来者相当不同。”

纽瑟文·萨达在他协助建立的社会服务机构“底层联盟之友”工作多年。[注：印度独立运动期间，纽瑟文·萨达（埃瑞奇的舅父）是圣雄甘地的旧交。]一次他到古鲁帕萨德时，巴巴对他说：

一个人应当献出生命服务被践踏者，服务被遗弃者和底层民众中的神。所谓的底层贱族和我很亲近。大概 35 年前在美拉巴德，我会给贱族孩子洗澡、施食和穿衣。甚至会清洁他们的厕所。

最近，哈默坡地区发生一件好事。在一个清洁工邀请之下，我的爱者们——不管阶层、肤色或信条——在萨赛村聚会，作为巴巴家庭一起生活。他们通过对我的爱得到的收获，许多人很多年都无法企及。

巴巴对一个常崇拜巴巴相片的爱者说：“全心全意地继续对我的相片做普佳（崇拜），直到你能够在自己内心做。越来越爱巴巴，直到内在见我。”

一天，有个梵文学者来，唱颂商羯罗的一些圣歌。巴巴说：“莫翻译诗句。没有必要。我喜欢听圣歌的那德（音振）。它取悦了我，因为它来自于我。”

期间在美拉巴德，宝的女儿希拉患麻疹病倒，帕椎将此事禀报巴巴。巴巴问宝，他要不要去看她。宝回答：“让我去何益之有？我不想丢下这里的职责。”宝没有去，才过几天，帕椎捎讯称希拉已康复。

巴巴对宝说：“要是你去，希拉会死掉。”

后来，巴巴召宝的家人来普纳，她们在当地旅馆住了几日。巴巴派车每天把她们接到古鲁帕萨德。他问希拉：“美赫纳施整天干些啥？”

“他作曲唱歌。”她说。

“哪一种歌？”

美赫纳施（用印地语）唱起此歌：“户户火宅受苦！这里有人卧病，那里也是；到处是病！”

巴巴微笑着问：“噢，你让大家生病了？背后有啥意思？”

“有，”他声明：“母亲在这里卧病不起，玛玛吉（舅舅）在老家也生病。”

“可到处谁生病呢？”巴巴问。

“这里个个生病，有人感冒，有人咳嗽。全都是病！”

巴巴大笑道：“你是描写现状的诗人！你还写过别的歌吗？”

“有啊，”他自豪地说，唱道：“纪念先喀，敲起鼓，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

巴巴被逗乐，问：“什么意思呢？”

“您是先喀（神），纪念您，敲起鼓咚咚锵！”

“我很喜欢你的歌，”巴巴对他说：“你写了歌，还解释意思！才七岁，就当诗人了。”随后拥抱他。

巴巴问拉玛有没有会唱的歌。她说，多年前她写了一首关于主罗摩的歌。巴巴说：“唱吧。是写给我的，只不过当时你还没见到我。”

拉玛应邀唱道：“吾舟渺小，汝足神妙！一叶扁舟何以容汝，吾怕失事！”（所述罗摩之足是指此故事：一天罗摩的脚踏上一块石头，它化为女子阿喜莉亚，原来在古代她从第四层面堕落后变成石头。罗摩救了她。）

听到拉玛的歌，巴巴讲了此事：

一次我带彭度乘小舟过河。船在河中央翻了。彭度快要沉没，我抓牢他的喉部，把他安全带上岸。那时他就秃顶了，因此我只好抓着他的喉部。如果我不那么做，他肯定会沉到水底。

那年，吉姆·米斯特里获准在古鲁帕萨德小住几日。居住期间，巴巴命他吸烟每天不超 10 支。吉姆试过，发现很难。为规避巴巴命令，他会把香烟折成两截，以便一天吸 20 次。可这个妙计令他不安，自知此举有损巴巴的命令。一天，巴巴问起此事，吉姆承认了弱点。巴巴叫他尽力遵守。如果确实发生吸烟一天超过 10 次的情况，不要烦恼。

吉姆和罗姐·米斯特里请求巴巴，给三个儿子美赫文、法鲁和萨若希主持圣线仪式（通常由琐罗亚斯德教牧师主持）。仪式前两天，巴巴拥抱三个男孩。法鲁患腮腺炎，后来巴巴说被他感染。他召来罗姐和娜

格丝姐妹俩，训斥道：“你们若对我有爱，会注意不让法鲁靠近我。这证明你们爱他超过爱我。你们不体贴我的健康，这算哪门子爱？”

巴巴反复抱怨，他被感染腮腺炎，总体健康恶化，提出有可能推迟仪式。但最终通知吉姆、罗姐、娜格丝、阿娜瓦丝和纳瑞曼：“莫推迟仪式，但让法鲁与我保持距离。”

定于5月16日，周一上午举办仪式。当天，孟买、普纳等地的爱者聚集古鲁帕萨德。巴巴亲手给三个男孩各一套长衫和圣带，同时由埃瑞奇用英语，索曼用马拉地语，宣读巴巴的这则讯息：

愿阿乎若玛兹达、琐罗亚斯德、美赫巴巴使你们摆脱夏里亚特的赘余束缚，帮助你们过着善思、善言和善行的生活，并赐予你们爱巴巴的恩典。我给你们这个表面束缚的象征，以使你们摆脱此束缚，并赐予你们爱之束缚。

除非你们使自己摆脱仪式的束缚，开始按应有的方式爱神，否则永远不可能认识真理。

巴巴拥抱孩子们（包括法鲁），古吉拉特语阿提唱起。过去两天，巴巴一直为他的健康发牢骚，可那天他显得容光焕发、满面红光，他的微笑洋溢在大厅。之后吉姆和罗姐·米斯特里招待150多名聚会者用午餐。哈默坡团体次日上午达善后下午要离去，巴巴给每人一包吉姆和罗姐提供的食物。

巴巴并非总是乐意参加这种宗教仪式。另一次，有个富翁恳求他为其孩子举行坚信礼。巴巴回复道：“我是来废除所有这些仪式教条的，所以怎么能参与其中？”

对另一人，巴巴授述：

世间许多人都说神是。每个宗教和宗教书籍都论述神是。神是。人们相信这点。你也相信祂存在。尽管如此，极少有人下定决心要见神。极少有人说：“我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见神”，即使以舍弃家庭、亲人和其他一切为代价。

当一个人为了见神变得像离开水的鱼儿——全心全意地渴望达善祂——那时肯定会达成。这样的人看见神，远比你们在这里看到对方更清晰。

达善无关仪式、教规、教条及日常宗教事务。琐罗亚斯德明示，任何人奉行善思、善言与善行，都能成为琐罗亚斯德那样。那么当

前的事态如何？琐罗亚斯德强调善思、善言与善行，当今他的跟随者却强调戴圣带。若有人每天早晨不履行圣带仪式，他们就恼火。他们不太操心琐罗亚斯德给予的宝贵诫命。一忘记履行圣带仪式，他们就怨叹，可撒谎时他们并不伤心！

因此，只要不洁的念头、言语和行为等错误未被放弃，不管你多么热衷于做圣带仪式——早晨念叨着祷文时，多么猛烈地拽抖圣带——都不会有通向道路的丝毫进步。你埋头研读多少宗教书籍，都不会使你见神！甚至虫子都能把书啃光！所以要在你内心制造对见神的真诚渴望。

膜拜和宗教无关紧要。爱是钥匙。履行你的义务，但心底里要想：这一切皆是摩耶，巴巴是唯一真理。

5月17日，一组安得拉爱者到古鲁帕萨德。一信徒表示想崇拜巴巴照片，问巴巴对此有无特别指示。巴巴说：“全心全意持我的名，即崇拜我。”

两天后，安得拉的一名印度教潘迪特（宗教学者）卡勒被引见时，巴巴问他：“你在各方面都是真正潘迪特吗？你是我的爱里的潘迪特吗？”

有人朗诵了几首诗，巴巴听后评论：“这不是诗，是你的见解。有爱体验，才是诗！”

5月18日，一名梵学家（印度教牧师）来顶礼巴巴，并在巴巴椅子旁边坐下。此前的一天他也曾来达善，当时巴巴和哈默坡的爱者在一起。达格万的韦希奴·夏玛为娱乐巴巴，背诵《茶经》（幽默的茶故事）。梵学家没听完《茶经》就走了。

现在巴巴问他：“你昨天为何突然离开？”梵学家回答说他有事情要处理。

“你是不是听见《茶经》感到不快？无论受到什么打扰，你必须努力保持平静。”

“没有，不是那样。昨天我提前走是因为我必须回跟家里的几位客人道别。”

“你听是用梵语诗体创作的《茶经》感到伤心吗？你认为那是对梵语的侮辱吗？”

“也许吧，但那不是我提早离开的原因。”梵学家答道。

“你即便被侮辱时也不应受影响。我是帕若玛特玛。我每一刻都在被侮辱，但我用爱回应。假若你坚持听到最后，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你会感到参与了一次爱的盛宴。朗诵也是消磨时光的好方式，因为给哈默坡爱者的礼物包（帕萨德）还没准备好。”

梵学家：“我尽量容忍不合自己口味的事物和环境。至于吟茶的诗文，我看过《茶歌》，它模仿《博伽梵歌》，也有18个篇章，论茶及其好处。”

这引出下面有关自我的狡猾性质的开示：

我们的自我让我们远离真我。自我极其强大，它使我们欺骗自己的大我。它从最初始便附着于大我。它似乎很自然地是大我的一部分，以至于以认识为借口，这个自我可瞬间被愉悦，又在下一刻感到抑郁。

如果我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你马上感到高兴，但你会说“巴巴，我只是您的奴隶。”这种貌似谦卑的声明绝对不是谦卑。

下一刻如果我指出你的弱点，你会立刻感到忧郁，但你不会表现出来。你会说‘巴巴，我毕竟是人啊。’你试图以此隐瞒内心的感受，因为自我会采用虚假的外表。要做到自然并表达你内心的感受是很难的。假我乃是绊脚石。

消除自我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在酣眠中完全有意识——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完全有意识！在赛古鲁赐予其恩典之前，这是不可能的。

“成道者不也有自我吗？”梵学家问。

巴巴答道：

有。但成道者的自我全然不同。当你说“我是某某”时，那是假自我在坚持假我。当你融入神（成为玛居卜或卜拉弥-布特）时，你没有了心，你仅仅意识到自己是神。这就是超意识状态。而当你保留着该状态，并且下来降入正常意识时，你有自我，它乃是真我。读了《神曰》你就会详细了解不同阶段和意识状态。另外，你必须记住，纯粹的智力理解本身没什么价值。一个人理不理解道路的细节都一样。唯有爱重要。

认识神即忘弃你自己。遇到一位赛古鲁，乃是罕见的荣幸；而把他当作人身上帝去爱，则更为罕见。有句话说得好：“知神者不被人所知。”

巴巴总结：惟有神存在。

梵学家：“既然如此，那么无知是从哪里溜进来的？”

巴巴解释：

神是一，不可分割。你所看见的众多分别仅仅是表面的。它们乃是无知的结果。这个怎么可以解释呢？无知怎么能知道自己是无知呢？你经历的梦状态将在这方面给你一些概念。

假设你在睡觉，我出现在你梦里说：“梵学家，这只是个梦。”你会答：“这怎么可能呢？我看见太阳，天空——我看见您慈爱地对我说话。这么真实的东西不会是梦。”但是你醒来时，会对自己说，“在梦里巴巴说的话是真的。”

目前你看见我和你坐在一起。现在我说：“你在这个醒状态所见闻感受的一切也是一个梦。整个宇宙只不过是一场梦。可把它称作醒梦。当你凭借我的恩典而证悟神时，你将知道我此时所说的是真理。”

普纳市政局的工程师 L·纳高喀来见巴巴时，又谈到假我的话题。他有学识，为人虔诚，巴巴对他解释：

你已经读了很多灵性文献。你因清晰的阐释而闻名。灵性认识使一个人接近道路，但要认真记住，对道路的体验完全是另一码事儿。通过书本知识永远想象不出高级意识状态。

一个人在灵性道路上行进时，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体验，比如景象、甜美的声音和悦人的香味。在更高级的阶段，一个人能够冷静地望见自己的身体四处移动。

在道路上所经历的众多体验并不持久，但一个人实际上成为‘他是’的体验却是永久的。那时无论这样一个人似乎有什么念头或行为，摩耶却无法触及他。在该状态，一切的体验都以无限的强度进行。从书本里得来的知识怎么能想象这个状态呢！智力注定无法测量该体验。

神永恒不灭。神一直是。这意味着什么？你可以说，亿万兆年之前，神是。但你在时间的跨度中，能够往回追溯多远？结果总会是，在你所能想象的时间之前，神仍然是。你怎能成功地把超越时间的神带入时间的疆界呢？要体验成为无限神的无时限体验，耐心和急切都是必要的。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可采取的第一步是怀着热切的

渴望，成为至师足下的尘土。你变得越轻，就会被他的慈悲之永恒微风吹拂得越高。

巴巴指着普卡说：

这是个重量级人物。假设他想在空中高飞——不是坐飞机。我仅仅在打比方。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成为什么？他若是变轻，像一片枯叶，那么一阵微风就足以把他拂向高空。但由于自我，你的生活变得无限沉重和笨拙。自我乃是障碍。

假自我必须被灭除掉。但这几乎不可能。假我的去除即分别存在的结束。

自我通常表现为骄傲。因此一个人会说：“我独自一人做此工作。只有我才能那样工作。”骄傲滋养自我。

自我的其他方面更为微妙。它关联到你与身心的所谓不可剥夺的认同。你感到说“我是某某。我看，我摸，我闻，我说，我尝，我做梦，我醒着……”等等是最自然不过的。要获得真体验，假我必须转化为真我。

这并非易事。在这个过程中，假我以其全部的微妙性，发动一场游击战。它试图在每一步都欺骗人。伴随圣人和大师是救治良药。在他们身边，自我的硬壳越来越被软化，一个人获得足够的勇气去面对自身弱点。

过无畏而诚实的生活，会使虚伪逐渐减弱。当心灵因诚实而变得绝对洁净时，虚伪便彻底被灭除。这一过程极其漫长，不是数年而是数世！

假我消除时，神便示现，多元永远地融入一体性。此乃真正体验。如果这样一个人活在人类中间并过着神的生活，则被称作赛古鲁。他把一体性带入多元。努力瞥见你内里的至师的无限性。为此，你必须舍弃一切，只是跟随他，遵循他给你做的决定。

这种奉献并非易事！头脑挡着路。它说：“多么匆忙的决定啊！臣服于大师好吗？你肯定他是真的吗？他有哪些资历？他可能是伪师！”

这时心灵会插足说：“你在他身边不感到自己像换了一个人吗？你在其他地方经历过这种爱和平静的气氛吗？难道他不是你所寻找的那一位吗？”

就这样头脑与心灵的冲突持续着。尤其是当你不在大师身边时，头脑则开始更有力地耍诡计，心灵的声音变弱。所以说对大师坚信不移很难，而成为他足下的尘土更难。

除非我帮助你，否则你无法臣服。就在你彻底臣服的那一刻，我的恩典降临，那时在一瞬间，成为“有意识地无限”或“无限地有意识”的目标被证悟。

图克拉姆是至师。在一首灵性诗句里他说：

“大师能用其恩典，
刹那间让弟子变得像他一样。”

这儿有人可能会问：“那为什么会有这样长期的考验磨炼？为什么拖延赐予恩典？”

在大师那里实际上并不存在拖延。他的状态超越了时间。对于他，在与造物界的关系上，唯有此刻当下。对于受幻相束缚者，图克拉姆也有话说：

“除非适当的时刻到来，过度匆忙毫无益处！”

因此，一个又一个世纪必须走过，适当的时机才会到来，这时一个人凭借大师的恩典，作为神的实在，被确立于实在。

纳高喀告诉巴巴，他决心静默几日。他问巴巴在此期间他能否‘破例’开口，以便只是为了对人谈上帝。巴巴不赞成这样做，并说：

静默意味着静默。你若是想静默，就彻底保持之。不要给头脑留下空间去耍它的诡计。头脑总是在你的专一决定里制造障碍。它的手段很狡猾，开始时你会谈上帝和灵性，但在这个欲望之下，头脑会很快使你对静默厌烦。然后你会间接地继续期待别人来找你谈上帝。头脑的狡猾本性诱使你创造这种情景，并非不可能。

保持静默期间，让头脑保持静默。外在的静默将有助于这个静默。否则，我们看见很多哑巴孩子，但他们的静默有何用！把你的心灵和灵魂都放在你准备做的静心和静默里，我在那儿，在你内里帮助你。

5月20日，库玛遵旨从瑞希克什带尼康施玛司特抵达。玛司特被留在谷娜荅·伽德卡家，拜度和库玛奉命照顾他。从次日起，巴巴开始每天下午2点到那里，对玛司特工作。逗留普纳的5天期间，尼康施喜欢往脑袋和身上洒喜马拉雅牌爽身粉。

在此期间，法官普雷姆·基纳尼带着妻子姬佳，还有一个女亲戚，

来到古鲁帕萨德。巴巴问基纳尼：“你为何带她（亲戚）来？”

基纳尼回答：“姬佳带上她的。”

“马上把姬佳和此女子遣回家！”

基纳尼不明所以，但遵从巴巴的意愿。巴巴遣阿娄巴去告诉姬佳莫烦恼，后来派基纳尼把她带到古鲁帕萨德。

晚上姬佳回到家，女亲戚对她说：“巴巴没有对我不悦。他那么亲切地接见我，太好了！我虽然陪着你，内心却很不喜欢美赫巴巴。”

“除了古鲁那纳克，我不信任何大师。我对美赫巴巴自称阿瓦塔深恶痛绝。可他了知一切，没给我机会说话，就打发我们回家。现在我怀着信心向他鞠躬。他是他宣称的那位。”

普雷姆和姬佳基纳尼，作为夫妻常争吵不休。他们到古鲁帕萨德后，难免在巴巴跟前唇枪舌战，巴巴让他们和解。有一回，巴巴对两人说：“我管理照看整个宇宙，却管不了你们俩！尽管我每天做出解释，你们仍继续吵架。”

另一次，普雷姆基纳尼、姬佳携10岁儿子维诺德，来到古鲁帕萨德。普雷姆拥抱巴巴，巴巴随后问：“你的小儿子拉吉在哪儿？”

基纳尼说：“他患了天花。”

“谁照顾他的？”

“我。”

“既然你在护理天花病人，那为何拥抱我？倘若我染上病，会怎么样？为何没想到这个？”

“您是神，您怎么会感染天花呢？”基纳尼问。

“我是神，也是人。我吃、喝，做常人做的种种事。你的榆木脑壳为啥接受不了这个想法呢？现在我得拥抱那么多人。没有把我的爱给他们，我反而会给他们天花。”

夫妇俩说拉吉一直在用顺势疗法药物，巴巴评论：“顺势疗法是完美的科学——不过合理开药需要完美的施诊者，这样的人很难找到。”

普雷姆告诉巴巴，儿子维诺德和拉吉最近跟基督徒朋友有一场激烈讨论：基督与巴巴相比谁更伟大。巴巴表示喜欢，说：“基督过去伟大，巴巴现在伟大！”

5月22日周日上午，古鲁帕萨德举办音乐节目。普纳全印广播电台的著名音乐家，马杜卡·M·戈瓦略，用萨朗吉（一种用琴弓演奏的印

度弦乐器）献上精彩演出，由禅德拉堪特·卡玛特击鼓伴奏。

后来，巴巴对听众说：“假如今早4点钟有人用萨朗吉演奏这种曲调，伴有如此精妙的鼓声，我会对他大悦，谁知道呢，有可能那时我会赐予他成道！”

他对乐师们说：“你们通过演奏萨朗吉使我愉悦，而巴巴不易被取悦。今天，你们确实大大取悦了我。”

次日，巴巴告知一些来访者：“让你的心纯洁。你内在不是，不要表面上装是。要绝对诚实。神乃无限诚实。不要假装虔诚，因为神无处不在。神不可欺骗——那为什么还要伪装成你所不是的？除了你的服从礼物，我不从你那里期待别的东西。把服从给我，你就会从愚昧枷锁中解放自身。”

另一回，巴巴谈到伪圣人。赛古鲁图克拉姆的一首诗被读出，其中写道：

“揍打伪圣人之举
不能被视为罪行。”

还用波斯语诵读了哈菲兹关于这类伪善者的诗。其中一对偶句是：

“这些无赖胆大妄为，
试图骗神，应予鞭罚！”

巴巴给予评论：“神不宽恕的唯一罪过就是虚伪。伪君子自欺欺人。当今时代伪圣人的数量剧增，以至于我虽是慈悲之洋，都对之感到恶心！”

他还说：“一个人不信神并不是罪，然而做伪君子却是罪！如果你没有信仰，不要紧。

“你们来我这里并不会降低或提高我的地位。如果你们不来我这里，没有关系。但既然你来这里，如果继续保持虚伪，会让我我不悦。如果你发言抨击我，或不来我这里，我不会不悦。但我不能容忍虚伪，因为伪君子不但伤害自己，而且扰乱他人的信心。”

其间，C·D·德希穆克对巴巴的健康极度忧虑。他每天对巴巴讲述吃营养食物和大量水果的益处。一次，他从路边小贩买了25个橘子。橘子个小，干瘪，却便宜。他带到古鲁帕萨德，告诉巴巴：“我为您带了橘子，莫给别人吃。”

美赫吉插话：“就让我们瞧一眼呗。”

“我是给巴巴带的，”德希穆克不肯：“我不给别人看。”

起初美赫吉以为那一定是上乘的品种，可当德希穆克手伸进袋子，拿出一只橘子，在场者包括巴巴都哄堂大笑。德希穆克又坚持说：“巴巴，您就自个儿吃，他们谁都别给。”

巴巴朝在场者眨眨眼，回话说：“我会吃的，不给别人。这橘子没有汁，我得这样子嚼。”他带着滑稽的表情，做嘴巴张合的动作。

“可它们有益您的健康。”德希穆克坚持道。

巴巴转向茵度玛提（德希穆克之妻）说：“你爹就不能给你嫁一个比这怪人更好的对象？”

茵度玛提大笑，巴巴说：“德希穆克人很好，却在我的爱里疯掉了！”

茵度玛提在把《神曰》译成马拉地语，每天对巴巴读她翻译的内容。她女儿捷喜莉和帕妮亚，对巴巴唱母亲写的歌，儿子帕纳夫对他讲滑稽故事。

巴巴对德希穆克说：“你多幸运！你妻子受过教育，儿女们相当聪明，全都爱我。”

一天，巴巴问阿卜度·卡瑞姆教授，早餐和午餐都吃了啥。教授列出一长串名目，巴巴说：“**早餐和午餐确实很美味。现在你一定感到满足愉快。你品尝这么多美食，却没有尝过我！你可以尽情地吃喝喝，但从中获得的满足是短暂即逝的。**

“真正的享受在水滴吞下海洋之际！一个人应当渴望这样的一饮！怎么做才可能？不断地全心全意忆念神。另外就是我的恩典。这不只是把心洗白的问题，而是心本身必须被洗掉——消灭。惟有爱能实现这点。”

达善活动继续。5月24日，海得拉巴的20个爱者到古鲁帕萨德达善巴巴。

期间，加利福尼亚的拉德·丁普夫尔，写信征求允许来访，他因公被调往伊朗。拉德也在标准石油公司任职，做石油生意。巴巴同意，拉德于5月25日下午2时抵达，会见巴巴近一小时。

次日拉德返回，上下午都伴随巴巴。其间，巴巴对他解释：“**我乃是爱之海洋。因此，你怀着爱无论做什么都能愉悦我。当爱把你吸引到我这里时，什么都别求。只要爱。你若是想问我问题，可以写信问。但现在你既然来了，就应做个安静的接受者。**

要求，你便会失去。爱是不提问题的，因此也不期待答案。爱总是迫切地回应着至爱大师的最微小愿望。在服从大师时不给‘因何和为何’的疑问留余地。对那些跟随至师的人，哈菲兹说：

对于你听到的大师之言

切莫说它错，

因为亲爱的

错误在于你自己无能力理解他。

“在另一对偶句里，哈菲兹对不耐烦的爱者说：

‘哦亲爱的，分离结合不关你的事；

你只须努力臣服于至爱的意愿。’”

安得拉、绍拉布尔和瑙萨里的爱者，是跟拉德丁普夫尔同天抵达的。瑙萨里的一个爱者宣称：“巴巴，我看见您无处不在！”

巴巴回复：“好。要全心全意努力每时每刻见我。不过要记好了，你目前看见我的感觉并不是真见。

“甚至要拥有对神遍及一切之存在的智力确信都非常困难。这需要神之遍在有磐石般的信心。当你跨越智力难关后，获得视见确信。那时神按照应有的方式被看见，每时每刻，无处不在。这乃是真见，不过连这个也意味着二元。

“当你通过撕去分离存在的最后残余而跨越第二类确信难关后，通过成为神，第三类确信在不知不觉中来临。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时刻，由至师给予的恩典礼物。”

巴巴还对古吉拉特语组讲解他本人的情况：

作为最高且成为最低，我同时示现大知并装作无知。我扮演大知和无知的双重角色，同时示现全知和无知。

虽然我知道某个事件将在一个月之内发生，但我可能会制定计划，好像它很多年都不会发生那样。而且，虽然知道某个事件很多年后才会发生，但我却似乎期待它很快就会发生。我知道你不会去某个外国；然而我承诺你，在接下来几个月内，你将前往该地，并吩咐你自己做好准备。然后你并没有去。通过给你承诺你会去那里，看来似乎我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在Dnyan（大知）里，有Adnyan（不知或无知）。但在无知里，却不可能有大知。虽然拥有最高层面的全知，我却能够在你们

的层面上装作完全的无知。事实上我就是无限知识，因此我知道甚至千百年后将发生之事，但我在你们的层面时，却声言无知。

即使在浊层面和一般情境中，大知与无知也能够同时显现。例如，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游泳。”这暗含着你知道你不知道怎么游泳。假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这是‘对无知的知识’。

同理，我作为大知，也显示出对知识的无知。知道一切，我同时又似乎不知道。这就是全知者的无知。加尔各答的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未受教育。一天，有人找他，想给他一块地。一名政府官员要来登记地契。这让罗摩克里希那惊慌，他不知当大官员来到时，会发生什么事。尽管全知全能，他却扮演这样的游戏。

舍地的赛巴巴会享受（用陶烟斗）吸大麻烟。一次，有个穷妇女带着孩子去找他。小男孩光着身子站在他面前，他仍问其母亲：“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这样，尽管赛巴巴知晓一切，却示现无知。

我也同样。我向某个人许诺明天就让他成道，但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他仍需要投生数百次。在这种承诺行为里显示了无知。很难理解，我作为高之最高怎么可以是如此的无知。这是因为，作为阿瓦塔，我不是扮演，而是作为万物成为万物。作为无限大知的阿瓦塔，也成为无限无知。然而，你们怎么能够想象我的状态呢——同时在意识的最高和最低层面，以及中间的层面？从最高的层面我知道一切，而在其他的层面我却不知道。

我扮演的双重角色，在一首波斯诗中，曾有一定程度的描述：

“我出现在最高的领域，同时却似乎不知腿边是什么。”

作为永恒的神人，我既是神又是人，因此我屈尊降到所有的意识层面，让我自己被万人万物所利用，以便他们可能知道我是独一不分的大我。

我乃是宇宙之主。我知道一切。我给你们这个身体；我住在你们里面——然而我却每天询问你们的健康情况。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想要你们健康强壮，以便我能够把你们在我的爱里粉碎成尘土！

我给予并且索要。这就是我永恒地对造物界所扮演的双重角色。

5月25日，巴巴结束对尼康施的工作，授命库玛将玛司特送回瑞希克什。他们次日乘火车离去。

5月26日那天，巴巴外出访问三个家庭。次日，他去访问另两家，拉德·丁普夫尔随行。其中一处是在普纳戈普里的希乌-克提，宝万特和拉克希米拜·塞德（后者昵称阿玛）的家。塞德家有四儿三女，一家人包括亲属，都虔信巴巴。阿玛是出色的厨师，会给古鲁帕萨德送去特别的饭菜，为巴巴喜欢。这次来访，她也做了许多美味菜肴，巴巴和满德里尝了菜。全家人为巴巴唱了首歌“阿吉-噢-苏丁-阿耶”，意思是“我们毕生渴望的吉祥日子今天终于来临。”巴巴对拉德说：“塞德一家是全印度最忠诚的家庭之一。他们的爱深深感动我的心。”

那晚，宝照常在巴巴房间守夜。一辆计程车突然停在屋外。巴巴听到，遣宝去看谁来了。从车里下来阿斯萨纳博士，宝曾就读的那格浦尔大学的校长。不过谁都没认出对方，直到他们做了自我介绍。阿斯萨纳说：“喀邱瑞，你在这里做甚？”

“我是守夜人。”宝说。

阿斯萨纳校长惊讶地说：“守夜人？你什么意思？”宝只笑笑，问他住哪里。阿斯萨纳说：“我住在阿迦汗屋。”（那是昂贵的住处。）

宝请他坐下，去报告巴巴。巴巴说：“去告诉他明早8点来。不过既然他是你的校长，就用我们的车送他去阿迦汗屋。他会感到高兴，从前的学生对他这么照顾。指示司机载他过去后马上返回。”

宝去告诉阿斯萨纳校长，他拒绝道：“不，不，那没必要。我走路吧。我打发计程车走的时候就这样打算的。”

宝试着劝阻他：“阿迦汗屋很远，巴巴希望你乘车过去。”阿斯萨纳校长不再多听，拔腿就走。

宝回去时，巴巴揶揄他：“你是傻瓜！至少应该用车送你的校长去呀。这成何体统？他的住处离这里那么远，而你让他走路去。你是个白痴！”

次日5月27日上午，阿斯萨纳校长来达善巴巴，此次会面给他带来很大触动。

不过后来，从他的同事那里宝得知，与阿斯萨纳校长对他说的相反，他并不是住阿迦汗屋，而是住一家廉价得多的旅馆。他之所以说阿迦汗屋，是对宝装阔气。巴巴知晓这点，故坚持让阿斯萨纳用车。巴巴想曝光他的谎言，因此阿斯萨纳马上意识到巴巴知晓一切。

宝得知此事，就报告巴巴，巴巴说：“我曾以为我是世上的唯一骗子，可你的校长结果证明也是一个！”

同天，尼兰简·辛校长、贾金达·辛教授和拉拉·特赫拉姆，从德里过来达善巴巴。巴巴问：“今天这里有几个校长？”学校管理者们在普纳参加会议，故其中多人来见巴巴。

5月28日周六，巴巴在古鲁帕萨德施达善，访问另三个家庭。拉德丁·普夫尔当日离去。

期间，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滨，22岁的欧文·拉克，去年从弟弟爱德华处得知巴巴，爱德华曾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碰巧”借到一本名为《听着，人类》的书。爱德华打电话给欧文说：“我刚读了一本关于一位印度灵性大师的书。我认为这是你应该去了解的人。”

欧文已对神产生兴趣，感觉自己受到神的内在指引。他去了纽约，读过书后，巴巴的爱和宣称他是“高之最高”对他触动甚大。欧文和爱德华决定要会见巴巴，去了解他真正是谁。

1959年末，欧文·拉克联系了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他一走入他们的公寓，“就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幸福感。巴巴的在很强烈。”他写信给巴巴，说计划旅行去拜见他，尽管手头拮据。两周不到，他接到巴巴回信说：“你可以来，只能见我一小时。”并指示他，一登陆孟买就接洽纳瑞曼·达达禅吉。

过了6个月，欧文竭尽全力，都攒不到机票费。他和印度方面持续通信，并获准带上爱德华，爱德华同样想见巴巴。巴巴于1960年4月5日发电报：

假如（你们的）父亲同意承担费用，巴巴允许你们俩带或不带父亲，于5月中旬来印度见巴巴，在普纳逗留两三天。将决定电告普纳-古鲁帕萨德-美赫巴巴，接受进一步指示。

那是1960年5月中旬，欧文·拉克读到《家书》，其中有巴巴5月7日授予的通告，即从6月10日起停止达善，巴巴进入彻底闭关直到年底。欧文变得绝望，他的机会在溜走。他又写信给巴巴说：

我非常渴望受惠于您的爱与指引，但唯一阻碍我来见您的，就是我的旅费不够。我不明白金钱怎会障碍如此的理想，可我知道如果此行是您的意愿，我将能够来见您。

巴巴回信：“别担心。环境将自动调节。”果然巴巴的承诺成真：欧文攒够需要的钱，一天内就启程了。虽然他原计划和弟弟同行，父亲却阻止爱德华来，让纽约警察在爱德怀德机场拦截他登机。他们未告诉

父母他们要出国，知道父母会反对，由于爱德华未满足法定的（21岁）成人年龄，父亲有权阻止他出国。巴巴曾叫他们一起来，所以欧文自忖应该同爱德华一起回迈阿密。爱德华却叫他先行，称自己随后去。巴巴听到故事后，说俏皮话：“一个更好运气，另一个更多勇气！”

欧文于5月29日抵达孟买，由霍玛·达达禅吉驱车送到普纳。他入住邓肯住的旅馆，被嘱咐晚间睡个好觉，次日早晨7点半会接他去见巴巴。

次日5月30日清晨，欧文被接到古鲁帕萨德。车驶抵后，欧文看到巴巴站在一个房间门前，示意他过去。车里有人说：“巴巴在召见你。”他下车，走进去。美赫吉曾建议他，给巴巴买个花环。欧文曾想：“为何买花环——我将是巴巴的花环！”不过他还是买了，现在为巴巴戴上花环。巴巴马上取下，搂住欧文，紧拥他，吻他两颊，然后让他坐身边。以下是欧文·拉克对首次会面的记述：

平常我不是那种容易紧张的人，可当我走近门去见巴巴时，开始有点颤抖。我往里探视，他看到我，召我进屋，拥抱我。他非常亲热。他迎接我的方式，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让我想起某人对一只小狗。他使我感觉很好。我感到像个失散已久的儿子，终于有一天回家了。

巴巴非常温暖，非常慈爱。人和他在一起会感到很舒服。他很亲切，深深地爱你，而且真正为你的最佳利益着想。他毫无私心。他叫人们做的事，都是最有益于他们的。他对一切事情有着惊人的掌控力。你会对他很有安全感。不会担忧。

我第一次来时很紧张。但巴巴有办法让人恢复平静。那么他对我是怎么做的呢？他表现得比我还紧张！他看着我，好像很紧张！我进屋时，他的腿在发抖，似乎紧张不已。我自忖：“我是该感到紧张的人，不是他呀！他为何紧张？”少顷，我开始平静下来，他也平静下来，一切恢复常态。

巴巴问：“你怎么来的？”

欧文说：“巴巴，我能来是因为您的意愿。”

巴巴让欧文站起，打手势说：“对众人复述这句话。”

现场大概有15或20个亲近爱者。欧文说：“我来这里，是因为巴巴的意愿。”

后排有人举手问：“你来的路费是怎么赚到的？”

欧文想：“那人没抓住要点。”好像为了证实这点，巴巴大手一扫，表示：“那不重要。他说怎么来的才是重点。”

过了一会儿，巴巴转向欧文，问：“你要在这里待多久？”

欧文记得六个月前巴巴给他的第一封信，答道：“一个小时。”

巴巴拍拍手腕问时间，带着幽默和不解的表情望着欧文。他说：“你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个半小时。你说一个小时，可现在快三个小时了。怎么回事？”

欧文不知所措。巴巴继续：“我希望你每天早晨7点半到这里。美赫吉会到你的旅馆接你，你伴随我度过白天。他会带你去吃午饭，再载你回来，继续待我身边，直到散会。之后他带你去吃晚饭，每天带你参观普纳的不同地方。”

巴巴接着指示美赫吉，当晚把欧文带到巴巴简的陵墓，后面几天去其他胜迹。

欧文跟巴巴讲，他对弟弟爱德华未获准过来感到失望。巴巴对他保证：“爱德华的做法很高尚。我对他满意。若按你信中所写，你们一起来会更好，因为你们会更受益。但爱德华不用烦恼。爱德华将和你本人一样受益。就他能获得的任何灵性利益而言，就好比他在这里一样。”

巴巴指示，将上述意思电告爱德华。让弗朗西斯协助欧文撰电文，因欧文感到很难专注除了巴巴的其他事。

欧文回家后，爱德华告诉他，他接到电报时，证实了发生他身上的一个神奇体验。欧文赴印度见巴巴后，爱德华开始感到巴巴的强烈临在还有巴巴给的很多爱，甚至当他走在街上或海边时，人们常常转身看他。他们在他经过时，也明显感到某种奇妙的东西，于是望着爱德华，试图鉴定它的源头。

接下来七天，欧文每日早晨7点半到古鲁帕萨德，一直待到下午5点。下午有几局喧闹的纸牌游戏，欧文迷惑不解，会望着巴巴说：“我看不懂这个游戏！”

巴巴会拍拍他的头，打手势表示“没关系。”弗朗西斯试着对他解释，可他听得愈发糊涂。

5月30日，也到了一批加尔各答的爱者。活动期间，读了哈菲兹的以下诗句（巴巴之前译成英语）：

哈菲兹道：

“无知者啊，要精进，
以便有朝一日成为明师。
除非你自身已行过道路，
否则你如何能引导别人？
在神圣学堂，在至师跟前，
徒子啊，不断努力去服从，
以便有朝一日亦成为师父。
像道上的勇士那样，
洗脱这一铜臭存在，
以便有朝一日获得爱之秘术，淬炼成金。
身体需要——睡眠饮食
让你远离爱的门槛。
摆脱一切欲望时你将与至爱合一。

巴巴解释：

没有欲望很难。“我想睡，我想吃”——这些是欲望。“我不想睡，或不想吃”——这也是欲望。因此，无欲几乎不可能。那么有何办法？
哈菲兹有个办法。

哈菲兹说过：“惟有至师的恩典能使你摆脱一切欲望。神的荣光哪怕只显示给你一丁点儿，你也将比太阳更明亮百万倍。你若是有幸淹没于爱之海洋一小会儿，切莫犹豫。那一刻不常来。一旦大师说“淹没”，就别犹豫。大师令你淹没的一瞬间，就去淹没，别担心世人如何看待你。世人会说你疯狂，但你不应犹豫。

“即使你的一丝头发浸入爱之海洋，你也将永远湿润。那时你所享受的与至爱结合的至乐，毫无间断。它持续不停。你若是在这个道途上变得无足无头，那么你将从头到足成为神。”

“怎样变得无足无头呢？”巴巴问。

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用头脑。当至爱意愿成为你的意愿时，你便是无足无头。但这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要与至爱结合的欲望本身都是疯狂。因此只剩下一个办法，那就是成为至师足前的尘土。

无保留地服从至师是唯一答案。凡是他的命令，都要不折不扣遵守。切莫使用头脑去分析命令的意义。至师要求你做什么，就做

什么。按他的命令移动步伐。按他的指示去过生活。这就是变得无足无头。

巴巴叫桑吉瓦妮·德希穆克将这段话译成马拉地语。她犹豫不决，称这段话论述哲学，难以翻译。巴巴纠正她：

不要把它当作哲学。它并非哲学！它描述了永恒生活。这是真正的人应该过的生活。你所过的生活是动物的生活！它只不过描述了动物性。

一个人可能是智力天才，但除非他证悟了真理，否则他所谓的知识仅仅是愚昧中的文字游戏。他对生活的诠释和对真理的评述，好比盲人给盲人引路。

一般的生活图景是什么？你一度是小孩子，专注于游戏。然后你长得年轻健美，沉溺于青春的幻想，再后来结婚生子。当你逐渐变老，烦恼堆积倍增。老年及其不可避免的虚弱逐日接近，直到最终怀着不满情感，你不得不离开浊身。你能说这是值得过的一生吗？它与一只大象的生活没有多大区别。

我知道你的无数世，同样的故事被一遍遍重复。记住，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但却是个有意义的梦。其目的是让你觉知到梦本身的虚无性。但你却完全被无知和自造的虚幻烦恼所征服，以至于不能从这种情形里醒悟，不能下定决心过真正的人的生活。

在上述偶句里，哈菲兹指出了永恒生活。那是一个人应该争取的生活。正是为了这种生活你才有了人身。除非你现在就决定过永恒生活，并做出真诚的努力，否则你之前的所有人身，都可以说无异于动物形体。只有引向永恒生活的爱（神）之生活才值得过。爱神者的渴望和担忧只有一个，那就是与神合一。这是将爱者引向永生的真正生活。

在此期间，巴基斯坦卡拉奇的阿狄·杜巴希、弥奴·卡拉斯和阿迪·阿贾尼，携家人来见巴巴。这批人中的男子被允许每天来见巴巴。一连数日，巴巴都未注意罗姐杜巴希，她被消沉念头所困扰。“也许他不再爱我了？”她烦躁不已。

一天，巴巴在分冰激凌，对每人有说有笑。罗姐自忖，那天巴巴肯定会对她说话，可轮到她时，他把冰激凌递给她，却望着别处，一语未发。她深感难过，眼中噙泪。次日，巴巴招呼她，未做任何解释，就带着深

深的爱拥抱她，令一切疑云消散。罗姐随即意识到，巴巴一直故意那样做，以连根拔除她心里的那些念头。

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有个叫基桑提库的大学生，过去常写信给巴巴，有一次来达善。巴巴拥抱了他，可过一会儿，便要提库离开，并命令他莫再回古鲁帕萨德。年轻人未站起，而是说：“我再坐一会儿，巴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巴巴对普卡示意，普卡立即喝道：“你现在走，还是我把你撵出去？你要再来古鲁帕萨德，我会打断你的腿！你个蠢驴！”遵照巴巴的手势，普卡大声训斥提库，最终把他请出宫邸。

通常此举会造成敌对反应，可这起事例中，基桑·提库反而最终成为巴巴的亲近爱者。按巴巴的要求，当天普卡亲自一路送他坐火车回克什米尔，可巴巴把他的“心”留在身边。他第一次来达善，受到新来者从未经历过的待遇。

基桑·提库又开始写信给巴巴，后来巴巴在美拉扎德的闭关期间，原本不见外人，却把提库召过去。提库从远方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赶来，这次巴巴极为慈爱地接待他，给他温暖的拥抱，然后同天打发他回去。

观察这样的举动，无人能真正理解神人的游戏！

1960年6月2日，安得拉和哈默坡的更多爱者前来达善。安得拉来的爱者那么多，次日不得不举办两场活动，上午一场，下午再一场，才容得下全体，使人人能达善巴巴。

安得拉爱者为巴巴带来许多礼包。巴巴说：“你们为何带这些果篮和罐装糖果？你们空手来更好，当然，莫带着空洞的心。花环等等礼物大可不必。”

进而解释：“你们坐在我跟前时，有可能你们的思想被转移到花环等等礼物上。你们人都在这里，心却追逐花环和果篮。我不得不给信号：‘为巴巴戴花环，以免麻烦。’

“况且，你们带这么多礼物，可我不尝这些东西。你们知道我吃得简单。只好把糖果和水果分给满德里。”

巴巴目光闪烁，又说：“而满德里尽情享用时，闹胃疼的人是我！”

一天，达迪科罗瓦拉给巴巴送来蛋糕。巴巴分给在场者，却责备达迪：“任何人送礼物给我，都是给我头上添负担。你往我的头上放了一根稻草，却足以压塌屋顶！因此我禁止你送东西给我，对我来说那是负担。”

一次，有个心地善良的银行经理来达善。巴巴对他解释：

神不可争论。纯粹的辩论只会让你原地打转。在爱里，不应有争议和讨论。要放下争强好胜的心态，越来越敞开头脑。不要武断教条。

之后，你若有幸在今生遇见神圣至爱——成道大师，心灵就会欢欣雀跃。充溢着爱的心灵渴望把一生献给至爱。它说：“让至爱的意愿成为最首要。”

怀疑的总是头脑。头脑说：“他是值得爱的至爱吗？我应该为这个至爱做出牺牲吗？”

心灵说：“为什么争论？投入至爱的神性。把生命置于他足前。臣服。”

头脑抗议：“那我的判断和辩论能力怎么办？我为什么要投入？我盲目吗？我为何要跟随心灵的指令？我难道一文不值？”

头脑与心灵的斗争就这样继续着。

一个颇受尊敬的男子，在他朋友（巴巴爱者）的劝说下来见巴巴。他前一天写好一长串的问题，首先是“你为什么自称阿瓦塔？”

巴巴知道他脑子里的想法，问道：“你想问我什么？”

那人挖苦地回答：“既然你是阿瓦塔，问题没提之前就应该知道。”

巴巴微笑，详细解释：

为何跟大师讨价还价？期待大师回答各种各样的智力问题，乃是轻视他！

从最本初开始，每一个个体面临的问题是“我是谁？”这是原始问题，它以无限的方式得以表现。正是这个问题背后的驱动力带来了全部的意识进化，并且在无数转世之后，经由内化过程，获得对原始问题的真正答案——“我是神”。

通过研究吠檀多，你可能在理性上确信“我是神”和“万物皆神”之类的逻辑推论。但这种枯燥的知识有何用？爱就是道，唯有对“我是神”状态的体验才能一了百了地解决一切问题。

要获得这样的体验不是儿戏。经过若干时间周期，一个人才有资格体验真答案。

6月4日，来了许多安得拉信徒，包括查干提苏巴劳，他对巴巴诵诗。这是他首次来，一时心生烦恼之念：他怀疑埃瑞奇是否正确地翻译巴巴

的手势，还是他和巴巴串通一气欺骗公众。苏巴劳正琢磨这个，巴巴打个手势，埃瑞奇不明白。“什么，巴巴？”他问道。巴巴重复手势，埃瑞奇仍不懂意思。最后，巴巴明确打手势：“甬管了！”苏巴劳随即明白巴巴知晓一切，于是怀疑顿消。

1960年6月5日周日，是该夏季的最大型公众达善。估计10000人涌进古鲁帕萨德，寻求神人的一触。其中有一些政府官员和一个叫贾格吉万·拉姆的内阁部长。凯克巴德由阿迪从美拉巴德接来，阿娄巴和霍米·萨达陪同。当天来的还有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以及哈吉万·拉尔、托迪·辛、库伦德瓦德的王公、琵拉麦·伊朗尼和家人、纳瑞和朵丽·堪查克特、波利和迪奴·乌姆瑞伽、苏娜玛西、纳古·伊朗尼、哈瑞拜·帕特尔、贾甘纳施·马哈拉吉、马尼本·帕瑞克、尼兰简·辛、孟买的阿迪·P·伽斯拉拉、萨考利的耶希万特·劳和阿美纳伽的巴赞组成员。一个叫斯瓦米·阿南德的男子，同一澳洲人和一苏格兰人也来了。活动期间，欧文·拉克自始至终坐在巴巴身边，被经过巴巴跟前的人群长队所震撼。

巴巴对内地团体的某人说：“你6号要走，对不？所以今天是告别日。但任何时刻都莫告别巴巴。当你证悟我的真性时，将永远告别三界。”

一个爱者离别时流泪，巴巴安慰道：“为何落泪？虽然你见不到我的肉身，但我肯定永远和你同在。能容纳我的唯一地方就是心灵。把我贴近你的心——我始终在那里。”

次日上午达善继续。上午来访者中，有全印度国大党主席（后来的印度总统）、贵宾，桑吉瓦·雷迪。巴巴给桑吉瓦·雷迪授述此讯：

否认神好于违抗神。有时我们把弱点视为力量，并以这种假借的伟大为乐。声称是爱神者，另一方面却对神、对世界和对自己不诚实，乃是无比的虚伪。困难给了我们机会，通过克服它们来证明我们的伟大。

孩子对母亲的信任完全彻底，因为把一切担忧都交给她。母亲不得不照看他。如果我们信任神，让神为我们操心，也会活得满足和愉快。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完全地信任神时，神就使他成为工具正确地引导国家。

我们应该想那些想我们坏处者的好处。

对一群受过高等教育的爱者，巴巴说了类似的话：

否认神好于炫耀爱神。你们可能特别聪明，但在神的眼里，你

们如果沉溺于虚伪，你们的聪明才智就没有价值。另一方面，即使你目不识丁，却没有丝毫虚伪，在神眼里你就是智者。

当日下午1时，巴巴接见了孟买的索拉伯·斯甘坡瑞亚，还有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谈及他计划的赴美行程。

和他们一起来的有A·V·拉贾戈帕上尉。也于6月6日获得私下会面。巴巴对他说：“那个‘终极会面’连一秒钟都不需要，刹那间你知道一切。跟终极会面相比，所有其他会面都无关紧要。”随后拥抱他，他离去。

不幸的是，后来拉贾戈帕上尉给瑜伽士巴拉提、大阿迪等人写了几封辱骂信，让人记起伊朗尼上校在1930年代企图煽风点火反对巴巴的事件。拉贾戈帕用“国际骗子”、“捕掠印度的轻信贫穷儿女的老练罪犯”、“寡廉鲜耻的无赖”等等令人遗憾的措词称呼巴巴。

巴巴获悉这些信件后，叫埃瑞奇提醒瑜伽士巴拉提“要小心谨防这类人，他们不遗余力地企图败坏真正爱神者的心灵和头脑。”

又说：“我给拉贾戈帕的拥抱不会白费，因为那是我对他的神爱表达，有一天他定会感到我的慈悲温暖，尽管他为人反复无常。”

6月5日，一个叫戈毗纳施·卡维拉吉的著名灵性求道者，派友人到古鲁帕萨德以确定巴巴会不会给他达善，因为他正好在普纳。巴巴告诉其友人，他愿于次日上午8时见卡维拉吉。使者解释，戈毗纳施每周要禁语两天（周一和周四），最好让他周二来见巴巴。但巴巴回复：“那又怎样？我也持续地沉默。”

于是，6月6日周一，戈毗纳施卡维拉吉来见美赫巴巴，因他在禁语，巴巴允许他次日再来。次日卡维拉吉再来，巴巴拥抱他，亲吻其额。巴巴带他进入侧间，门关上。只有一名满德里在场翻译。巴巴对他详述了世界未来、生活的终极目的和个人义务，使卡维拉吉确信巴巴无所不知。

卡维拉吉问起自己的事，巴巴答复：“我没什么可说的，只是你应该继续做每天午夜做的撒达那。”

听此，卡维拉吉惊讶不已，因为无人知道他在午夜做的灵修，他也从未提过。他因而更确信巴巴的无所不知。离开前，巴巴送他一本《神曰》，对他说：“我与你内在的联结和关系，你将逐渐明白这点。”

当天下午，萨达拉斯特带来普纳的著名古典歌手，维那亚克纳拉廷帕特瓦丹，来献演。巴巴对他的音质非常满意。他取下颈间的花环，送给这个优秀歌手。后来，帕特瓦丹说，他平生从未唱得那样好。

瓜廖尔的王妃那天也在。

另一次，巴巴这样评论他的一个爱者：“他对爱有着深刻的理解，为了体验爱他会做任何事。”

他问满德里：“你们体验我的爱吗？”

一个说：“不是作为爱的海洋。”

另一个说：“一小点您的爱。”

第三个答：“连一丁点都没有！”

巴巴说：“你们相信我是爱的海洋吗？”

“不仅仅是相信，巴巴。”他们回答。

“很少有人被赋予那种爱。”巴巴表示。

有人说：“您是爱之海洋。您在每一个人里，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爱之海洋。”

巴巴予以解释：“为什么我应该把海洋给予每一个人？它就在那儿。每一个人注定有朝一日体验之。当我看到值得给予时，我就会给予体验，而不是海洋。”

巴巴刚给满德里分发完巧克力，空塑料盒子躺在巴巴的腿上。巴巴指着塑料盒子，用下面的比喻，继续解释：

我腿上的这个盒子盖着盖子。把它看作在我的海洋里面。然而盒子却没装东西。在我的爱的不可分一体中，你不可能期待我做两样事情——打开并且倾注。同理，打开你的心灵并从我这里接受爱，全在于你。

再说，我为什么要把爱之海洋——毫无疑问我就是——给予你或某个人，而不是给予其他人或整个造物界！它是个礼物，并且永远是恩典的礼物。

有人说：“我将试着去……”

巴巴打断他说：

不要试。你越是试，接收爱的机会就越少。据说，那些想要爱的人应该在生活中间变得聋哑失明！这将逐渐使你摆脱你想要满足的欲望，并且摆脱那些你不喜欢的欲望。

最后你还必须摆脱“我想要爱”或“我想与至爱合一”的欲望。当然，这样一个欲望使你摆脱所有其他的欲望，但甚至这个欲望也贬低了爱的荣耀，它会成为至爱的负担。

如果做不到这个，你至少应该渴望成为至爱脚下的尘土。为此你必须绝对地服从我。

在如下的诗行里，爱者诉说了服从大师有多么不可能：

“啊至爱，您把我的手脚捆在木板上，
把我扔进狂暴的海洋中，
却又命令我不可弄湿衣衫！”

这只是说明，除非大师帮助你，而且你百分百信任他，否则你就不可能绝对服从他。

我乃是人身上帝。准备好全心全意地服从我。我乐意时，就会赐予爱的礼物。最好是把这个留给我的意愿。别担心，要快活。

另一天，巴巴说了类似的话：

一个人应当像聋哑失明那样走向我。有口不言、有耳不闻、有眼不见者，才能见我听我谈我！不闻不谈不见他人者，才能专注于神！但不意味着你必须无所事事或懒惰。相反，它意味着你必须更加警觉遍在至爱的富于表现力的美。

哈菲兹用对句说过：

“哈菲兹啊！如果你想要至爱在场，
那就一刻都不要让自己缺席。”

这意味着，如果你对你的至爱有着强烈的渴望，就要放弃其他一切，保持亲近他。别让你的头脑游荡哪怕片刻，保持仅仅专注于他。

所以要当心，不要让神圣至爱在敲你的心门时，却发现你不在。

夏季还有个访客，是巴巴的童年旧友和从前的美拉巴德居民——贝利，他多年未见巴巴，尽管忠心依旧。贝利已跟妻子高荷分居，在普纳勉强糊口度日。一天下午，他骑车到古鲁帕萨德，在大厅私下会见巴巴。“原谅我，巴巴。”他离去时说。巴巴递给他一朵玫瑰（贝利后来吃下）。之后不久，贝利迁居海得拉巴，再没见过巴巴。（注：巴巴离开肉身几年后，贝利在海得拉巴的穷人救济院去世。）

一天，贝利的弟媳，38岁的朵丽·巴斯塔尼（1952年在宾德拉屋首次见过巴巴）带着一个孟买青年夏普·伊朗尼过来。年轻人即将入伍印度海军，却害怕前途，眼中含泪。“人们正飞向月球，而你害怕航海？”巴巴开玩笑道：“别怕，照我的吩咐去吧。别灰心，要把我放在心里，知道我始终与你同在。”巴巴拥抱了他，给他勇气。

空军中校马诺哈·萨卡勒，设法在6月10日期限前，乘飞机赶到普纳达善巴巴。不过，他未能带上妻子莫娜，她也渴望接近巴巴。他对巴巴讲，妻子对他的爱，很遗憾没有机会来，哪怕只待一会儿。听此言，巴巴叫一个满德里诵读几行乌尔都语诗，他翻译如下：

“大师说：

‘我的光从此地延伸至彼岸！

我只想看看，

爱者能多大程度地成功见我。’”

巴巴解释：“我处在你们的层面，也处在所有层面。我是超越者。要懂得我不仅在此处，也在彼处。我是万事万物。也告诉她，我爱她胜过她爱我。”

警长图勒卡又来找巴巴，他眼中含泪。家庭难题尚未减轻。

巴巴安慰他：“**为何担心？要勇敢。越来越多想我。别把自己累垮。我知道你对我爱和你的处境。要为你命中承受的苦难感谢我。**”并引用如下波斯对句：

“我兴旺敌人，杀死朋友。

谁都无权质问个中缘由！”

“对沉浸于绝望中的爱者，哈菲兹说：

‘即使认定无望抵达目标，

也不要丧失勇气。要勇敢。

莫怀疑大师，直到你失去自己。’”

“因为进入我的联系，有时你处境极为悲惨。但要确信，我知晓一切。我是爱与慈悲之洋。每一个个体注定都会快乐，因为无限极乐的神就在每个人的内里。一个人必须爱神、见神并成神。”

图勒卡欣慰地离去。

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从少年时期就一直爱巴巴，携两个儿子来达善。巴巴对他说：“从前你自己是孩子，如今带着孩子过来。伴随着年龄增长，积极的欲望层出不穷。‘我要这，我要那，我要妻子，我要孩子，我要职位……我要，我要，我要！’

“无论你在实现这些欲望上成功与否，后续阶段总会浮现一股对应的消极欲望，比如：‘我不要这，我不要那，我受够了妻子，我受够了职位……我不要，我不要’等等。

“真正重要的是，你既不应该着迷于所谓的快乐，也不应该对之感到厌烦。你应该怀着对神意的全然信心面对每一种情形。”

另一个自幼爱巴巴者是查干的女儿莎昆塔拉，现年 26 岁。她 5 月结婚，6 月带家人和她丈夫苏雷希·克塔尼一起到古鲁帕萨德见巴巴。

古鲁帕萨德聚会期间，欧文拉克每天伴随巴巴身边。一天，巴巴问他：“如果我给予你知识，你会做什么？”

欧文回答：“巴巴，我获得知识后，将会知道怎么做。”

另一次，巴巴叫房间里的众人离开。欧文站起来，巴巴却示意他坐着。只有埃瑞奇在场翻译巴巴的手势。巴巴问：“你相信我是阿瓦塔吗？”

欧文点头。

“说出来。”

“是。”

“你准备服从吗？”

“是。”

“如果我要你裸身在街上走动呢？你会那样做吗？”

“会。”

“如果我要你吃你不喜欢吃的食物呢？你会吃这样的食物吗？”

“会。”

“如果我要你把头颅献给我呢？你也准备那样做吗？你会那样做——把头颅献给我吗？”

到现在为止，欧文拉克不假思索。他下定决心，不管什么事都说，觉得只要可能他都会服从。巴巴示意重新打开门，大家回屋里。凯克巴德是从美拉巴德来的，巴巴对他说：“我解散大家后，我要你对欧文·拉克讲述你的体验。你们俩坐到屋外的凳上。”欧文不认识凯克巴德，倒是一直挺怜惜他的，因为他瘦骨嶙峋。

凯克巴德对欧文透露：“即使在黑暗的房间里，时常有明亮的光从我身上发出，只要我想做，甚至可以借着它读报纸。我看到行星、太阳系和诸世界在我自己内在旋转着。有时我看到比任何太阳都更亮的光灿。在那个光中，看见巴巴的脸，它出现在那个光中。即使巴巴不在那里，我也能看见巴巴的身体。不过看见神的非人格形体，比看见他的身体更容易。”

另一天，巴巴对弗朗西斯说：“如果欧文有任何问题，你应该来解

答。”并叫两人稍后一起坐着聊聊。欧文其实没什么问题，但为了取悦巴巴，他想出几个。

还有一次，巴巴离开时，欧文尾随他出去，并开始轻抚他的后背。巴巴好像不介意。他走入隔壁房间，那里存放着一大桶冰橙汁。巴巴从长柄勺啜一小口，在嘴里涮涮，吐回桶里。他用勺仔细地搅合，再往给大家喝的玻璃杯里倒些。

一天，巴巴对欧文透露：“你是被另一个古鲁送来的。”欧文感到，巴巴这样说时，就好像能够洞悉灵魂的历史——回溯至古代。但巴巴没有提那个大师的名字。

每天欧文到古鲁帕萨德后，巴巴就要他坐在近旁。还有外出散步时，巴巴会用胳膊搂着欧文的肩膀走路。若有人来插到他们中间，巴巴会停步，把欧文拉到身旁。一次，轿车内也发生这一幕。巴巴带欧文和另几人访问一个爱者的家。返回时，有人坐到车后排，巴巴和欧文之间的座位。轿车开始驶离，少顷巴巴抓住司机的肩，示意让他停车。巴巴开车门，下车。随后打开欧文一侧的门，上车，坐他身边。

一次他们驱车外出时，欧文突然有个冲动想看巴巴。巴巴知晓其念头，主动打手势表示他想遮挡从后窗照入的阳光，避免头被晒。车里一人有扇子，巴巴打手势让欧文把扇举在他的头后遮阳。为了这么做，他自然得脸朝巴巴，凝神注视着他。

他们驱车前行时，欧文心生一念。有关他阅读巴巴书籍之前读过的一本书。该书是尤迦南达著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尤迦南达在书中写到一个叫师利·尤地斯瓦尔的大师。欧文突然问巴巴：“师利·尤地斯瓦尔是至师吗？”

巴巴答道：“你大老远来就为问我这个问题？你本该写信给我，我本会答复的。”

欧文认识到错误，说：“您完全正确。”巴巴笑笑，他们继续行车。

次日上午，大家围聚巴巴周围，巴巴问有谁要提问。欧文又想起关于尤地斯瓦尔的问题，但没管它，因为不重要。大家很安静。巴巴重申，如果有人想提问，现在是提问时间。欧文本能地感到巴巴希望他提问，但他想不起提什么问题。再次，谁都没说话。

之后巴巴直视欧文，问他有没有问题。欧文·拉克忆述：“我记得我停顿了好久，脑子快速运转。如果我只有一个问题可问，它应该能解

答一切其他问题。可该提什么问题呢？”

巴巴耐心等着他回答。欧文随后记起，他读过巴巴曾经说：“凡要求他的爱的人是被选者。”遂望着巴巴说：“巴巴，我能拥有您全部的爱吗？”

巴巴立即指向房间里的人，问他：“你们体验了我全部的爱吗？”那人说没有。巴巴指着另一人，重述问题。那人也说没有。大家的回答一样。巴巴回头看着欧文，反问：“为什么我不应把我的爱给他或者她？为什么应该把爱给你？”

欧文说：“巴巴，我希望您把爱给您想给的人，但我也想体验。”

巴巴从身边桌上拿起一只罐子，绕着它挥手，表示：“**我是无限全能的爱之海洋，你被限制在这个罐子里。罐子代表无知，在我的海洋里。但罐子盖着盖子。虽然你在爱的海洋里，却由于盖子阻挡着，把你与海洋隔离，你就体验不到这点。你只须把盖子拿开，我作为海洋就会涌入，你将立即体验我的无限爱，知道我的真性。**”

这时有人走进门，整个气氛改变了。欧文自忖：“如果我能拿掉盖子，就会拿掉。可一个人怎可能从罐内拿掉盖子？需要外头的某个自由人拿掉盖子。”随即意识到，这正是自己来找巴巴的原因——巴巴是自由的，能使众生自由。

6月9日，巴巴访问印度妇女之家，一个服务孤寡妇女和被弃女孩的机构。首先教师顶礼巴巴，然后孤女们列队经过。巴巴拥抱一些人，授予此讯：

爱与理解从不谴责，而是帮助与鼓励。男男女女背离真善的习俗律法，而神从不谴责我们，或让我们背离祂的门。因此，我们甚至不应谴责那些谴责我们的人。

我祝福你们努力理解并爱那些帮助你们的人，他们试着让你们通过服务祂的人类，在神的工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欧文·拉克伴随巴巴，活动结束后，巴巴评论：“访问短暂却美好。”

坐车回古鲁帕萨德途中，巴巴问欧文在想什么。他回答：“巴巴，我在想，我想要认识您。我想要认识您的实相。”

巴巴问：“你愿意付出代价吗？”

欧文自忖：“代价是我的自我吗？”脑海浮现在火刑柱上焚烧的可怖印象。但巴巴拍拍他的膝盖，打手势让他莫再为之忧虑。

欧文换话题说：“您去那里，一定对那些孤儿大有好处。”

巴巴回应：“此行给她们带去巨大利益。”

欧文刚到吋，巴巴命他写信告诉父亲，他一切安好。欧文发觉很难专心做事，巴巴得提醒他两三遍。每天他坐在巴巴跟前，心里有时会出现这样的念头：“我想留这里伴随巴巴生活。可如果我在迈阿密伴随父亲，就跟伴随巴巴是一样的。”

一天，欧文刚又出现这个念头，巴巴就问：“你愿意在这里伴随我，还是回去伴随你父亲生活？”

“我愿意伴随您，巴巴。”欧文说。

“不管在这里或那里，你会同样受益。但你不必此刻做决定。考虑一番，再告诉我。”

欧文无需时间考虑，知道他自己想伴随巴巴。但此话题未再提起，他意识到巴巴是出于某种目的把这些念头放入他心里的。欧文走的那天上午，巴巴说：“**距离对我毫无意义。时间和空间对我构不成障碍。无论你在哪儿，我都将与你同在。别担心，保持开心快活。记住：我始终与你同在。**”

巴巴示意欧文过去，拥抱了他。欧文回忆：“我往后退吋，感到胳膊仿佛满溢。那种感觉是如此强烈，竟使我俯身查看，是否有东西溢出！我被充满了。”

巴巴继续说：“返回美国，对纽约团体讲述你的所见所闻。美赫吉将帮你打点一切。现在走吧。到迈阿密的家中，给我发电报。”

6月10日，欧文拉克启程回美国。他给巴巴的电报是：“抵达纽约。一路想您。”

尽管从6月10日起不准外人来古鲁帕萨德，巴巴逗留普纳的最后10天里，于6月13日周一访问了两个亲近爱者的家。

6月19日周日，古鲁帕萨德举办济贫活动。事先选了160个贫穷男女，发给入场券。这些穷人不是乞丐，而是来自卑微的劳工阶层。他们上午过来，巴巴把头放在他们的脚上，再亲手递给每人5卢比。这些穷人被告诫，勿用言语或动作对巴巴表示谢意或尊敬。有个急需救助的中产家庭户主，被给予200卢比。

1960年6月20日，周一上午，美赫巴巴在满德里的陪伴下，离开古鲁帕萨德前往美拉扎德。沿途在滨江花园停车，普纳爱者聚集在此。

半小时后，他们唱阿提，告别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巴巴和满德里于同日上午 10 点 45 分抵达美拉扎德。

那年美赫巴巴居住古鲁帕萨德期间，全国各行业的成千上万爱者来到普纳，在爱洋中沐浴后回家。它的荣光之伟大得以见证！那些来达善者实为至爱花园的众鸟（灵魂），因为纯粹是爱才促使他们承受长途旅行，纷纷涌至主的跟前，度过短暂时光。但来者获得丰厚回报，因为巴巴那年似乎打开了心门，让爱自由流向所有人！

美拉扎德半年闭关

1960年6月21日，从普纳返回后的次日，巴巴访问美拉巴德。会见满德里居民和家属3小时后，回美拉扎德。

五天后，6月26日星期天，上午9时，在大阿迪住的库希如大院举办济贫活动。按巴巴要求，阿迪、查干、兰格勒、鲁斯特姆·卡卡、瓦曼和巴吉拉施找来106个麻风病人。还带来44个穷人。巴巴为麻风病人洗脚揩干，以额触其脚后，给每人5卢比帕萨德。同样对44个穷人这么做。每个麻风病人领到巴巴为其揩脚的毛巾。活动用了2小时，之后巴巴回美拉扎德。

6月28日上午8点半至10点，苏努姆延在美拉扎德演唱卡瓦里，一些阿美纳伽人士也受邀。

巴巴在普纳时，凯克巴德同家人住美拉巴德山上。6月29日上午，巴巴驱车去美拉巴德，将凯克巴德接回美拉扎德。途中在阿克巴棉纺厂停车15分钟，10点半左右回到美拉扎德。

次日6月30日，发此通告：

本通告给所有爱我且服从我者，也是给所有愿意如此做者的。最重要的，是给所有做出肯定（是）答复，声明在一切情形下，不管会或不会发生什么，都坚决服从我并且抓紧我的衣边、忠实于我直到最终者的。

我想要你们，我的全体爱者，从各个角度都把我的这段闭关时期视为至关重要。

我想要你们，通过实践对所有人甚至那些激怒你们者的更大宽容来帮助彼此，从而帮助到我。我要求你们通过爱而非强制来做到这点。

我想要你们，特别在我闭关的这六个月期间，要协调一致地生活，和所有人维护融洽关系，期间将最大限度地考验你们的忍耐，从而使你们意识到自己爱我的程度。

我想要你们知道，我定将打破沉默；我希望你们紧紧抓住我的

衣边直到最终，无论我说话与否。我是高之最高，希望你们不为灵性或物质收获，也不为我即将来临的打破沉默和显现而爱我；我希望你们为我自身即人身上帝而爱我。

我想要你们在生活的激流中保持坚定不移。因为不管境况如何，都是出于我的创造。

我想要你们在我闭关的六个月期间，尽可能全神贯注地想念我，期间将产生这样的情境，它们会设法使你们渐渐疏远我。这就是为何我在古鲁帕萨德期间反复强调：时候已到，你们全体要用双手抓紧我的衣边——假如一只手脱离，你的另一只手将发挥良好作用。

最后，我想要你们全体记住，在我闭关期间，不要以任何方式打扰我，甚至不要写信给我告知收悉或重申你们对我的爱。

我的爱给你们每一位。

巴巴的六个月闭关，从1960年7月1日周五在美拉扎德开始。埃瑞奇的母亲盖麦获准在美拉扎德居住20天，当天下午抵达。

巴巴感觉不适，脸色苍白疲惫。因为他不愿摄入适当的营养，并通知满德里他闭关期间会禁食。高荷说服他，让她给他注射维生素B12（500毫克）和益肝针剂（2毫升）。虽然注射这些针剂很疼，巴巴7月4日打了一针，8日又打一针。

从7月5日起，巴巴开始每天同凯克巴德定期静坐闭关，持续到闭关结束。

7月10日周日，纪念美赫巴巴保持沉默35周年。是日巴巴禁食，全体东西方爱者包括满德里，遵命从7月9日晚8时至10日晚8时保持沉默。

遵照巴巴指示，7月12日库玛带着尼康施玛司特，从瑞希克什来到。接着15天，巴巴每天两次到宝的房间（玛司特住处），坐着对尼康施工作。

7月20日，巴巴的脚开始肿胀。

两周时间，尼康施通常十分快活，咯咯地笑，用印地语大谈各种话题——可7月27日，他变得十分焦躁，迫切想回瑞希克什。库玛、拜度和埃瑞奇想方设法劝玛司特留下，可他不肯听。据观察，尼康施在受苦，他的身体像着了火！他喊称自己“在活活燃烧！”于是，7月28日巴巴对尼康施工作后，遣他随库玛返回瑞希克什。

自8月1日周一起，巴巴开始加强同凯克巴德的工作。每天上午会

同他工作半小时，周日除外。每日全体男子在大厅一起念《帕瓦蒂伽祷文》和《忏悔祷文》。巴巴也开始每日一餐。埃瑞奇受令于8月初禁食4天。

当天早晨7点，高荷采集巴巴的血样，寄到美拉巴德和阿美纳伽化验。次日，她再给巴巴注射维生素针。

从8月4日起，巴巴开始每周四禁食，连续三周只饮流质：两盎司茶，每日两次，四盎司脱脂乳，每日一次。因他在禁食，12日和22日高荷注射时，增加了维生素针的剂量。

与此同时，满德里中的弗朗西斯，正忙于编辑巴巴主要于1959年和1960年在古鲁帕萨德授予的诸多语录，后来出版，书名为《有与无》。弗朗西斯还收集资料，开始写巴巴的生平（注：去世前，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著的美赫巴巴生平传记仅出版一卷，名为《沉默道言》）。

《有与无》和其他开示交给宝，于1960年9月译成印地语。多年过去，宝做了其他翻译工作（1967年，宝遵令将邓肯著的《行道者》译成印地语，增补了1950年代美赫巴巴对其他玛司特、穷人和麻风病人的工作）。

闭关期间，巴巴继续授予语录。8月6日周六，他绘了示意图，并对“帕若玛特玛（超灵或神）里的无数阿特玛（灵魂）”加以说明，并且就阿瓦塔的工作授予更多要点。他还授述关于心意识的语录，部分内容如下：

那些在心层面的人意识不到浊或精层面。那么在心层面的人怎么能够说话、吃、喝等——总之，像浊层面的常人一样行动呢？

这如同我们听说人们在睡中行走或吃、喝、写字、偷窃等，但他们绝对意识不到在做这些浊行为一样。人在睡中说话并不罕见。他身边的人都能听见他在睡中说话，但他本人却觉知或意识不到自己在说话。同理，那些在心层面的人也完全意识不到浊、精行为和领域，虽然他们的一切浊、精行为都产生于其思想和感情——心的作用。

在心层面的人所做的任何行为，从浊意识或精意识阿特玛的角度观察，都只不过是某个心行动的浊或精显现。你在浊层面所看见的心层面的人所做的表面浊行为，仅仅是那个心功能的模式在你自身的浊意识屏幕上的传译。因此，在心层面上的人完全脱离了浊和精，并不像在浊层面的人一样说话、吃、喝；虽然他似乎在做那些事情。当你看见这样一个人吃、喝、说话等时，那只不过是你对他的

心活动反射的浊解释。

例如，你看见月亮倒映在湖中，只要你的视线朝向湖，从各方面看，它就在水中。但月亮不在水里。在水中的是月亮的倒影，月亮好像在水中。所以，在心层面的人的意识也不在这儿。在这儿的是其意识的反射；只是表现得他好像意识到浊层面。

当心层面的人行动时，那个行动不能被任何一个只有精或浊意识的人所理解。对同一个行为，精层面的人和浊层面的人会根据他们各自的意识，给予不同的解释。

简言之，心层面的人表达的心功能，被浊层面上的你接收时，经由你的浊意识渠道，以你的觉知范围或理解能力所熟悉的形式或运动达到你。

8月16日，关于巴巴说过的某句话是不是命令引起了讨论，巴巴予以澄清：

我想让你做这个，意味着只要你能做到，我想让你去做。也就是说，它是请求。我希望你做这个，意味着不管你能否做到，我都要你服从。也就是说，它是命令。这种情况下，该希望就有可能被违抗或不服从所阻挠。我要你做某事，意味着你肯定自动会做且能够做到，因为是我要你做的——那是我的意志。

还有一次解释：

当我给予命令时，不像战场上的指挥官下命令。毋宁说，我给命令时，它意味着我的愉悦。不应该把它等同于将军下的命令。在我而言，它是我愉悦的表达。因此，我给你机会让你竭尽全力取悦我。

8月23日，巴巴说：

“寻找，你就找到”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以至于求道者已经开始问这到底指什么。我对他们说：“不要寻找，你就找到。”

不要寻找物质快乐，你将找到灵性珍宝。这意味着，不寻找物质快乐而寻找神，你就会找到神。

你只能通过克己来寻找神。你仅仅伸出手，是不能获得灵性珍宝的。只有在彻底的自我克制中，灵性珍宝才显现自身。

有三种方式获得灵性珍宝：

第一：通过自我克制而靠自己获得。

第二：作为爱者，其自我在对至爱的热望中消湮，而获得神自

发赐予的礼物。

第三：直接从至师那里继承，至师把这个珍宝传给那些完全服从他意愿的人。

因此你若是希望找到珍宝，就要停止寻求物质快乐。不去寻找人间的国，而是寻找天上的国，你就将找到之。

1960年8月26日周五，宝守夜时，巴巴用印地语对宝授述这首格扎尔：

莫迷恋摩耶，它把你毁灭。
拖你远离爱，使你成乞丐。
臣服于至师，改善你命运，
饰以灵性宝，使你成至富。
届时死神到，又能奈你何？
此理当常记！

两天后，8月28日，守夜时，巴巴对宝又授述格扎尔如下：

啜饮此爱之琼浆，变成像玛司特。
把心转向烤肉串，食之复饮其血。
衣边上罪污补丁，你还要缝多久？
让爱的裁缝大师，缝合你破碎心。
以那种方式死去，使你死后仍活。
对着你自己死去，只为他人而活。
敬献一切给至师，并接受其一切。
如果你想要谈论，宝说只需谈爱。

8月末的几天下午，巴巴会同满德里玩七砖游戏。

9月4日，巴巴开始一周的禁食，每天只喝各一杯咖啡、茶和脱脂乳。禁食严重损毁他的身体。本次禁食期间，他的血压升高，患感冒，剧烈头痛，有时身体会颤抖。尽管如此，巴巴继续专注做他的宇宙工作，每天同凯克巴德静坐。

9月10日周日，禁食最后一日，举办另一场济贫活动。巴巴顶礼来自八个周边村落的220个穷人（167男，53女），给每人10卢比帕萨德。按巴巴要求，诺希·伊朗尼和兄弟伯曼捐了2200卢比作为帕萨德款，获准在场见证济贫活动。（埃瑞奇曾写信他们：“巴巴没有钱给穷人，可他必须给！”）

三天后，9月13日，他宣布：“我不会中断闭关，直到打破沉默。”

尽管巴巴已停止禁食，健康却继续变差。9月14日，他感到眩晕，四肢轻度水肿，症状持续到月底。高荷给他注射一剂维生素B12（1000毫克）和又一针益肝剂（2毫升）。

9月17日上午，巴巴喜爱地谈到维纳亚克·帕特瓦丹，以及他在古鲁帕萨德巴巴的跟前唱得多么好。指示埃瑞奇致信罗摩克里希南，让告知帕特瓦丹：“因巴巴今天上午在闭关中念记你，你理应保持跟他的联系。”巴巴离开普纳时，帕特瓦丹也曾到滨江花园送别。

9月18日周日，巴巴解释“世界何以是一座牢狱”：

世界是一座牢狱，其中灵魂体验到自己被囚禁于其浊—精—心体的铁栏内。幻相的掌控是如此强大，造成无止境的束缚感。永远自由的灵魂——独一主宰和无上之主！——体验到自己是奴隶而非灵魂。幻相完美地上演主的囚禁，且令人信服地确立其奴役，甚至当至师赐予恩典的那一刻，灵魂还体验到自身冲破从未存在过的牢狱铁栏。

灵魂的表面囚禁变得令人窒息，无法忍受，以至到一定时刻，它凭借至师的恩典，切切实实地从桎梏中挣脱出来；最终解脱之际，狂喜感之强烈恰如之前的窒息感。对囚禁与释放二者的体验皆属于幻相；但对终极自由的体验却属于实在。这时被解放的灵魂持续且永恒地体验其自身的无限自由。只要灵魂体验束缚，世界便存在；当灵魂证悟自己即实在时，世界便消失——因为它从来不是。灵魂体验到自己乃是无限与永恒的。

9月22日，巴巴心情不错，听了索曼为穆斯林的圣纪节写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完整演讲稿。埃瑞奇读稿时，巴巴常会示意：“写得很好，很好。”埃瑞奇受令致信K·K·罗摩克里希南，告诉索曼巴巴听了讲稿。

季风雨终于来临。9月25日周日，巴巴坐迪索托轿车，在男女满德里（分开乘车）的陪同下，去观光坪坡岗湖，湖水泛滥。巴巴此前说过：“一直未降雨的原因是，因陀罗（雨神）并不怜悯我的受苦，拒绝落泪！”

这期间，他的手足一直肿胀，右足尤甚。9月26日，他的右侧阴囊略肿，脸庞浮肿；尽管如此，当天率男满德里在地产四处走动，带他们参观美嬉花园里的果树。尽管健康糟糕，巴巴照常同凯克巴德工作，

并表示他的工作圆满完成。

10月1日上午，玛奴杰萨瓦拉到美拉扎德，获准住到22日。次日（2号周日），珊塔迪薇王妃拜访巴巴，在美拉扎德度过整天。

自10月5日起，巴巴开始禁食7天，只饮甜水。埃瑞奇遵令，也以同样方式禁食。美拉扎德的其余男女遵行部分禁食，每日一餐两茶。那天巴巴出现华氏100度低烧，血压略高。但最糟的是，右脸长皮疹，患处有灼烧感。他的嘴红肿疼痛，整个舌头，尤其舌根，发了疼痛的水疱。

次日，巴巴的病情由邓肯和高荷诊断为带状疱疹，推测因9月他顶礼麻风病人和穷人时感染所致。病情持续折磨他一个半月。尽管巴巴极度不适，仍专注做闭关工作。

10月6日，巴巴打寒战，吞咽疼痛。7日，巴巴虽未发烧，脸部皮疹和炎症加剧。疼得厉害。眼睛下方的整个右脸疼痛，颊、耳、下巴及底下腺体、口腔内部和扁桃体区域（下至咽喉）都被感染。如此严重发作，巴巴甚至张不开嘴。尽管外抹药膏，打了青霉素针，却不能开内服强效药，因巴巴在禁食。

到10月8日，鉴于巴巴病情恶化，咨询了邓肯和帕椎。病变加重，巴巴同意服些疱疹药和止痛药，不过继续禁食。次日未见改善，因巴巴摄入流质不足，予以静脉输液。给他打一针维生素，还开了睡前的安眠药。

经女满德里哄劝乞求他摄取营养后，10月10日巴巴同意进食，喝脱脂乳和汤打破禁食。埃瑞奇也停止禁食。可巴巴右脸的眼睑下方、唇和舌的肿胀继续加重，吞咽依旧疼痛。

次日，巴巴摄取了汤、脱脂乳、吐司和饼干。右脸更疼，虽然舌上的水疱脱落，疼痛却加剧，最终透至右耳及舌根。每日高荷继续给他打针。

整个时期，巴巴都拒绝听从亲近者的请求，即让他待在床上，或起码留屋内歇息。他坚持一切事务照常进行。他会在主屋走动，坐入椅中，被抬到男子宿区，做他的宇宙工作。

10月12日周三（原计划结束禁食日），巴巴吃些米饭豆糊，还有脱脂乳和汤。但进食使他疼痛加剧，因吞咽疼得厉害。

奇怪的是，当晚巴巴睡眠很好。然而次日，10月13日，整个脸到处都疼，更集中于右侧太阳穴、耳垂和舌根。水疱患处在结痂。给这些皮肤区域热敷，涂了药膏。还打了两针维生素。巴巴说右耳内有种“拧绞”般的疼痛，使他感到好像快聋了。

当天在大厅和满德里议事时，巴巴阐释了无限存在中的无目的：

实在即无限永恒的存在。因为存在是真实、无限与永恒的，所以它没有目的。存在存在着。它作为存在而不得不存在。因此存在，实在，不可能有任何目的。它仅仅是。它自存自有。

存在中的一切——万物和众生——都有一个目的。一切万物和众生都有一个目的，且必须有一个目的，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存在着。他们的存在本身证明着他们的目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丢弃那个目的，也就是说，变得无目的。

无目的属于实在，有目的即迷失于虚假中。一切事物皆因其目的而存在。目的完成的那一刻，一切都会消失，存在显现为自存自有的大我。

目的预设了一个方向，而作为一切万有且无处不在的存在，不可能有任何方向；方向必定总是属于空无，且无处可通。因此，有目的即制造虚假目标。

惟有爱才摆脱了一切目的，神爱的火花燃烧掉一切目的。造物界里的生活目标即达到无目的，此乃实在之状态。

除了巴巴的身体剧痛，对美拉扎德的满德里而言，还有个因素使该时期考验不断且难以忍受，那就是巴巴的精神状态。好像只想保持漠不关心。有事告诉他时，他一点都不在意，似乎完全不在乎周围的事。他深深地融入内在工作，第一次变得对日常活动漠不关心。

为尽量把他的注意力带回到日常事物，男女满德里会力劝他参加纸牌、台球和七砖游戏。可他玩游戏时，毫无兴致。玩牌时，他会突然扔下牌退出；七砖游戏中间，轮到他掷球时，他会丢下球，看着别处。打台球时，他随意瞄击。他处在一种似乎极为奇特的消沉状态。在此前或之后的阿瓦塔工作时期，都不曾见过巴巴这样。表面上，他显得对一切事情毫不在意，与之毫不相干。

满德里发现巴巴处于这种状态，就借助各种娱乐来取悦他——皆是徒劳。他们会让巴巴坐椅上，抬着他长距离散步，给他讲滑稽故事，可他的漠然未减轻，反而加重。10月20日排灯节，美拉扎德的女子这边由美茹，男子那边由美赫达斯，做了华丽装饰。巴巴表现出对周围发生之事略有注意。但不久就退回到同样的冷淡状态。

一天夜晚，宝在巴巴卧室守夜，看见一只蝎子。巴巴在床上歇息。

因为一点响动都会打扰他，宝不能杀蝎。他只好盯着它，蝎子留在原地。3小时过去。巴巴终于在床上坐起，宝杀了蝎子。巴巴未置一词。这是他淡漠状态的另一例。

宝会值守至午夜，之后彭度、韦希奴和拉诺各值守2小时，直到凌晨6点。一次，彭度在守夜，一只蝎子咬他，可巴巴未发一言。彭度无声地疼得扭曲身体，只能在值班结束后寻求治疗。巴巴通常会关注哪怕最微不足道之事，可这个时期他的冷淡加重到这样的程度，似乎不管什么事，多大的灾难，都打动不了他。

这个时期，巴巴既不要喝水，也不要便桶大小解。这些未经他要，就提供给他。一天夜里，宝给他一杯果味汽水。巴巴把汽水倒入他小解用的杯子，接着看着宝。宝立即明白他的意思，就是巴巴想要他喝掉。于是他喝下甜汽水，巴巴安静地望着。宝随后洗杯，拿回去给巴巴小解用。巴巴就像雕塑那样坐着，宝只好再三提醒他小便。终于他解了小便。

这些日子，宝感到头顶上似乎有炸雷声。巴巴表现得厌恶他，不许他走近。夜间他会守夜，白天待房间里写作。那时他在写印地语格扎尔（后来书名《美赫酒歌》），但巴巴对他的努力漠不关注。宝感觉巴巴时日不多了，生命即将结束。所有满德里都有同感。

因为对一切漠然，巴巴使满德里对他的淡漠感兴趣。他越是消极，他们越是关注他。由于他的漠然态度，满德里比以往愈加坚定而谨慎地服从他的命令，以免给他造成哪怕一丝烦扰。

10月13日，巴巴夜间又未发烧，睡眠好。可次日，仍持续抽痛，舌根和右耳更甚。18日，邓肯和帕椎被召到美拉扎德，为巴巴检查，提出治疗方案。

次日，巴巴病情又发作。咽喉溃疡很痛，无法入睡。耳疼厉害，吞咽都不可能。高荷担心，眼神经可能受损，影响巴巴的右眼。她就如何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咨询了普纳的皮肤科专家，因疼痛变成神经性的，连吹凉风都会疼。保持温暖才有帮助。印度冬季临近，可巴巴不肯按女满德里的要求待在房间里，那样她们可以给他的脸遮盖暖和的衣物和敷料，防止疼痛。巴巴坚持要继续工作，故不可能遮盖他的脸。

正如巴巴一度对她们解释的：“神采用人身以承担人类由于无知蒙受的苦难负担。”她们不再与他争辩。为尽量让他更容易休息，当晚就寝前，高荷给巴巴一片安眠药。

10月20日，再咨询邓肯和帕椎。巴巴的病情基本相同。咽喉溃疡疼痛，耳朵也痛，不过结痂处在变干。他非常不宁。给他注射了多种药。该晚巴巴睡得不错，但次日右耳内部和咽喉剧痛。

巴巴因舌上水疱，吞咽太疼，遂通知美赫吉从普纳请个耳鼻咽喉科医生。10月24日，54岁的瓦曼·G·阿特勒医生，来美拉扎德为巴巴检查。阿特勒医生开了别的药物，用硝酸银治疗巴巴的咽喉。因巴巴的右脸无力，医生建议巴巴做些面部锻炼。

次日疼痛持续，脸部麻痹更明显。高荷和美媚为巴巴轻轻按摩患处，给舌头和颞部搽硝酸银。

后面几天，巴巴面瘫加剧，疼得更厉害。开始流眼泪，有严重的鼻窦炎和鼻塞。高荷对他的病情极度担忧。她坦承：“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于是通知纳瑞曼，10月30日周日，他从孟买请来一个享誉世界的神经外科医生，48岁的拉姆贡多金德博士。（注：美赫吉陪他们从普纳来。保·纳图10月25日也来，在美拉扎德度过他部分的排灯节假日。）

金德非常轻柔地（如待小孩一般）为巴巴检查后，说应该给巴巴注射一针酒精，麻醉痛点。为此须有X光设备，因必须将针头插入右侧太阳穴2英寸深处，精准触及神经部位，使之麻木，缓解疼痛。金德解释了这些，巴巴却表示：“不，就在这儿做你该做的。”

“怎么可能？”金德反对：“没有X光设备的协助，我就像盲人！”

巴巴打手势：“开始，做吧！”

金德最终同意。他作了精确测量，然后将针插入太阳穴，直到抵达第二支和第三支三叉神经。他嘱咐巴巴，舌头有感觉时就告诉他。巴巴表示有感觉后，金德就把酒精注入针头，麻醉神经。金德没有任何外部协助，做了很棒的手术，遗憾的是，效果不明显。巴巴问疗效能持续多久，金德说永久有效。可金德离开不久，巴巴的疼痛便复发。而且深度注射处的创痛，导致巴巴严重头痛。

巴巴表示，他再等一个月，若疼痛未退，他会去孟买，让金德医生治疗。尽管这样的出诊和注射正常费用需要1000至2000卢比，当阿迪问金德多少费用时，他却分文不取。让如此著名的外科大夫耗费一整天时间来到这个偏远之地是极不寻常的，可他居然同意了。金德之前从未见过美赫巴巴，对他一无所知。可一看见巴巴，这位杰出的医生十分

感动，竟甘愿做他的仆人。他经常会来看巴巴，仿佛在巴巴的爱里疯狂了。他作为医生过来给巴巴治病，却作为病人离去——后来几年对巴巴的感情和爱愈加深厚。在淡漠状态，巴巴出于自己的目的在金德医生内心制造了兴趣。

下面是金德对首次会面的描述：

巴巴处于极度痛苦中。他的脸上、耳内、舌头、嘴唇等多处溃疡，而我听说至爱巴巴因承受着剧痛，有三周多没吃过一口饭。于是我自然想跟他说说话，却发现巴巴不说话！我自忖：“天哪！我是来干嘛的？我是兽医？”我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个不说话的病人，我得自己拿主意。”

我试着为他检查。他尽管疼得厉害，极其温和配合，朝我慈祥地微笑。

我给他检查，自忖做了正确的诊断。这时，邓肯医生和高荷医生进来，对我说：“你何不过来，我们在隔壁房间谈谈？”于是，我们到隔壁房间，他们给我看了什么呢——让我看解剖学、诊断学、病理学、治疗方面的参考书——大概有 6 到 8 本，带标记翻开着，摆在桌上供我阅读，他们准备就我的诊断、发现及打算怎么做向我提问。他们向我提了诸多问题。

于是我告诉他们，这是一种叫“拉姆齐 - 亨特神经痛”的综合症疑难病例——患者脸部的第七和第五两条神经均受影响，导致病人的面神经分布以及耳内都感到极疼。但我认为耳内不太疼，因巴巴不能进食，面部、舌头、颊内、硬颚上长着的疮确实非常之疼。可以看到实际的疮，有些疮引起流血。故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注射来阻断面部神经，这样至少整个面部，包括口腔内和舌上的疼痛会立即停止。如果我成功地阻断这条神经，巴巴就马上能吃些东西。

哎，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因为我心无他念，因为我忘了孟买，忘了阿美纳伽，忘了别的一切。实际上，我把自己都忘了！我就告诉巴巴：“我决定给您体内的一条神经打一针酒精。”

他说：“打吧！你干嘛等着？”邓肯医生看着我。高荷医生看着我。他们都相当担忧，巴巴却说：“打吧！”

我随身带了电刺激器，在电流传达神经时，病人会感到典型的面部疼痛，我就知道找到了神经。通常有经验的外科大夫，需要 20 或 25 分钟，成功地做完注射。我也见过富有经验的外科医师，包括教过我的导师，需要耗费 1 个半至 2 个小时才能找准神经。所以我知道，在美拉扎德这样的地方，只有两座平房，我手头那么少的设备，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

困难的事情。可我心里根本没出现这个想法。我自忖：“我要找到这条神经，巴巴会好起来的。”那是我心里出现的唯一想法。而且，相信我，这是我平生做过最快的一次注射！至今我肯定注射过 700 至 800 次了，可我只管把针扎进去，不到半分钟，就把针从给定点推入 4 至 5 厘米，巴巴只皱了皱眉。我给刺激，巴巴同样感到疼，就说：“有了。”我注射了酒精，不到 1 分钟，巴巴就笑容满面了。

他说：“我饿了。给我些吃的！”他们立刻端来一大盘印式带肉炒饭。我从未见过有饿汉像他那样狼吞虎咽地吃光那盘炒饭的。我自忖此人平生没见过食物。不到几分钟，整盘食物就一扫而光。不过如你们所知，巴巴可不是那么自私的！

他留着最后一口饭。说：“张开你的嘴”，接着把饭食放入我的嘴里，我飞快咽下。大家都笑了，他把手放在胃部，好像非常满足，接着要些水，喝了两杯。

我对所做的事甚为惊讶。实际上，是他治愈了自己！如果你相信我，你瞧我在当时什么都不是，彻底成为他手中的一个管道，根本没去想自己是独立个体，因为我仍不晓得自己如何做到或发生了什么！甚至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因为针就那么插进去，半分钟内就找到神经，我注射了酒精，神经被阻断，整个事件就像一出戏，不到 5 分钟就完成了。（注：引自 1968 年 10 月 7 日拉姆·金德对纽约周一晚间读书会讲话的文稿。苏哈斯·R·金德提供。）

金德医生走后，10 月 30 日晚间巴巴的睡眠断断续续，但次日感到发烧，扁桃体区、舌头和耳朵疼得无以复加。头痛还持续。此外，注射处皮肤很敏感，有肿胀。

11 月 2 日，患处比注射之前更痛。镇静剂和安眠药都无效。尽管面瘫未加重，丧失了 70% 左右的面部感觉，以及加剧的压痛，持续肌无力。按阿特勒医生的建议，巴巴继续做面部锻炼。11 月 4 日，疼痛非常严重，巴巴整天不宁。他开始服用帕椎推荐的顺势疗法药。当夜，巴巴睡眠又断断续续。

两天后，11 月 6 日，有些明显改善。疼痛强度略有减轻，不再频繁。面瘫也显得有所改善，他的脸看上去更对称了。多日来第一次能完全开合右眼。满德里一直考虑再请金德医生，可巴巴指示他们等待，因为有轻微改善。

虽然金德医生给予注射后，病情有所好转，可巴巴的淡漠状态未改变。在那种消沉状态中，他偶尔会发布些指示。11月10日，他下达命令，爱者应从1960年12月26日至1961年1月15日，连续21天日诵任一神名500遍。还表示：“无论如何，这21天期间他们必须禁食24小时。”

接着让男子选择在21天期间禁食几日，女子禁食不能超过5天。表示：“不管一个人禁食24小时还是更久，都应一气呵成——禁食期间不要中断。禁食者应喝白开水和果味汽水（糖浆和水）或淡茶（无奶），可随意多次饮用。

通知爱者们，1月16日他们应在随生活通告寄到的卡片上填写姓名地址，并写明其禁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接下来5天，因巴巴的疼痛复发加剧，高荷又给他打针。11月12日周日，纳瑞曼带着金德医生的信过来，信中建议不要给予新的治疗，因为神经已受影响。金德推荐每日大剂量服用维生素B1和B12，连服8至10天。

在此期间，查干也到美拉扎德，给巴巴开了一种阿育吠陀制剂。

11月15日，巴巴的面肌恢复张力，面容正常。但两天后，疼痛严重，右侧下巴尤甚，有面肌的间歇性抽搐，伴有剧痛。查干开的药膏每天敷用，可巴巴未感缓解，四天后停用。

11月20日周日，第一次疼痛停止了半日。可两天后，巴巴有低烧，说身心疲惫。

11月24日巴巴全天极度不宁，而夜晚睡眠不错。后面四天一直难受不宁。这是对巴巴的可怕煎熬，也是满德里的可怕时光——目睹他这般受苦。满德里感到十分无助，不能减轻他的苦难，也无法分担他自愿承受的重负。如玛妮所述：“我们再次获得机会，瞥见他通过身体受苦所做内在工作的外部表现。”

不止一次，巴巴对他们指出：“疼痛不好，可我的工作进度却很好。”另外必须记住的是，这整个时期，除了疱疹，巴巴依然承受着髋关节骨折的疼痛。

尽管巴巴闭关期间身体受大苦，他仍希望召集印度各地的138个亲近男性跟随者，于12月4日到美拉扎德聚会。巴巴要给他们一篇讯息，由他们亲自传达给家乡的全体相关者。于是寄发通告声明，期望每人遵

守什么和戒绝什么，对此每个参会者欣然遵从。不过因巴巴的健康恶化，11月1日吩咐阿迪通知全体男子：“由于他闭关中出现一个极重大的因素，有百分之之一的可能性推迟聚会。”短期的悬念后，再寄信告知：“尽管闭关工作给他的健康造成损害，巴巴定将于12月4日举办美拉扎德聚会。”但11月21日寄第三封信，表示聚会取消，巴巴的闭关会无限期地继续。

11月25日周五，巴巴说：

我的沉默必须打破。这不可避免。直到对世界开言之前，我不会放下肉身。

就我自己来说，我不会打破沉默；是宇宙危机迫使我这样做。当危机到达顶峰时，那个时刻它将使我道出那一言。

形势正在汇聚，并迅速集聚力量促成恰当的时机。该时机将出乎意料地来临——在任何时刻，任何日子。那一刻不远了。

因为我是宇宙的轴心，宇宙动荡的全部压力将由我来承受，相应地我的苦难将是无限压倒性的，迫使我从沉默中释放那一言。

要彻底屈服于我的意志，不要让任何境况或形势动摇你，松脱我的衣边。直到打破沉默之前，我不会从闭关中来。我道出那一言的神圣时刻已经不远。

近一年来，本·海曼和约瑟夫·哈勃一直计划赴印度见巴巴（注：巴巴给两人的昵称是‘本约’，英文中，与乐器‘班卓琴’谐音）。电报往返磋商。巴巴让他们选择，现在见他5天，或2月见10天。他们选择“在手之鸟”，安排11月底抵达。巴巴此前已屡次推迟他们的访问，故尽管身体不适，他不愿意再推迟。

11月28日下午4点15日，他们到美拉扎德，由美赫吉和巴巴弟弟小阿迪陪同（小阿迪在伦敦生活近5年后正要返印，遂与之同行。）

自从这几个月巴巴身体不适，满德里不曾见过他的笑容。他的笑颜是他们的生命血脉，没有它，一切似乎毫无生机。可是，本和约瑟夫一进入大厅，巴巴就展臂拥抱他们，满面笑容。巴巴打手势：“我很高兴看见你们。”

他们回复：“我们也非常高兴，并不胜感激您恩准我们，有幸在您的闭关期间来这里伴随您。”

巴巴说：“满德里处于这种状态，他们最近似乎总是郁郁寡欢。但

或许你们的来访将使他们振作起来。”

本和约瑟夫把带的礼物拿进来：艾薇·杜思赠玛妮一台可折叠手推餐车和一只小时钟；赫曼·阿瓦拉多赠送了给巴巴做新上衣的布料；弗雷德·弗雷送来维生素；伊丽莎白·帕特森送给高荷一架显微镜，还有一台打字机。

又交谈几句后，巴巴伸手扶住本和约瑟夫的手，站起来，带他们在大厅来回踱步。接着他放开，自个儿来回快步走，虽然一瘸一拐。在沉重的工作压力下，他一直举步维艰，现在见到他如此活跃，在场者喜出望外。

巴巴问起美国爱者的近况，表现出对每一位的关心。下午5点15分左右，他告别并表示次日会见他们，随即回房间。本和约瑟夫被送到美拉巴德，他们住那里。来访的这5天，他们每天要于上午9点到美拉扎德，待到下午3点。美赫吉跟他们同住。（埃瑞奇的弟弟美赫文也获准来住几周，从11月16日起一直住美拉扎德。）

“本约”的到访无疑减轻了当时美拉扎德普遍的严肃气氛，满德里很高兴巴巴让他们来访。埃瑞奇告诉他们：“我们必须感谢你们选择现在过来，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巴巴这么硬朗，因为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他这样了。”确实，巴巴虽抱病在身，在本海曼和约瑟夫哈勃逗留的那5天里，他显得容光焕发。满德里对这个突然变化惊叹不已。

次日11月29日，本·海曼和约瑟夫·哈勃一到，巴巴就会见他们。嘘寒问暖之后，巴巴带他们去花园散步。“这一切，”他指着花草和果树说：“都是美媚的工作。”约瑟夫给巴巴拍了几段录像。

他们返回大厅后，巴巴同约瑟夫讨论了他来年9月来印度生活的事。

“接下来8个月，”巴巴说：“我将处于闭关，不见人。通讯也已停止，若我延长当前的闭关，它将继续停止。我本于12月4日举办亲密爱者聚会，但现已取消。改为12月2日我给100个穷人顶礼并且发帕萨德。”

他们去用午餐，下午巴巴让人给他们读几篇最近未发表的语录。一篇是《意志与烦恼》：

二元意味着分别。分别意味着恐惧。恐惧造成烦恼。“一”之路是通向幸福之路，“多”之路是通向烦恼之路。我是独一无二者，因此我永远幸福。你与你的大我分离，因此你总是烦恼。对于你，你所看见的绝对真实；对于我，则绝对虚假。

唯有我真实，我的意志支配宇宙幻相。当我说海浪无不因我的意志而翻滚，树叶无不因我的意志而摇动时，那是千真万确的。你对于我的意志的信心达至顶点之时，即是永远告别烦恼之日。那时，你在过去曾经历的一切苦乐，连同你在将来可能体验的一切，对于你都将成为我的意志的最慈爱与自发的表现；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再让你烦恼。要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当下”，它永远地美好且无限地延伸，超越过去和未来的局限。

你若是一定要烦恼的话，那就烦恼应该怎样不停地想念我。这是值得的烦恼，因为它将带来烦恼的终结。

要越来越多地想我，你的一切烦恼都将消失于乌有——烦恼的真面目。我意志的运作将让你醒悟到这一点。

下午5点，本和约瑟夫返回阿美纳伽，去见大阿迪和萨若希，然后回美拉巴德。巴巴的健康依然不佳，他们走后他相当不安宁，此前却不顾疼痛，和他们度过一整天。

次日11月30日上午，在主屋门廊，巴巴让人播放卡瓦里唱片，为本和约瑟夫翻译歌词。他们返回大厅后，玩“风险”纸牌。约瑟夫那方似乎多数时间都赢。巴巴要求看他的牌，发现牌好，于是跟他换牌。巴巴那方赢了，约瑟夫这次只好在巴巴足前摩擦鼻子。他说：“巴巴，我输了，可我仍赢了。”巴巴慈爱地揉揉他的头发。

12月1日他们到美拉扎德后，上午9时巴巴又召他们进大厅。当天他对他们开示，阐释苏非教、哈菲兹、爱者与至爱的神秘关系——去年夏季在古鲁帕萨德授述的类似内容。

12月2日上午，坪坡岗村的100个穷人被带到美拉扎德。巴巴为他们洗脚顶礼，给每人10卢比帕萨德。他让本·海曼和约瑟夫·哈勃协助工作。活动上半场，安排本在他右边，约瑟夫在他左边。本把给每个穷人的一张10卢比纸币传给巴巴，巴巴递给他们。约瑟夫帮忙把水和毛巾递给巴巴。他小心记录洗过脚的穷人数目，惊奇地发现，恰好到50人（半数）时，巴巴让他和本换位置。活动结束后，巴巴去房间休息，因为频繁顶拜导致他头痛。

下午2时，巴巴返回，同本和约瑟夫度过最后一个下午。又读了语录，讲幽默轶事。玩了七砖及纸牌游戏。巴巴休息期间，做过脊椎按摩师的本，给男满德里矫正脊椎，尤其为彭度的髋部做了。他们接受巴巴的拥抱，

4点钟同美赫吉驱车离去，不过本记起彭度，让司机停车，下车确认彭度需不需要再做矫正。因巴巴和满德里对他们道别后其中一人下了车，他让约瑟夫和美赫吉也下车，再次拥抱全部三人。

在普纳逗留数日，并同纳瑞曼去了埃洛拉石窟和马哈巴里什沃后，本·海曼和约瑟夫·哈勃于12月17日返回美国。就在他们和小阿迪离开孟买之前，接到巴巴的电报：“让巴巴的‘本约’将巴巴的爱曲奏遍诸大洋陆地。我的爱给‘本约-阿迪’和沿途及目的地的全体。”

本和约瑟夫走后，美拉扎德的氛围恢复到巴巴之前的淡漠消沉状态。埃瑞奇于12月10日周日写给阿克巴棉纺厂的这封家信，适当地总结了巴巴的状况：

至爱巴巴的健康一点都不好。他浑身剧烈疼痛，却不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从所有外部表现来看，他看起来处于可怕的疼痛中。他还使我们感到，他对漠然深感兴趣。他完全放弃了对任何事物的兴趣。似乎不仅仅保持沉默停止说话，而且现今明显停止了听、视、感觉、吃喝、睡眠乃至呼吸！甚至不在院子走动。

简言之，他不做任何锻炼或散步，故目前对食物和水的食欲基本为零。只要直接涉及他身体上的事情，他让一切都停摆。当然，我们对他的内在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或许有一座十分活跃的火山！

他似乎专注于某种非常严肃的事，除了独特的沉默，他明显使身边的所有活动静止下来。他目无所视，耳无所闻，也不参加我们坐他身边时通常进行的那种交谈……

美拉扎德的整个氛围充满一种强烈的“静止感”——不是闲着（绝非如此！）而是体现着某种“噤”的意味。

至爱巴巴希望我，不管写信给谁都要明确指出：将来他不关注任何通讯，也不见非他自愿召见的任何人。即使1961年他要去普纳或其它地方，都将继续处于闭关，直到他的沉默被打破。

总之，他想要爱者们保持彻底服从他的旨意，继续学习寻求他的愉悦，而不求他们自己的！这样看来，至爱巴巴现在是用他自己的微妙观察方式，把彻底臣服于他意愿的精神铭刻在爱者们的心中……

我们慈悲的至爱似乎把我们握在他手里，以帮助我们执行他的希望。他为此目的使用的武器，似乎就是当前的这种氛围。他让自己内撤到这样的程度，使我们和别处的其他人都感到十分无助。当这种无助感达到

顶峰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仅仅屈服于他的旨意——丝毫不期待任何回报或酬报。

——埃瑞奇

玛妮在1960年12月的《家书》中补充写道：

猜测各个闭关时期巴巴工作的重要性，并知道这一次闭关尤其重大，本阶段的所有活动外部表现为处于静止状态，似乎意味着他完成内在工作的惊人速度——正如任何高速旋转的东西对旁观者显得静止不动。

12月24日，按巴巴的意思，拉玛·喀邱瑞为巴巴和满德里送来一盘茄子。此前，她也给巴巴送过恰考利（用豆糊做的薄卷饼），他每天会吃些。

12月26日，男女满德里禁食24小时，饮淡水，分两次饮两杯茶。埃瑞奇被要求只饮糖水，持续七天。

自12月26日起的21天，世界各地都可听见念诵神名的甜美旋律，因爱者们开始执行11月发布的生活通告中巴巴授予的指示。巴巴的倦怠激起他们对他的兴趣：在每一个中心，他的爱之荣光都是无上主宰！全世界爱者的注意力都集中于他，他们爱歌的回音变得强烈。美酒绽放，因此许多人在此期间知道了美赫巴巴。

夜间，巴巴会变得不宁，在床上坐起，打手势：“我很饿！”各地爱者们在禁食的整个21天期间，他每天夜里这样做。

宝从经验中得知，每当世界上有地方盛行洪水、饥荒或绝粮，巴巴在夜间会无声地叫喊，好像他在承受这些后果。此类危机期间，夜里他会多次食用巧克力或甜点。通过这种媒介，阿瓦塔在“喂养”那些挨饿者。

这段时期同样如此。禁食后，当爱者们有机会又见到巴巴，谈到他们的体验时，他们会描述夜里饿得要命，可突然之间——不可解释地——他们会感到仿佛胃里饱足了。实际上，巴巴通过变得不安宁并且亲自吃东西，来减轻他们的饥饿。这是他的里拉（神圣游戏），但他们怎可能知道或理解这个？只有在他身边的守夜者见证这点。

12月28日，美拉扎德的主屋十分喧闹，因为从那天起，女子们开始每天给巴巴洗土耳其（湿布）浴。

12月30日，美茹为巴巴做了一张浴座，类似骆驼背上安的莱拉座椅。沐浴很成功，之后巴巴有一个半月未洗澡。

两周过去。1961年1月15日周日,是21天禁食和念神名的最后一日。当天,美拉扎德的男女满德里都遵旨禁食24小时。禁食结束,巴巴对事情仍不感兴趣,但较之前有所减轻。这让满德里稍感释然。

古鲁帕萨德闭关达善

1961年2月9日周四（琐罗亚斯德教历的巴巴生日），巴巴为2月25日的生日授予如下讯息：

我总是那个被人类遗失和找到者。你对自己的爱将我遗失，你对我爱将我找到。要爱我超过一切。现在我在你们中间时，最容易找到我的实相。

2月15日，发布通告声明，尽管从3月中旬后巴巴会旅居普纳几个月，他会施加这些限制：

巴巴想要全体爱者知道并且牢记，在他居住普纳期间，谁都不得为任何目的来见他，更不可以达善他或私访古鲁帕萨德。

由于他闭关很严格以及健康很糟，巴巴表示想要全体爱者协助，使他在整个逗留普纳期间绝对不受干扰——直到巴巴自己主动，为工作叫人到美拉扎德或普纳见他。

简言之，请注意，至爱将继续保持严格闭关，不管他可能居住何处，阿美纳伽－美拉扎德、普纳或任何其他地方。

巴巴从他的闭关中，把他的爱给予所有于1960年12月26日至1961年1月16日的任何时段履行禁食者。

仍禁止通讯，不过巴巴让玛妮写信给一些人，问他们何故不写信。比如，一个英国青年即将参加大学考试，玛妮写信告诉他，巴巴挂念有段时间没有他的音讯了。他回信写道：“我以为我们不能写信，除非有极端紧急状况。”

玛妮以幽默的语调回复：“巴巴说，谁讲包括你在内？”

2月16日周四，埃瑞奇用面粉、剃须膏和牛奶调制一种特别的糊，他、彭度和卡卡把它涂到巴巴身上，然后给他洗澡。

1961年2月25日周六，印度各地的中心隆重庆祝美赫巴巴的67岁生日。但在美拉扎德，一如既往，庆祝安静简朴。男女满德里早早起床沐浴。凌晨5点，女子到他卧室站他跟前，男子从他们那边，全体高呼七遍“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美婿为巴巴戴花环，巴巴随后一一拥

抱女子，留声机播放着《祝你生日快乐》的唱片。早餐桌前，玛妮念爱者们寄来的祝福、电报、信件和贺卡。巴巴还给大家分拉瓦甜食，是娜佳专为庆生做的。

少年佣人给满德里大厅及周边做了装饰，巴巴随后来见满德里，一一拥抱他们。弗朗西斯会朗诵他写的生日贺诗，宝也读一首自己的诗。埃瑞奇会念英文贺电贺卡，宝念印地语的。（巴巴允许爱者给他的生日寄贺电、贺卡或祝福信，尽管通讯禁令仍有效。）这样度过一整天，要用数日才能读完所有的生日卡和贺信。

为答复当天收到的生日问候，巴巴授予此讯：

向今天在我的爱里亲近我的所有人传达我的爱与祝福。

随后几年，巴巴生日时任何有幸在美拉扎德的人，都被那种简朴作风震惊，因为没有其他各地当天进行的那种庆祝活动。巴巴会告诉他们：“要亲睹我的荣耀，去哈默坡或安得拉，你们会在那里找到！”

此前一次，巴巴说过：“我的心在哈默坡，我的脑在安得拉。”时常，巴巴会派些人去哈默坡或安得拉参加他的生日庆祝，他们在那里见证的爱与辉煌，转变了他们的人生。本次阿瓦塔降临，哈默坡和安得拉取代了马图拉和温达文——阿瓦塔奎师那降临的圣地。在未来时代，它们将使世人记得阿瓦塔美赫巴巴的爱。

过了近一个月。1961年3月22日，早晨7点半，美赫巴巴率男女满德里，离开美拉扎德前往普纳。今年的古鲁帕萨德静谧和平，因为起初不许外界人士（除了美赫吉）来访。纳瑞曼·达达禅吉和吉姆·米斯特里获准周末过来，阿娜瓦丝和恺娣·伊朗尼也是如此，但巴巴的漠不关心状态继续。（注：本次闭关中，巴巴施加的限制，对于将他的至高意志确立在摩耶势力之上以保护他的爱者，乃是必要的。爱者们通过不干扰他的闭关，有助于减轻他的苦难。）

在古鲁帕萨德，为了巴巴消遣，弗朗西斯、彭度、美赫达斯和韦希奴会同他玩纸牌、打台球，还有乒乓球。巴巴会坐高凳上打乒乓球，因为若久站着，他受伤的髋部会累。夜晚，巴巴会和女子们坐在前廊。

自3月26日起，满德里开始带巴巴外出，驱车兜风40分钟。每早8点他与男子们同行，每晚6点半与女子们同行。由于禁止访客，满德里让巴巴在公园短距离散步时，若有人巧遇认出他，就会恭敬地远离，表现出自愿丝毫不打扰他。因此，巴巴的性情也逐渐改善，身体状况也

显著好转。4月初，赛逊医院的放射科专家迪克希特医生，为他做检查拍了X光片，还给巴巴的胃肠道做了钡餐检查。

尽管严禁访客来古鲁帕萨德，4月23日周日上午，拉姆玖获准来见巴巴，处理某项工作。巴巴本人，有时会违背他自己的命令。例如，巴巴曾授令，爱者若碰巧路过，甚至不能往古鲁帕萨德里面张望，因为那时巴巴可能会在门廊上。为避免违令风险，一些人干脆不走滨江花园路。

一天晚上，几个年轻姑娘走进来，开始嬉戏打闹。埃瑞奇看见她们，就出来斥责她们擅自闯入。“你们想做什么？”他盘问。

“我们就想瞧瞧里面有啥。”她们说。

“门都关着，现在是进来的时间吗？这是哪儿？是动物园吗？”

姑娘们稳步走近主屋，原来在埃瑞奇的背后，巴巴正站着挥手让她们走近。巴巴指着埃瑞奇，说：“是，这是动物园，这是其中一只动物！”并问候姑娘们，她们随即匆匆跑开。

美赫巴巴最终决定允许爱者达善。如玛妮在1961年5月的《家书》中写道：

用他的希望——即让他能彻底不受干扰——之无形绳索约束他的爱者，5月的首周我们发现，巴巴有心情决定把他的闭关之门打开一条狭缝，允许再次瞥一眼他本人。

首先获选进入者是珊塔迪薇王妃，获准于5月3日来见巴巴。

两天后，5月5日，巴巴让人将此通告寄往印度各地：

阿瓦塔美赫巴巴很高兴，爱者们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保持严格闭关绝对不受打扰。他说他的闭关将继续保持如此，并想要爱者们也继续帮助他保持不受打扰，不管他在普纳、阿美纳伽还是在别处闭关。巴巴将在普纳古鲁帕萨德住到1961年7月底。

为回应爱者们心中想见他的沉默渴望，巴巴慈爱地同意，允许他们在他闭关期间的5月15日至31日的两周内，并仅在下午4点半至5点半之间，来访一次。爱者可在上述任何一日来访古鲁帕萨德，条件是每人要严格遵守巴巴的以下希望：

巴巴希望访者只在指定两周内的任何一日，下午4点半至5点半之间，来见他一次。巴巴不单独见任何人。

巴巴说，他不希望离普纳很远的外地爱者长途辛苦旅行，花巨

额费用，只为短时间见他一次。巴巴说，这次不能见他者不要烦恼，因为今后他会以自己的方式给他们更好的机会。

巴巴想要访问古鲁帕萨德的爱者，通过如下做法，全力帮助他保持闭关不受干扰：

不带礼物给他；

不谋求献花环给他；

不顶拜他；

不谋求个别面谈；

不就自己或他人的私人问题寻求他的建议；

不对他提灵性或其他问题，不期待灵性开示；

不申请住宿古鲁帕萨德，也不重复访问。

巴巴说，通过遵守所有这些要点，爱者们将帮助他保持闭关不受影响，凡决定来访者必须下定决心通过遵守巴巴的希望来取悦他。

曾明确说明，本次准许来访普纳只是为那些密切联系巴巴的爱者，不是为普通群众。

5月7日周日，是巴巴的无兴趣状态转化成有兴趣状态的日子，因为那天他在古鲁帕萨德给300多个儿童施达善。就在巴巴一直用他的至高意志触动爱者心灵的时候，巴巴的心却被爱者们的孩子所感动，孩子的心灵有着绝对依赖。孩子们完全依赖其父母，其依赖使父母承担起照顾抚养他们的责任。反过来，通过在各方面完全依赖神人的旨意，父母的责任得以履行。

故那年巴巴先给儿童达善，处于他们中间时，他对周遭一切事情的表面反感被喜悦所取代，对身边的诸事物恢复通常的浓厚兴趣。活动于下午4点半至6点举行。普纳爱者的孩子们（12岁以下）受邀。为照顾小家伙，每家一名成人获准陪同。这样，多数是母亲，偶尔是阿姨，有幸享受巴巴和其孩子之间的愉快互动。买了太妃糖作帕萨德，每块糖都包好，可以当哨子吹。活动开始后，巴巴取一块糖，吹了起来，尖厉的响声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引向他。萨达·拉斯特，带来一个孤儿，看着巴巴惊呆了。巴巴给他糖，对萨达示意：“拿着，吹吧！在孩子中间做个孩子！”萨达接过糖，吹得那么响，其他孩子都比不过他。

巴巴的侄孙女，谷娜的9个月小女美赫娜丝，是最小的参加者；而侄子索拉伯和鲁斯特姆，年近16岁，无缘获邀。为争取入场，他们决

定扮成母子。索拉伯身披纱丽扮母亲，鲁斯特姆扮她的宝宝。索拉伯背着“宝宝”进入古鲁帕萨德，走向巴巴。鲁斯特姆手握奶瓶，憋着劲吮奶瓶（还拼命哭闹），好像挨饿多日似的。大家哈哈大笑，可最滑稽的一幕发生了，索拉伯承受不住鲁斯特姆的重量，瘫倒在地。宝宝紧抱不放！鲁斯特姆马上换姿势，躺倒在索拉伯的腿上，索拉伯把奶瓶给他。众人享受他们的表演，巴巴给两人各一块糖。

巴巴见了共 300 个儿童，亲吻一些，拍拍另一些，把几个抱在膝上，给他们糖果。活动原计划持续一小时，却用了一个半小时。不许献花环或顶礼，但活动结束时，300 名儿童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经过数月后，那天巴巴终于表现出快活心情。他的面容流溢着神圣之美，他的微笑传播着喜悦讯息。见到他，无人能想到他受过多可怕的苦，无人能看出他的微笑幕后藏着什么！这就是他的神圣游戏。

5 月 10 日，鲁斯特姆和索拉伯在佣人纳亚的协助下，为巴巴表演滑稽小品，此时巴巴的心情又愉快起来。那天，莫娜·萨卡勒和吉芮佳·基纳尼也在，她们也欣赏了小品。

按公告，从 5 月 15 日起，古鲁帕萨德的大门将再次敞开，但在此之前，14 日周日晚，巴巴召见本地爱者和已到普纳的外地爱者。近 50 个亲近者伴随神圣至爱度过欢乐的两个小时。

其中有个叫戴安娜·斯诺的澳洲女子。52 岁的戴安娜，1953 年 10 月通过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初次听说巴巴，1956 和 1958 年在澳洲会见过巴巴。她去过英国，在印度停留一天，时间与放宽访客禁令巧合。从英国启程前，戴安娜写信给弗朗西斯，问他是否认为巴巴会允许她在孟买下船，来看弗朗西斯一天。她未提见巴巴，事实上不抱指望，因为她知道这被严格禁止。

弗朗西斯接到她的信，有一天在巴巴身边时，他故意让信掉出口袋。“谁寄来的？”巴巴问。被告知后，他问：“她说了什么？”讲了她的故事，巴巴同意于 5 月 14 日下午 4 时见她 5 分钟。

戴安娜·斯诺抵达孟买，与纳瑞曼、阿娜瓦丝和恺娣驱车赴普纳，在指定时间前抵达。弗朗西斯在纳皮尔饭店等她，把她接到古鲁帕萨德。巴巴对她解释了他的闭关，表示它会持续，虽然他直到五月底每晚施达善一小时。他说：“最近几个月我受了多大苦，现在仍怎样受苦，对此你一无所知。”

戴安娜在主房间坐了一会儿，巴巴通常在此接见聚会的东方人，之后他遣她进去见美媚、玛妮和其他女子。她在普纳宿夜，次日上午，由弗朗西斯领她参观普纳的各个巴巴地点，然后送她乘火车去孟买，再飞赴锡兰的科伦坡，重新登船回澳洲。

次日下午4点半，达善开始，印度各地爱者利用该机会涌入。哈默坡和北方邦爱者由普卡带来。在场的还有C·D·德希穆克、保·纳图和数百个其他爱者。一些孩子为巴巴跳舞，也有歌唱表演。珊塔迪薇王妃参加达善。其间一度断电，遂取来便携式煤气灯提供照明。

照常问候行程和健康状况后，巴巴对群众宣布：“你们是来这里见我的，但我倒是要看看，谁敢于真正见我！”

他引述一段喜爱的乌尔都语对句，诗中大师对爱徒说：

“我的荣光从这到那，无穷尽。

让我看看，你准备走多远（多大牺牲）

以看见我的荣光，还有你能看见多少。”

巴巴解释对句：“**人人可根据自己的能力——无论大小——来认识我的荣光。我的荣光无边无际。我是无岸的爱之洋，不在意污秽或琼浆。任何人都可来我这里，但一个人能接受多少爱则取决于他带的容器。若是杯子，只能取一杯；若是桶，只有一桶。但若经过很长时间，偶尔来个真英雄，爱的巨人，就能吞下海洋本身！**”

次日下午4点半，仅有志愿者（如K·K·罗摩克里希南）和未见过巴巴者获准来访古鲁帕萨德。普卡、德希穆克和保·纳图聚在大门外，盼着巴巴召他们入内。德希穆克说：“我们坐门外这里挺好。巴巴想要我们学一课——他本人不在时感受他的在。”

几分钟内，阿娄巴捎讯，巴巴想让三人进屋。

他们进屋后，巴巴问：“你们蹲在外头，符合关于来访达善发的通告吗？”德希穆克为三人恳求，结果是巴巴允许他们每天下午访问古鲁帕萨德。

几天后，提及最近的通告时，巴巴看着他们三人，打手势：“最好让三人满意，而非让一人（指他自己）满意。”

保·纳图因未能不折不扣服从巴巴指示甚感内疚，就走过去说：“巴巴，容我从明天起别来了。”

巴巴说：“为何？一朝偷窃，便是窃贼。偷窃十遍，仍是窃贼。所

以继续来。”

对一个受高等教育者，巴巴建议：“读《神曰》。它将检验你的智力，亦开启心灵。它既为头脑亦为心灵提供食粮。”

尽管傍晚的这些日常聚会只是给爱者的，而非给普通公众，有一次巴巴准许普纳市长带两位前任过来。巴巴对他们解释了摩耶：

惟有神作为永恒存在而存在，其他一切皆幻相——摩耶的创造物。摩耶是什么？摩耶是愚昧原理。摩耶使你感受实际不存在的事物。实在中，男人女人，生命非生命，皆不存在。正是摩耶导致非真实表现得真实存在。心，摩耶的问题所在，想象出无限分裂，从而制造无数个烦恼世界。只要心存在，愚昧就坚持。心试图通过狂热的思考和忧虑——它们是空洞的梦——获得极乐，多大的玩笑！若要极乐来临，心必须静止。你不可能邀请极乐。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5月17日，孟买的朵丽达斯托来达善巴巴。巴巴问：“罗珊（她姊妹）为啥没和你一起来？”巴巴接着忆起，天真地问：“她怀孕了不是？”朵丽说是。她回孟买那天，罗珊产下一女，取名美赫娜丝。

十天后，罗珊带宝宝来达善巴巴。巴巴问有没有给宝宝裹好。“否则，她会着凉。”他警告道。

来达善者只有一次机会，待一小时。许多人长途旅行赶来，尽管实际上巴巴在通告中劝阻这样做，还暗示今后他们会有更好的机会，可以更长久地伴随他。有个这样的小组在古鲁帕萨德时，巴巴提到这点，问：“你们没有好好读通告吗？你们没注意到，其中提到可能有好得多的机会？”

有个组员答：“我们对您是神有绝对信心，对您的承诺却信心不大！我们做梦都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就来了。”

巴巴笑着说：“我也是，不仅对我本人是神，而且对我的话有完全的信心，尽管不像你们理解的那样。”

一天，有个那格浦尔的医师，他患有白癜风（俗称白麻风的皮肤病），来达善巴巴。他请求私下会面5分钟。巴巴问：“你没读过生活通告吗？你来这里，把我视为神。我是神，我知晓一切。所以跟我说事情有何用？假如我不知晓事情，告诉我又有何益？心理麻风病才是最大折磨！在我看来你很不错。我只看内在美。我知晓一切，故莫烦恼。”

尼兰简·辛走近时，巴巴让其坐他的椅边。傍晚达善过程中，巴巴

提到尼兰简妻子对德里的大学生们大胆地谈起巴巴的神性。他转身调侃尼兰简：“你妻子爱我胜过爱你。”

尼兰简·辛摇头同意。然后说：“巴巴，那是您访问德里期间。现在我住孟买。您会访问孟买吗？”

巴巴答复：“会，明年——也许在二月。不过你懂得我的许诺方式！到时你还住孟买吗？”（注：1959年3月后，巴巴不再去孟买。）

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驻普纳的陆军南方司令部医务处的副主任，55岁的少将B·N·邦达瑞，那年听说了美赫巴巴。因为他的住所仅几英里之遥，一天带着妻子卡姆拉（医生）过来。第一次见面就给他们带来巨大影响。他们宣称“被他的神圣生命所满溢的爱感动得欣喜若狂。”

卡姆拉·邦达瑞走向巴巴时，巴巴问她：“你好吗？”

“谢谢您，我很好。”她说。

“你开心吗？”

“是的，巴巴。”

“你想要什么？”

“我在寻找神。”

“你的目标将会实现。”

巴巴的保证把夫妇俩拉近，他们成了他的忠实跟随者。

一天傍晚，基纳尼全家也来见巴巴。

一名退休法官朝圣过巴德瑞-纳拉延庙，喜马拉雅山间的一个印度教圣陵。他对巴巴讲述其参访，巴巴问：“你在那儿看见我没？”那人沉默不语。

巴巴接着对他详述：

有趣的是，尽管我在你身边，也在你里面，你却四处旅行寻找我。我是无限者，无限贴近每个人，而由于这种无限近，你要找到我就变得无限难。你不把世界视为一文不值，就不可能见我。一旦你瞥见我的神性，就会无限渴望地见我的真性。由于这种强度，你灵性上不知不觉被染色。

巴巴引述卡比尔的印地语诗句：

**人灵性上极缓慢地染色，
心要漫长光阴才化乌有，
生生世世沉睡于无知者**

极为缓慢地逐渐苏醒。

灵性道路上，在精界的不同阶段，求道者获得不同寻常的壮观体验，如美妙的音乐、芳香和迷人光景。在心界，见神有开始和顶点。一个有足够耐心敞开心灵的罕见者，按应见我的方式见我；但连这个“见”都不是目标。你必须成为我。

沉浸在无限焦渴和耐心中，时光逐渐流逝，在恰当时刻，求道者开始失去作为孤立我的自我意识。他虽然醒着，原本第六意识层面上可见的一切变得空白，从而体验到无限真空，或者说大无的彻底“丧失知觉”。之后刹那间，他完全意识到神即大有。

对大无的意识是真空状态。对大有的意识是上帝状态（注：指涅槃—涅槃卡帕的神圣状态）。但这需要我的恩典。

一名爱者打断，恳请说：“巴巴，我们寻求您的恩典。”

巴巴回复：

没人从寻求或要求中获得恩典。你可能准备甚至为之放弃整个生命，但即便如此，你也不能索要恩典。你怎么能强行要求恩典？要拥有恩典的欲望本身就是接受它的障碍。它是不受限制的自发举动。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没有我的恩典你不可能爱我，因此你获得的各种“体验”无不是我的恩典游戏。

但作为恩典的恩典则完全不同。它不是部分地接受的。它无限不分，不可描述。它是全意识的无限者的心血来潮，促成似乎有限者证悟其无限。就有限者而言，可以把它比喻为一个水滴吞下海洋！

巴巴接着打手势：“此话题现在谈够了。惟有爱要紧。通告中没提到你们不要期望我的开示吗？现在我们听些歌。”

音乐节目开始。

次日，爱者们在大厅就座，巴巴问他们：“你们安排了什么节目？”

有人代表新到的小组回答：“按您的意愿，巴巴。”

巴巴说：“这不是我的意愿的问题。我在问你们的意愿。”

“如果您准许我们再多访问古鲁帕萨德几天，我们就可以在普纳住一段时间。”

“你们读过通告吗？”

“是，巴巴。”

“因此，你们不要就个人或灵性问题征求我的建议。你们不要期望我的开示。而且你们不要谋求准许重访古鲁帕萨德。”

“我们不是要求准许。我们就不能请求您吗，巴巴？”

“不过，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坐大厅里就行。”

“好，”巴巴答复：“住在普纳，但不要影响你的工作和家庭责任。另外，如果古鲁帕萨德没有活动，我们只能坐着或打瞌睡。”

5月24日，举办大型达善聚会，安得拉、孟买等地的小组过来。对安得拉爱者不惜长途旅行就为会见一个小时，巴巴表示惊讶和关切。有许多新人，达纳帕希却说：“尽管他们之前没见过您，巴巴，他们对您的爱不是新的。我没想带他们，他们坚持要来。”

巴巴微笑，对他的回答满意，并向他们保证：“我很高兴你们来，是我吸引你们来见我的。”

他对达纳帕希说：“我喜爱老人和小孩！”达纳帕希垂首闭目时，巴巴打趣说：“可你既非老人也非小孩。你的脸刮得干净，显年轻。”

巴斯卡拉·拉朱过来时，巴巴问：“你看似日渐憔悴，咋回事？”巴斯卡拉未回答，巴巴问：“是因为爱我？”他点头。巴巴又拥抱他，巴斯卡拉伏在巴巴膝上痛泣。巴巴让他坐身边，嬉戏地摁他的头，使他拜伏他的足前。

100人坐巴士从切里村（潘韦尔附近）来，带头者是他们的村长，拉姆劳·S·帕提尔，他是当地的首要工作者。全村人都来了。他们把牲畜拴在家里，留足青草和水，当两天的饲料。村民们大多数是渔民，巴巴对他们的爱很满意。

既然访者不能期望巴巴开示灵性，也不能对他诉说私人问题，小组领导会对巴巴讲述，其家乡那年是怎样庆祝巴巴生日的。维杰亚瓦达的庆祝报告中，包括抬着巴巴的照片穿街走巷的盛大游行、音乐节目、给穷人施食等等，巴巴听毕，看着马杰提·罗摩·莫汉劳、钦塔·萨瓦·劳和玛尼克亚拉劳，问：“你们三个在我的爱里发疯了？你们不上班做事的？”

古鲁帕萨德的这些傍晚活动期间，马杜苏丹会唱巴赞，原计划一小时的聚会往往延长到两小时或更久。

一个叫贤卡·劳·绍拉普的普纳歌手，常来唱格扎尔。一天下午，他唱了一首乌尔都语格扎尔，巴巴非常喜欢。巴巴总结释义：“爱者说：

‘噢至爱，我的心情和冲动有赖于您的心情和冲动。您满意，我就满意。您开心，我就开心。’”

看着跟前聚集的爱者，巴巴说：“你们把我视为你们的至爱上帝。现在，倘若我叫你们马上离开大厅，返回各自家乡，你们会感到开心吗？要诚实地回答你的感受，而非该有的感受。”

有些人老实承认，答道：“不，巴巴，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开心地离开大厅。”

巴巴继续：“据说：‘很难去爱。’因何？爱是获赐的罕见礼物，只有这种爱的获赐者才能心甘情愿且自然自发地服从至爱。”

对那些声明不准备离开者，巴巴调侃：“好，坐着。你们至爱的神也坐这儿，来取悦你们。”

巴巴接着解释格扎尔：“这些诗句里，爱者说：‘噢至爱，莫问我如何度日。我寝食难安，在您的爱里燃烧，每一刻都被分离之火炙烤。’”

最后，他说：“惟有被恩典礼物点燃心中爱火者，才能体验到什么是‘内在燃烧’状态！”

普纳巴赞组编了剧目，刻画七位阿瓦塔以及他们给人类的主要讯息。5月27日周六，在巴巴面前表演此剧。演员全是中心成员的孩子，年龄5至16岁。最后一幕，索拉伯扮演巴巴上场，扶着埃瑞奇（鲁斯特姆演）的胳膊。看到这对双胞胎出演巴巴施达善分帕萨德的熟悉场面，而巴巴就在他们面前，观众顿时欢闹鼓掌，哄堂大笑。巴巴笑得厉害，不得不揩拭眼泪——尤其在索拉伯的假胡须掉落时。剧终，‘巴巴’打手势道出“我是至古者！”，全场观众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七遍，令古鲁帕萨德的镀金天花板颤动！

另一天，双胞胎侄子为巴巴演喜剧，剧情是父亲为给女儿找如意郎君而苦恼。巴巴十分欣赏，评论：

“世界是场戏。你哭，你笑——再哭再笑。全是演戏。内眼开启时，你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心总是被某种执著所束缚。你摆脱一个，又被另一个拴住。你试图挣脱摩耶的掌控，它却愈发收紧。可以在一瞬间松开它，也可能经过亿万万年都不松开。摩耶的诡计就这样持续下去，直到你认出这个摩耶恶作剧底下的神圣。”

神经外科专家拉姆·金德医生，多次到古鲁帕萨德见巴巴，巴巴没

有阻止他。金德医生被巴巴深深吸引，尽管他在孟买行医难得有闲暇，一有空，就跑开来见巴巴。巴巴表示深爱他。实际上，看来巴巴通过遭受疱疹感染，就是要把金德医生纳入他的亲密联系。

在此期间，巴巴也让喀邱瑞家人到普纳住几日，她们由阿迪从阿美纳伽接来。

有些日子，巴巴在大厅隔壁的起居室会见爱者。一天，萨瓦克·考特沃进来，巴巴注意到他拔了一颗牙。“萨瓦克，现在你显老了！”他调侃道。

后来，个个访者获得机会达善他后，巴巴问：“接下来做什么？没有开示，没有私人面谈。”

那天恰逢没有巴赞歌手来，故为消磨时间，巴巴说：“今天是给那些想唱歌却未获机会者的时间。”在场者面面相觑，但很快一个嗓音高亢者鼓起勇气，打破僵局。

普卡唱完苏尔达斯的一首歌：“主啊，求您莫注意我的弱点！”巴巴点评：“普卡，你体格庞大，声音却很弱。”

德希穆克朗诵商羯罗的一首梵文颂诗。还喜欢唱这句简短的印地语进行曲：“敲起鼓，敲起鼓！唱美赫，唱美赫！”

一次，听德希穆克唱那首歌后，巴巴解释道：“惟有心灵洁净、头脑空白时，人才能像中空的笛和鼓，发出神圣音乐。”

保·纳图唱了赛古鲁图克拉姆的圣歌。

随后，一个叫马登（昵称药膏瓦拉）的帕西老人上前娱乐巴巴。他想读几行关于巴巴的诗，却凝神盯着巴巴，念得结结巴巴，未能顺利念完。“也许你忘了带眼镜？”巴巴笑他。

马登接着试唱一首马杜苏丹的歌。他闭目一边唱，一边摇摆起身体。唱毕全体鼓掌，巴巴评论：“瞧他显示出怎样的勇气！我这次住古鲁帕萨德，至今未享受过这般乐趣！”

玛奴·杰萨瓦拉也唱了图克拉姆的圣歌。她演唱时，巴巴神情庄严，后评论：“图克拉姆想要人彻底臣服于至师。可我很难找到一个按应该的方式臣服于我的人。”

后来有人唱一首印地语歌，也强调需要臣服于大师。巴巴说：“歌中爱者表达他热切渴望臣服于至爱大师。你们怎么理解真臣服的意思？”

接着阐明：“除非你成为尘土，否则不可能证悟神。但首先你必

须成为石头，因为你不可能马上变成尘土。需要保留人类的意识，并且变得像石头，然后让自己在至师的足前磨成尘土。”

巴巴揶揄一个安得拉爱者，问：“你有胆量臣服于我吗？”

回答是：“有，巴巴，如果您愿意。”

“可你老婆会咋样？她不会捉住你的脖子？”

“不，完全不会，巴巴。”

巴巴笑笑，最后说：“那么，也许她会捉住我的脖子，结果将是我臣服于你。”

众人哄堂大笑，巴巴也显得满意。阿提唱后，当天活动就此结束。

1961年5月最后两周内，纽约州北部的报社记者，29岁的安·玛格丽特·康伦，预期随时于某日到访古鲁帕萨德。巴巴的侄子索拉伯和鲁斯特姆一直听到大家谈论安，5月26日周五，合谋把索拉伯扮成年轻女士，打的送他到古鲁帕萨德。安·康伦在纽约生日庆祝活动上的照片曾寄给玛妮，故埃瑞奇和美赫吉看见一高大女子来到，就去迎接，以为‘她’就是安·康伦。索拉伯的精心化妆，把他们给骗了。除了巴巴，谁都没认出他。他甚至被带去见美嫒，不过巴巴下令，美嫒不可拥抱‘那个女子’。这只是个善意玩笑，巴巴乐见索拉伯戏弄了每个人。

安·康伦于1956年从报社同事金妮·格洛尔和她姊妹莉兹·萨卡里斯那里，首次听说巴巴。金妮和莉兹两周前在纽约市德尔莫尼克饭店见过巴巴。她们对安说美赫巴巴就是基督，当时安的反应是：“我内心一切即刻转变。我立即接受了他。必定是如此。他不可能是别人。”

尽管有这一强大体验，1958年5月安·康伦没有去默土海滨见巴巴，因为她自感达不到受邀参加撒晤斯的先决条件，即要彻底爱与服从巴巴。不过巴巴在默土海滨的最后那晚，离那里800英里之外，安在家中睡觉，凌晨4时突然醒来，体验到显灵。她看见巴巴站在她的床脚边。

显灵让她害怕。巴巴穿着蓝色上衣，像他早些年的模样。他一手放髋部，另一手搭床柱，含笑望着她。可她一坐起，脚放到地上，意识到醒着时，巴巴的神圣形象就消失了。莉兹和金妮一起去见了巴巴，她们回来后，安讲述了她的体验。此后不久，安驱车去默土海滨中心，遇到伊丽莎白和吉蒂，被拉近进入巴巴的“爱轨”。

在中心时，一天在湖屋，安突然感到，来自巴巴（虽然他在印度）的一股爱浪流经她，绕一圈又回归于他。现在没有了谁爱、谁被爱的问

题。安第一次能真的说她爱巴巴——但仅仅因为他先把他的爱礼给了她，她再还给他。

随后几年，虽然基本上禁止与印度通讯，吉蒂和贝丽尔·威廉姆斯获准给玛妮和美嬉写信，她们总在信中补充说，安·康伦多么想拜见巴巴（注：纽约的贝丽尔会在美国分发巴巴照片，照片是贝拉姆在普纳印制，玛妮寄去的）。回信大意是：“巴巴了解安多么想见他，并把他的爱给她。”

生活如斯继续，甚至安到了这种地步：她简直无法忍受和任何见过巴巴的人在一起，而她还没见过。后来1961年5月的《家书》寄到，通知巴巴闭关的限制放宽和两周达善期。然而玛妮的信寄到美国时，已过期一周。安的第一反应是极度恐慌。她心里狂乱。她强烈感到，这将是她仅有的机会。她没有积蓄，不过朋友们出手解救，主动为她付旅费，不是作为借款而是礼物。次日早晨，安订了机票。

巴巴在5月5日通告中提到，不希望远距离的爱者花高昂旅费过来。于是启程前，安致电巴巴：“再远的距离都不远，再贵的费用都不贵”，并告知抵达日期和时间。弗雷德·温特非特也决定要去，但安等不及了，于5月25日飞赴印度。朋友们为安感到由衷的喜悦，在机场送别。她终于要见到至爱的神人了。

安提前被告知，入住普纳的纳皮尔饭店后，就打电话给古鲁帕萨德的玛妮。5月27日周六她到达后，埃瑞奇接的电话，说：“巴巴说你留在饭店休息。下午3点至3点半有人来接你。”3点钟，美赫吉开车送她到古鲁帕萨德。安下车后，站直身子，只见前门开着，巴巴就坐在大厅后方。即便远在差不多75英尺之外，她也能看到他的眼睛。蓦然间，她看到的只有他的目光！安后来忆述：

巴巴的目光充满那个房间。有光束从他眼睛后方射出。我自忖：若他低垂目光，我将淹没那道光里。随后一切恢复了正常。

我跑上台阶，经过美赫吉。一踏进大厅，又感到在默土海滨体验过的同样爱浪，只是强大得多，甚至令我止步，膝盖开始颤抖。巴巴看着我微笑。他伸出手臂说：“过来！”

我过去扑入他的臂弯，失声啜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有了家。我在人生中从未感到如此全然的安全、全然的爱和全然的保护。我过去总认为，从小就是自己长大的，事事都要自己做；可那一刻，我意识到那一直是他——他是母亲，父亲，一切。没别的要寻找的了。我找到了

全部。

安松开巴巴的拥抱，退后时震惊地看到，巴巴也好像在哭。她站着看了他一会儿，巴巴点点头。“你有什么问题？”他问。

“没有，巴巴，”她低声说，心想：“巴巴想让我知道什么，自会告诉我。我不必问。”

美婣、玛妮等女子一直从百叶门背后观察安的会面。巴巴把她们叫出来，一一介绍。接下来 15 分钟左右，巴巴询问她的健康、睡眠情况和其他世俗问题。然后要安坐在他足前，问道：“你读过《家书》吗？”

安想到：“哎呀，他要赶我走，告诉我不该来。可我不在乎。我只想要亲见巴巴的眼睛，而我见到了。”

“是，巴巴，我读过。”她回答。

“它怎么说的？”

“它说爱者不该长途旅行来或花大额旅费。”

“你还是来了？”

“是，巴巴。”

“没关系。我很高兴你不管那封信来了。下午你离开这里后，打算做什么？”

安说：“我计划今晚从孟买搭乘凌晨 1 点的印航班机回家，可他们说赶不上。时间不够，但我会尝试。”

“不，不，你赶不上，”巴巴示意：“那你做什么？这五天没有别的航班。没有观光！”

“不用，巴巴。我想我就坐在饭店里等飞机吧。”

巴巴说：“不，这五天每天来这里，坐我身边，直到有新航班。你的报社对此会怎么想？”

安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巴巴，他们说待一阵没问题的，只要通知他们一下。”

“好，要确保通知。”他回应。

那天，内内先生的小闺女为巴巴跳舞。有支舞蹈刻画了一个挤奶女的生活，她沉浸于对奎师那的爱。谈话过程中，有提到弥婣的歌。巴巴问安：“你可知圣人弥婣的故事？”她说不知道，巴巴让埃瑞奇讲了弥婣生平的一些故事。

之后巴巴评论：“**弥婣没有出生在奎师那作为阿瓦塔化身的时代。**

即使如此，她的爱也超过了挤奶女的。在这个意义上，她的爱独特无比。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对耶稣基督的爱，可以说同样如此。他没见过耶稣本人，对基督的爱却超过‘磐石’彼得的。因为圣方济各没见过耶稣，他的渴望和爱要大得多。”

巴巴看着安·康伦，语重心长地说：“弥诺不担心冒犯她的丈夫。她唯一担心的，是冒犯她的主。她从不把任何人任何事置于她和奎师那之间。”

巴巴重申最后一句，安懂得这讯息是给她的。巴巴问她：“你读过我的书吗？”

安说读过，提到几本。“你读过《神曰》吗？”巴巴问。

安尴尬地说：“我试过，巴巴。我读到 64 页，根本看不懂。”

巴巴大笑，打手势：“没关系，忘了它。那不重要。”

唱了几首赞颂巴巴神性的歌，然后新来者由小组领导一一引见给巴巴。其间，看见安·康伦在他足边坐得不舒服，巴巴表示：“你并非天生适合这样坐。”他让人搬来椅子，靠着墙。召拉诺过来，坐在安旁边陪她。

达善活动全程，安·康伦一直目不转睛地凝视巴巴。有几次巴巴转身问：“你开心吗？”安迷醉于他的美，拉诺只好用肘捅捅她的肋部，低声说：“回答他。”那天结束时，面对巴巴压倒一切的活力，使安感到精疲力竭。

次日 5 月 28 日周日，纽约的弗雷德·温特非特于中午 12 点半抵达。下午弗雷德单独见巴巴。他妻子艾拉认为最好留在家里，虽然渴望再见到巴巴。巴巴谈到她的忠爱，对弗雷德说：“你和我在这里，而我和艾拉在那里。”还说：“你和我在一起无关紧要。我和你在一起才要紧。所以要让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巴巴问弗雷德：“安怎么做到来这里的？”弗雷德告诉了他，讲到安的女友们怎样资助她旅费时，巴巴眼里含泪。他说：“这种对巴巴和对朋友的爱让我感动。”

同天晚些，安来看巴巴时，巴巴说：“弗雷德告诉了我，你是如何能成行的。大家都帮你。”

“是，巴巴，这是真的。”安回答。

“大家帮你，是因为我帮你，”巴巴说：“我要你来的。”

巴巴告诉她，他已给她的朋友发电报。叫埃瑞奇拿副本给她念。是

以安的名义发的，电文是：“巴巴说，因为你们帮我来见巴巴，你们使巴巴更贴近你们。巴巴把他的爱给你们俩。爱，安。”

“你觉得她们会喜欢吗？”巴巴问。

安咧嘴笑道：“当然！”

巴巴通知弗雷德，他希望他们一起回纽约；因此弗雷德也可在普纳住到那时，每天来古鲁帕萨德。

但最大的惊喜出现在次日下午4点半，阿娜瓦丝看见，盲医生哈里肯莫尔排在长队中，站着等候达善。

他没有通报过来。巴巴发现他后，问：“哈里，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来见我亲爱的老爹！”他回话。

埃瑞奇把他领到巴巴面前，巴巴拥抱他，深情地说：“你亲爱的老爹很高兴见到他的爱子。”并让哈里坐他近旁。

巴巴随后问肯莫尔：“哈里，你本该至少从旅馆打个电话说你到了。也许你想给我一个惊喜？打算在普纳待多久？”

“待到5点半。”哈里答道。巴巴很满意，准许他每天下午访问古鲁帕萨德，直到5月31日。

“哈里，是什么让你来的？”巴巴问他。

“上帝用一个小时的撒晤斯引诱我的。”

“你要是拍电报我征求许可，预料到我会回复‘不’。为避免那种答复，你决定直接来普纳。尽管如此，我很高兴你来了。你知道，哈里，你的老爹有多自豪吗？因为你来这里只为一个小时的撒晤斯！你是个棒小伙子。”巴巴不像对别人的做法，即把糖果帕萨德放他们手里，而是剥开糖纸，把糖放入肯莫尔的嘴里。

另两个西方人，当天也有机会见到巴巴。他们是弗朗西斯和奥拉·戈德尼，赴日本参加会议后，在返回法罗群岛的途中。

同天，哈默坡的普卡、保·纳图和几个爱者，演了一场欢快小品，旨在邀请巴巴赴瑙兰伽村，给他真人尺寸的大理石像揭幕。小品简短刻画了整个哈默坡地区被一种奇怪的热病笼罩。医生诊断此流行病为“巴巴-热病”，并叫民众致信巴巴恳求他访问当地，那将是“唯一疗法”。人们开始写信，可一个病人希拉拉尔病情严重。他奄奄一息，这时接到电报称：“巴巴定会来访哈默坡地区。”闻此，病人如服灵丹妙药，彻底痊愈，站直身子，反复高呼“捷巴巴！”

此时希拉拉尔直接走上前，请巴巴批准电文，大厅里爆发热烈掌声。印度各地中心的爱者纷纷讨论，表达请巴巴访问其家乡的热切渴望。巴巴耐心聆听每人的请求。有人说：“巴巴，您如今在闭关，可当前的达善和撒晤斯活动，就某方面而言，并不会妨碍或干扰您的闭关。同理，虽然您希望延续本次闭关期，难道您不能发发慈悲，让我们安排一场达善旅行吗？我们将严格遵守您所规定的剩余条件。”

C·D·德希穆克站起，恳请：“巴巴，请答应他的祈求吧。”并顺带邀请巴巴也访问那格浦尔。

巴巴说：“我有个条件，才同意旅行。德希穆克得准备承担全程旅费。如果德希穆克给我一拉克（10 万）卢比，我准备去瑙兰伽。”

考杜瑞·克里希那·劳说：“巴巴，为何让德希穆克独自承担费用？”

巴巴回答：“那是我的条件！”

普卡对德希穆克说：“我们会替你付一拉克卢比，接受吧。”

德希穆克说：“我不想骗巴巴。”

大家对德希穆克面露不悦，G·S·N·穆提说：“巴巴，您也得去孟加拉。您早该访问那里的。”

就这样，德希穆克和穆提之间又开始翻旧账，辩论交锋。巴巴最后说：“让我访问我已经在的地方，真是个大问题。不管你们在哪里，只要不是我已在的地方，我都会去。我始终无处不在，因此你们想要的达善之旅成了问题。我自愿访问，则是另一码事。我在瑙兰伽，故不必让我去那里。我要不在那里，一定会去。”

阿达希·卡勒说：“是，巴巴，您是无处不在。可现在我们请求巴巴从美拉扎德访问哈默坡地区，在瑙兰伽见到巴巴。”

巴巴回复：“巴巴就是巴巴！不用访问哈默坡，巴巴从美拉扎德就看见瑙兰伽的巴巴。既然我从不缺席，怎可能去访问我自己？”

埃瑞奇打趣说：“看来首先你们得从当地撵走巴巴，才能让他访问那里。”

巴巴补充：“记住，哈默坡是我心，安得拉是我脑。两地对我都很亲。”

5 月 30 日，巴罗达的王妃来古鲁帕萨德。为了她重演《七位阿瓦塔》戏剧。马杜苏丹和苏芭卓不辞辛苦创作此剧，获极大成功。

一天，有女子带孩子上前达善巴巴。她请巴巴祝福她的婴孩。巴巴说：“如你所愿。不过你记得，去年应你的请求，我准许你二次来访古

鲁帕萨德达善我的事吗？你没有来。”

去年有数百人来访古鲁帕萨德。那女子难以置信，巴巴会记得这样的微小细节。女子羞愧地道歉，并解释：“巴巴，就当我是您女儿吧……我得出席兄弟的婚礼，没能来成。请原谅我。”

巴巴照常原谅了她，但还说：“我宽恕你，但记住，你亲自请求的机会，却浪费了。和神人的任何约定都有特殊意义，无法重来。损失难以弥补。不过，现在要开心，忘掉它。”

从德里来了库苏慕·辛和丈夫穆卡姆，丈夫有点愤世嫉俗，对巴巴宣称神颇怀疑。他在读一本流行科幻小说《众神的战车》，书中称神是来自外星球的宇航员。他们坐巴巴面前时，他用肘轻推妻子，叫她问问巴巴，他来自哪个星球。库苏慕举起手，说：“巴巴，我丈夫想知道，您来自哪个星球，或属于哪个星球？”

巴巴笑了，说：“我不是来自任何星球——所有星球来自我！”

穆卡姆背部有些不适，库苏慕问他们能否请肯莫尔医生矫正一下。巴巴说：“不，我是大医王。我的纳扎在他身上。”

每天上午巴巴会见男子时，安·康伦被遣去随阿娜瓦丝一起，访问普纳的巴巴老家、宾德拉屋和其它胜迹。5月31日最后一上午，巴巴准她来古鲁帕萨德。他说：“现在你本不该在这里。上午聚会是专给男子的，女子不许参加。你只能待5分钟。”

过了5分钟，原本叫安走的，后来巴巴却要她坐着。哈里·肯莫尔开始讲笑话。其间，巴巴叫他停下，说：“哈里，你确定要讲那个笑话？安在这里。”

“她过21岁了，巴巴。”肯莫尔答道。巴巴大笑，示意行。

几分钟后，巴巴对安表示：“现在去见美媚和玛妮。”她正要站起，巴巴叫她再待5分钟。又到时间后，巴巴示意：“现在你真得走了。”她离开时，巴巴说：“我700年内再来时，你要作为男子回来，这样就能参加这些专场聚会了。”

安被领进屋，美媚对她说，她们想让她试穿一套纱丽。女子们帮她穿上美媚的一套镶小金片的漂亮淡紫色纱丽。还哄劝她，给巴巴行个合十礼。安不知她们的意图，高荷把她推到拥挤的大厅，巴巴和男子们坐在那里。安怕纱丽会掉落，但按预演，用印度语行合十礼：“向您致敬，巴巴！”巴巴眼睛一亮。女满德里有所不知，那天早晨安就渴望为巴巴

打扮打扮。巴巴满足了她的心愿。

5月31日下午，成为最大的达善日，不止3000人涌入古鲁帕萨德。最后这天，巴巴允许仍在普纳的爱者重访古鲁帕萨德，外地爱者也来了。卡瓦里歌手纳辛演唱，爱者们排成似乎无尽的长队，一一经过巴巴，从她手中领取甜食帕萨德。

在“最后期限”前赶到的两个美国青年，是欧文·拉克和弟弟爱德华。他们读过《家书》后就尽快离开美国，未通知父母，因父亲仍激烈反对他们去印度。他们下午4时到纳皮尔饭店，正值美赫吉要接哈里、弗雷德和安去古鲁帕萨德见巴巴。拉克兄弟也坐入轿车，一进大厅就走向巴巴，巴巴热忱拥抱他们，叫他们坐身边。

其间，巴巴停止达善，介绍在场的西方人。先介绍弗雷德和哈里来自纽约，尽管安也是纽约的，轮到她时，巴巴说：“这是美国来的安·康伦。她是蒙福的。否则，她都没见过我，怎会来这里？她的爱把她带来，而那份爱是我给她的礼物。”这再次确认，安在默土海滨中心湖屋里的那次体验。

巴巴叫欧文站到他旁边，爱德华站另一边。他说：“这是拉克兄弟。他们不远万里来，就为伴随我一段很短的时间。他们得克服诸多障碍，才能来我身边。他们跨越大陆，竭尽所能才来到这里。这样的爱必须奖赏。”并重申：“这样的爱必须奖赏。”

巴巴问欧文和爱德华怎么来到印度的。欧文开始讲他们为攒钱做过的各种事。巴巴未回应。欧文随即意识到犯了大错，没有说“这是您的意愿，巴巴”，如去年巴巴提同样问题时他的回答。

巴巴对听众说：“**他们全都远渡重洋而来，为了这么短的时间，并不知道抵达后会有什么结果，这让我非常感动。它是对爱者勇气的考验，远道而来，甚至不确定能否实际见到至爱。**”

肯莫尔插话：“您知道，巴巴，这对我们美国人来说不算远，花费也不贵。我感觉有人步行1000英里来这里，就为了一个小时，要勇敢得多。”

纳辛继续演唱音乐，巴巴给众人发帕萨德。普若卡希瓦提·夏玛也唱，穆提博士、普卡和师利·帕特·沙海献演小品《死而复生》。巴巴原本只施达善一个小时，却延长聚会到6点，表示：“这是我准许人们来见我的两周里最重要的一天。”

让欧文在巴巴的足上方举着枕头，以免人碰触足。过一会儿，爱德华主动要接替，但巴巴只让欧文举枕。

兄弟俩坐在他足前，巴巴在他的头边划圆圈，并用两指指向他们。欧文看看巴巴，疑惑不解。“巴巴不会说我们是疯子吧？”他自问。

少顷，巴巴重复手势：在头边旋转手指，并指指欧文和爱德华，却未解释。欧文自付：“巴巴认为我们是疯子。”不过巴巴第三次做同样手势时，通过埃瑞奇说：“你们是神圣白痴！”

后来，欧文问埃瑞奇：“你觉得巴巴说我们是神圣白痴是什么意思？”

埃瑞奇试着解释：“巴巴说如果你想要神，就必须疯狂。意思是，那些疯狂追求神的人是世人眼里的白痴。世人不会理解你们，人们会认为你们疯了，是疯子、白痴。”

欧文茅塞顿开。

一时，巴巴问欧文和爱德华他们在想什么。爱德华说出想法，欧文的回答是：“我在想，希望能注视您的眼睛，巴巴。”他在书中读过，基本不可能注视一个圣人的眼睛，因为其力量太强大，所以圣人从不直视任何人的眼睛。

巴巴只说：“两个想法都很不错。”但他没有看欧文。欧文正琢磨此事，突然抬头看，巴巴直视着他的眼睛。他看到了什么？“我看到巴巴有双褐色的眼睛！”不过后来，他感到部分的自己并未朝上看。“我身体朝上看，”他说：“可我自己另一个更精微的方面并没有。”

6点，哈里·肯莫尔念诵《大师祷文》，活动就此结束。巴巴通知五个西方人次日上午来告别，美赫吉开车送他们去孟买，乘夜间航班回美国。他们离开时，巴巴在头顶上打手势表示四个层级，并对拉克兄弟示意：“有一天我将给予你们至高体验。”

尽管两周达善现已结束，6月1日周四，德希穆克带着那格浦尔的家人，来到古鲁帕萨德门前。美赫达斯不让他们进。德希穆克一家达善过巴巴，可女儿桑吉瓦妮，带来了新婚夫婿。巴巴从走廊看到他们，招呼他们过去。一见到巴巴，茵度玛提失声痛哭，德希穆克也哭了。准许他们从远处见过他，巴巴随后进屋歇息。

另一个留在普纳者是加尔各答的G·S·N·穆提。他从早到晚守在古鲁帕萨德门前，盼着有人碰巧过来并获准入内，他会尾随其后，这样能再看到巴巴。

巴巴让阿娄巴坐在走廊，嘱咐他：“若穆提进来，从远处拦住他。”若邮差来送信，穆提会在门口接过，带进来，可阿娄巴会跑过去，从他手里取信。穆提要是借口给某人传讯，阿娄巴会问个究竟。

一天，韦希奴的表姊妹茵度和丈夫韦希瓦那施·哈丹卡过来。穆提认为他进门的机会到了。他高兴地走进禁入区传消息，可阿娄巴拦住穆提，亲自去通知韦希奴。

听阿娄巴说，彭度就出去到门口，对夫妻俩解释不许达善的限令。他们坚持要见巴巴。彭度受够了他们的固执，就回屋去。哈丹卡夫妇坐到一棵树下。穆提预期巴巴一定会召见他们。可等候几小时后，夫妻俩灰心地走了。韦希奴也没出来见他们，穆提丢了机会。他仍在门口耐心等了两三天，挖空心思要进去。所有的努力都徒劳无果。他厌烦了，遂返回克勒格布尔，认识到：遵守巴巴命令，仅在他召唤时过去，方为明智之举。

正如有一天，巴巴对古鲁帕萨德的一小批聚会者说的：“**除非你放弃私欲的气息，让自我死去，否则你不可能使我成为你的生命气息，并且永远活着。**”

不过，6月13日周二，下午6点15分，萨考利的高达乌丽·麦，获准率四名女尼到古鲁帕萨德访问巴巴。S·N·提普尼斯陪同。高达乌丽健康不佳，巴巴建议她做某些治疗。

6月20日，发布公告通知全体，巴巴将于8月首周离开古鲁帕萨德去美拉扎德。公告表示：

巴巴将无限期地继续闭关，不许任何人来访干扰。巴巴还希望，谁都不得就任何事宜与他通讯，除了紧急情况下，可发一封预付回电费的电报。

回顾1961年，是给巴巴爱者许多服从教训的一年。

日常郊游时，满德里会驱车送巴巴，到伽内喜金德花园、萨姆巴吉和佩希瓦公园做晨间散步。在佩希瓦公园，一头叫苏弥特拉，供小孩骑的大象，有一次来到巴巴跟前。管象人认识巴巴，巴巴去的时候，会让大象行礼。那天上午，巴巴喂大象吃一条面包和一串香蕉。大象用长鼻触了巴巴的足尖，向他顶礼。那是个奇妙的场面。

6月22日，巴巴率满德里去普纳赛马场，在那里长距离散步。佳尔用8毫米胶卷拍摄了巴巴的这些出行。

为了沉默日，通知古鲁帕萨德、美拉巴德和世界各地的跟随者，从1961年7月9日晚8时至7月10日周一晚8时，保持彻底沉默。那天还是安得拉的斯瓦米·萨提亚普若卡希发行的，一份献给巴巴的英语期刊《神音》的首刊日。

7月12日上午，巴巴驱车去滨江花园，巴巴简坐过的地方。埃瑞奇、弗朗西斯和佳尔陪同。巴巴倚栏而立，观察下方的河。佳尔拍了最后几个镜头，不过巴巴的敏感鼻窦受风吹感到难受。漫步一会儿后，巴巴把他的足浸入穆萨河的河水里。由于巴巴的动作突然，这让弗朗西斯和埃瑞奇惊讶。他们返回古鲁帕萨德，几小时后有人打电话说，穆萨河的水坝塌了，洪水涌入城区。摘引孟买的报道：

该河的洪水——记忆中最糟糕的——在4小时内两次袭击市区。第一波在午前来袭，汹涌河水冲毁了潘谢特大坝。下午卡达克瓦司拉大坝决堤，又一大波洪水涌入城区。整个城市缺水断电。尽管事先有预警，民众仍不得不遭受穆萨河暴涨的肆虐。

巴巴和男女满德里搬到古鲁帕萨德的顶层。虽然洪水淹了城区的商业和居民区，却止步于离古鲁帕萨德不远处，未影响房子。

不过巴巴曾倚靠的滨江花园护栏被彻底淹没，有些船漂在他站过的地点。近一半普纳市区被淹的水深达6英尺以上。辛德的鞋店被淹没，VM潘迪特和阿里拉姆玖的家也被淹。潘迪特是学校教师，他家（河岸边）每周举办巴巴聚会。

所有邻居的房子都塌了，潘迪特家却完好无损，不过丢了许多财物。但最惊人的事实是，淹没该地区的洪水，恰好在墙上挂的巴巴像框底下停止上涨。

同样，在阿里·拉姆玖家，虽然汹涌的洪水卷走了桌椅，高处书架上的巴巴藏书则幸免无事。他还有一大摞属于普纳中心的文献。他担心如果都被毁了，他得负责赔偿，可那部分资料也未受损。

而在辛德的鞋店，全部鞋、靴和凉鞋存货都受损了。洪水退去后，巴巴去了鞋店，坐在一片狼藉中。鞋被淤泥覆盖，可巴巴安慰辛德不要烦恼。辛德洗净每双鞋，半价处理。次年，巴巴亲自主持他新店的开业仪式，生意兴隆。

阿迪听收音机播报普纳的严峻灾情，立即携带饮用水和食物，驱车赶赴古鲁帕萨德。但发现一切安然无恙，当晚返回阿美纳伽。

由于饮用水短缺，少数家中有井者让公众取水。在巴巴童年老家，即佳尔、贝拉姆及其家人的住所，每天早晨，有大批的乱民聚集在屋外，想要用那里的水井。凌晨4时起，长队就排着，弟弟佳尔、贝拉姆和他儿子，会帮人们汲水，并运回家。事先，巴巴来访过，饮一小口井里打的水，再把剩余的水倒回井中；因此，那些来取水者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巴巴的帕萨德。多年来无人用过此水，虽然水质佳，适合饮用。多年前，巴巴曾往井中投一只活龟，使井水保持清洁，以免长藻类。

7月27日，巴巴和几名满德里拜谒巴巴简的陵墓。

在普纳这段时间，埃瑞奇白天在古鲁帕萨德过，晚上回宾德拉屋。拜度夜间也同家人居住。娜佳一直在宾德拉屋做饭，巴巴和女子们的食物从那里送去。男子的食物从嘉尔·多拉伯吉的餐馆送去。一次，埃瑞奇从宾德拉屋带去芒果。芒果很美味，可次日巴巴对他抱怨：“芒果是酸的。”

埃瑞奇回答：“很甜的，巴巴。我亲自尝过才买的。”

巴巴召玛妮来，问她芒果甜还是酸的。玛妮回答有点酸，埃瑞奇只好说：“好吧，有可能。”

一天，巴巴对埃瑞奇谈到他母亲和妹妹：“我在考虑把盖麦和玛奴召到古鲁帕萨德，可同女子们商量后，她们认为如果我召了她们，也得召其他人。”埃瑞奇默不作声，巴巴加了句：“我太老实了！大家都戏弄我！”

埃瑞奇讽刺地答道：“您并不老实，巴巴，而是嘎格（狡黠）！您是乌斯塔德（老道）！”埃瑞奇的评语使巴巴大笑。

美拉扎德继续闭关

1961年8月7日，周一上午，美赫巴巴在普纳度过5个月后，率男女满德里返回美拉扎德。启程前，巴巴又一次在滨江花园停车，告别数百名普纳爱者

在美拉扎德，闭关继续。他警告道：“**未来数月，对于伴随我者和国内外爱者，都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爱者们的耐心将承受极大压力，他们对我的爱被其忍耐程度所检验。**”

“至于我本人，”他补充说：“**我的闭关工作将进一步袭击我已经很脆弱的健康，因为我还有很多苦要承受。而我已经感到疲惫不堪。**”

有时似乎巴巴的健康有着明确改善，有时变得更糟。先是显著改善，之后又严重倒退。他的余生持续这种模式。

一天在美拉扎德，巴巴说：“**自称理解神者，什么都不理解！因为要被理解者超越了理解。我远远超越人类的理解，认识我者成为我！**”

另一回，他评论：“**你们谈论神越多，理解他就越少。因此要爱神，成神。人何以赚得神性？以额上汗水谋生，用心血谋取神性。**”

这期间，德国爆发柏林危机。巴巴返回美拉扎德后一周内，柏林城市分裂，共产主义者开始建造柏林墙，以划分东德和西德。

9月14日周四，巴巴设宴款待阿冉岗的穷村民。帕椎监管安排。上午巴巴率几名满德里去美拉巴德。他接见村民，若干信徒对他唱巴赞。当天晚些时候设宴，聚会者们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开始用膳。

在下美拉巴德，巴巴从家属宿舍召来宝的家人。巴巴在普纳期间，宝的儿子美赫纳施患了黄疸病。一天夜里，他皮肤变得暗黄，病情加重。当晚宝在守夜，巴巴问他：“有拉玛的来信吗？美赫纳施好吗？”

宝答道：“我不知道。我没接到她的信。您命令不能写信。”

巴巴未回话，但整夜不安。每隔几分钟，就问宝：“如果美赫纳施死了，你会难过吗？”

宝说：“不，我不会为他悲恸。”

“你不会，可拉玛会。”巴巴说。

他们在古鲁帕萨德时，一直没接到美赫纳施的消息。可他们返回美拉扎德后，获悉他一直病重。巴巴在古鲁帕萨德甚是不安的那夜，就是美赫纳施病情加重的夜晚。帕椎用顺势疗法药给他治疗，他不必输血就康复了。

美赫纳施和希拉，过去常叫宝“巴卜吉”。这次他们过来后，彭度开始不时地逗希拉，说：“巴卜吉是我的！”

希拉生气地顶嘴：“不，巴卜吉是我的！”并抓住宝的胳膊。巴巴想知道出了什么乱子，彭度告诉了他。

巴巴对希拉说：“现在我来做决定：巴卜吉是你的，美赫纳施是我的。”

“不！”希拉抗议：“巴卜吉和巴巴我都要！”

“如果你要巴卜吉，怎么能要巴巴呢？”

“那我只要巴巴！”

巴巴笑着，逗她说：“那就决定了，现在莫烦恼。”

巴巴问美赫纳施：“你爱巴卜吉，还是爱你妈？”

美赫纳施说：“我不了解巴卜吉，我爱我妈。”

巴巴同样问希拉，她回答：“巴卜吉！”

巴巴笑道：“现在再想想，重新说。”希拉重申她更爱父亲。巴巴问美赫纳施：“你呢？你怎么说？你更爱谁？”

他回答：“我爱巴巴！”

巴巴拥抱两个孩子，美赫纳施对他说：“我生日在10月22日。请召我去美拉扎德吧。”

巴巴打手势：“我一定召你，因为你这么爱我！”

随后对拉玛说：“我对你非常满意。你独自和孩子一起住，这样帮助宝和我在一起。因此你是在服务我。要是我哪天打发走宝，谁来守夜？”

宝的家人极为有幸被巴巴纳入联系，纯粹是他的慈悲，把她们留在他近旁。出于他自己的原因，巴巴总会留几个孩子在近旁：如1920年代，修爱院和美赫埃舍的男孩；1930年代和40年代，美姑和兄弟姊妹，萨瓦克·考特沃的和拜度的孩子；后期1950年代和60年代，希拉和美赫纳施·喀邱瑞。

会见凯克巴德家人、曼萨丽、姜古家人和瓦露·帕沃后，巴巴返回

美拉扎德。巴巴每次去美拉巴德，中途会在库希如大院停车，探望阿迪的母亲顾麦。她现已年迈，身患癌症。她像玛司特妮，会往自己或别人身上泼水，会说她看到光，还有精灵般的小人。巴巴拥抱她，安慰她。

在美拉扎德，下午3点至4点，巴巴开始听留声机播的卡瓦里音乐。9月14日，他表示想听一场阿美纳伽巴赞组的演唱会，让埃瑞奇致信阿迪安排此事。不过，给爱者三个禁令：不得达善他，不得带花环，不得对巴巴提个人问题，要明白是被召去为巴巴提供娱乐。三天后，9月17日周日上午9时，18个阿美纳伽爱者来到美拉扎德。用一个小时，鲁斯特姆·卡卡和妻子卡库、一个叫乌莎·库卡尼的女子、考姬拉·提瓦瑞唱了巴赞（注：阿美纳伽居民鲁斯特姆·卡卡，3年前对乌莎·库卡尼讲了巴巴）。其他阿美纳伽爱者也在，其中有纽瑟文·萨达和兄弟辟鲁、布焦·梅塔和妻子美茹、兰格勒、查干、瓦曼和达克。

巴巴走入满德里大厅后，把三四个巴赞组成员召到跟前一会儿，之后叫大家进去。照常，演唱前，巴巴问候一些人的健康。他说：“应明确认识到，我的闭关是持续不断的，尽管你们在此。你们在这里，只是由于我突然来了兴致想听音乐。”还表示：“如果下周日无雨，我将接见常出席阿美纳伽中心的全体爱者。”爱者人数近50个。

玛尼克头天从普纳过来，巴巴问他：“你为啥不在普纳上学，来阿美纳伽？如果你考试不及格，我就不想见你的面。”玛尼克擅长模仿，巴巴叫他模仿他爹鲁斯特姆·卡卡。

萨若希随后来到，巴巴问起他临近的赴意大利商务旅行。对他说明：“你很幸运。由于我给你的爱和纳扎，你的生意又兴隆起来。不管在哪里，你都应该念记我。”

巴巴让人朗诵哈菲兹的对句，意思是：“世界及其事务是零蛋，无中之无。”又说：“30年内，萨若希不复在此，一切将被遗忘和抛弃。唯一要念记者是巴巴，他是爱者的安慰和庇护。”

玛尼克开始模仿他爹的演唱风格，让众人大乐。巴巴对萨若希说：“玛尼克是模仿普喀（能手）。”并告诉玛尼克：“下次我想看你模仿萨若希和阿迪，但绝不应该模仿我。”

之后演唱开始，由鲁斯特姆·卡卡演奏簧风琴，并领唱。他唱宝写的一首歌，巴巴非常喜欢。巴巴建议他，多给宝的作品配乐演唱。最后，巴巴不想做阿提，表示下个周日可以做。

巴赞组离开前，巴巴拥抱一些人，亲吻另一些人的脸，给每人一把太妃糖。随后大家出来，进入院子，与常住满德里聊聊。巴巴走入院子，说：“近40天前我从普纳返回后，从未踏足这里，今日我才这么做。”埃瑞奇补充道，尽管他们劝说，巴巴不愿离开大厅。巴巴坐在椅上，大家享用了阿美纳伽爱者带来的油炸甜圈和布加，还饮了茶。

巴巴重申，他的闭关保持不间断，这点要明确理解。由于他突然想听音乐，才让他们过来。“下周日，除今天在场者之外，只有那些已见过我者和常参加中心聚会者，才应该来。下周日聚会后，从10月后的三个月，这里的大多数聚会者都不再有机会见我。”

与萨若希谈话时，了解到中心工作者之间有些不和。萨若希说，若他更积极地参与中心的活动，会带来改善。巴巴幽默地评论：“不和有必要，会给中心的工作带来一点热情。”又说：“谁都不要担心，尤其当这些分歧是表面现象时。”

伴随巴巴一个多小时后，阿美纳伽组离去。

一周后，9月24日周日，巴巴召演唱组回来。这次更多人受邀，近70个阿美纳伽爱者过来。不到9点，大家就聚集在美拉扎德院子，到点后巴巴一一接见每人，先女子后男子。查干女儿莎昆塔拉，6月生了儿子，抱来让巴巴看看。9点半许，拥抱完毕。巴巴指指时钟，说：“音乐将准点持续一个小时到10点半，领取帕萨德后，全体散会出去用茶，还有查干带来的，为他外孙——我取名美赫·拉姆——庆祝生日的美味点心。”

玛尼克正要演奏他的电子小提琴，巴巴又问他，每周来阿美纳伽，他的学业如何。玛尼克随后演奏音乐，还模仿鸟的啁啾声，以及汽车绕山路行驶的鸣笛声。

之后，巴巴叫鲁斯特姆·卡卡先唱一首他授给宝的印地语歌，该歌由鲁斯特姆配曲。随后是宝写的更多歌。弗朗西斯·布拉巴赞的一首英文诗，由鲁斯特姆·卡卡配印度曲调演唱。其间，巴巴中断演唱，让阿美纳伽大学的阿卜度·卡瑞姆汗教授，朗诵他赞颂巴巴的乌尔都语诗。巴巴嘱咐鲁斯特姆·卡卡，用格扎尔形式为该诗配乐，让人播放赛伽尔和加利卜的两张格扎尔唱片，使鲁斯特姆领会他的意思。

之后，巴巴讲故事：“迦利布虽为穆斯林，平素却嗜酒，一次酩酊大醉倒在街头，被捕带到法庭。法官正巧是其弟子，便对迦利布处以罚金，

却自己掏钱支付。于是迦利布吟道：

我们四处借债，只为饮酒买醉
心知终有一天，会暴露赤贫窘境。

（注：迦利布是阿拉伯语“神”的意思，是杰出的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学者及诗人，那吉穆道拉达比鲁姆克弥尔扎堪（1797-1869）的笔名。）

巴巴曾把迦利布的这两行诗授给宝。

巴巴问达克会不会写格扎尔。达克数年前试过，却未出作品。巴巴同样问卡卡·钦乔卡，他大笑，称自己对写格扎尔一窍不通。下一个是费拉姆，虽然他常写些打油诗，也未试过格扎尔。

演唱结束，爱者们一一走到巴巴面前，领帕萨德。然后陆续出来到院子，享用茶点。巴巴也出来，和大家待了近半小时。

巴巴对纽瑟文·萨达问起他的慈善机构。之后他把一个9岁的男孩拉简·提瓦瑞叫到跟前，示意其朗诵迦利布的如下对句：

“迦利布！进麦卡那（酒肆）前要当心！
一不留神，头巾将在此被拂去（自我被碾碎）！”

拉简·提瓦瑞又朗诵一对诗句。少顷，巴巴又召他，让其模仿收音机里的澳洲板球赛评论员，他模仿得娴熟，听后巴巴大笑，亲吻提瓦瑞。

上午10点半，巴巴指示阿美纳伽组启程回家。

9月30日周六，阿美纳伽的著名卡瓦里歌手哈比卜，到美拉扎德为巴巴演唱。巴巴此前听过几张哈比卜的唱片，欣赏他当天的演唱。阿美纳伽的另几人也获召。

数个周日没有娱乐后，巴巴接到鲁斯特姆·卡卡的一封信，恢复了听音乐的兴致。在信中鲁斯特姆高度赞赏一个花季少女的嗓音和天赋，她最近开始参加阿美纳伽中心的活动。

巴巴仍在闭关，好像又开始对俗事失去兴趣。满德里认为可能演唱会使他感觉好些，于是写信让鲁斯特姆·卡卡带那女孩来美拉扎德。11月12日，周日上午10点，他们到后，宝问：“歌手人呢？”

鲁斯特姆指着16岁的少女，说：“她就是歌手。”

“她？”宝怀疑地说：“她年纪这么小。”

宝没再吱声，尽管对鲁斯特姆·卡卡甚是恼火。巴巴一向欣赏美好的演唱，一直期待有新人献演。对一个孩子的演唱，巴巴会有何反应？鲁斯特姆·卡卡是在浪费巴巴的时间？可女孩一开口对巴巴演唱，其嗓音

中的力量和格外悦耳的音质，震撼了每个在场者。巴巴也喜爱她的演唱，祝福了她。

女孩叫拉塔·丽玛耶，那天为巴巴演唱后，她的事业突飞猛进。她进入印度全国音乐竞赛，赴德里参赛前，巴巴召见她两次，让她在他跟前练习她要在德里唱的歌。结果拉塔·丽玛耶赢得第一名，获总统奖章。她回来后，巴巴常召她来美拉扎德演唱。还开始资助她的音乐教育。

尽管 10 月间巴巴在美拉扎德闭关，除歌手外，他偶尔会召人来做特定工作或顺访。10 月 2 日，高荷的妹妹恺娣，获准从孟买来访。她跟女满德里一起住。

次日，巴巴率女子们驱车去坪坡岗水泵站，在高大树木下散步。有几日上午 11 点许，巴巴会从美拉扎德入口道路处，散步至那棵高大的芒果树下。

近期，拉诺遵旨开始准备画一幅题为《四个旅行》的图示。

尽管全部通讯被停，世界各地的人们仍会写信给大阿迪。他会把信转寄到美拉扎德，接着由玛妮和埃瑞奇复信。

萨瓦克·考特沃做美赫巴巴的守夜人多年，自 1958 年巴巴从美国和澳洲回国后，他一直和家人在孟买生活。萨瓦克的健康每况愈下，没有工作，使他愈难以扶养妻子娜格丝和儿子阿迪。娜格丝变得绝望，求萨瓦克跟她一起自杀。

两人决定采取这一极端做法的当天，就接到大阿迪来信，说巴巴一直问询他们的情况。娜格丝写信诉述详情，阿迪给他们寄去 100 卢比，告诉他们目前巴巴在闭关，不可打扰。几日后，巴巴把萨瓦克召到美拉扎德，让他讲明困难。巴巴安慰他不要烦恼，并给他 20 卢比。萨瓦克回孟买后，他儿子很快找到一份好工作，月薪 300 卢比。

10 月 22 日周日是美赫纳施的 8 岁生日，巴巴如约把他、拉玛和希拉召到美拉扎德。他先拥抱美赫纳施，再拥抱拉玛和希拉。然后问他：“你手里拿着啥？”

美赫纳施说：“给巴卜吉的围巾。”

巴巴说：“你说你爱我，却啥都不给我带。这表明你更爱巴卜吉。”

美赫纳施赶紧说：“妈妈带的围巾，不是我。要是我只会给您带，巴巴。”他的回答让巴巴满意。从那以后，每年到美赫纳施的生日，巴巴都会召全家人去美拉扎德。

过去两个月，埃瑞奇一直病重。8月中旬，他患了严重病毒性肺炎，因药物反应导致急性溶血性贫血后，10月8日住进阿美纳伽的救世军医院，进行输血。当时美赫吉在美拉扎德，头几晚在医院陪着他。埃瑞奇须住院几周，巴巴两次——10月12日和22日——带些男满德里驱车去探望他。10月31日埃瑞奇出院，巴巴派人送他到宾德拉屋，休养三周。

当时，阿露·萨达从阿克巴棉纺厂致信巴巴，请求他使埃瑞奇康复，让她死去！阿露因患肌肉萎缩症而跛足。她和姊妹杜恩自幼患此病。可阿露的病情日益严重，她准备死去，虽年仅40岁。

巴巴一次访问宾德拉屋，叫阿露对他读基督教圣徒阿维拉的特蕾莎书中的一段话。他安慰阿露：“你是我的圣特蕾莎。像她那样念记我。你去世时将见我，我将见你。我将在你死后给你极乐。”

听此，她姊妹杜恩说：“那我呢？”巴巴笑了，拥抱她。姊妹俩很亲近，巴巴指示杜恩应该去普纳住一阵。

之后，阿露·萨达的病情恶化，停止饮食。11月18日周六，她要姊妹再写信给巴巴说：“我感觉在世时日不多了，离世前我很想获得您的达善。请来看看我吧。”巴巴在闭关，身体非常不适。罗珊对阿露解释说，巴巴不可能专程来探望她。不过，她的信被送到阿迪办公室，转交给巴巴。

出乎意料的是，巴巴接到信后，表示他要去看阿露。下午3点，他由高荷、彭度和卡卡陪同，驱车过去。当时巴巴在发烧，髋部疼痛。出发前，高荷试图劝阻他，可巴巴坚持要去。

一下车，巴巴问罗珊的第一句话就是：“阿露还活着吗？”接着进屋去看她。

巴巴坐到床上，挨着阿露，拥抱她。“这世界是个零蛋，”他告诉她：“没有意义。就像你看电影，过于投入，以为那是真的，其实不然。人生就像电影。现在忘了万人万物，只想我。”

巴巴要了一杯果味汽水。他喝掉大部分，把剩余的给阿露喝。并安慰她：“你为啥担心？我通过你做了许多工作，还有许多要做的。”巴巴身子发烧，在流汗。他从口袋取出手帕，揩额上的汗，然后让罗珊把手帕系到阿露的右手手上。

巴巴对她打手势：“瞧，我的衣边被你紧紧抓着。忘掉全世界。这全是幻相。惟有我真实。只想着我，持我的名。完全不用担心。我会和你在一起。”巴巴指示罗珊把他的照片摆在阿露床对面的小冰箱上，以

使她能看到，并专注于照片。他随后回美拉扎德。

当晚阿露陷入昏迷，未恢复意识。四天后，阿露·萨达永远融入他，终于脱离她承受多年的难忍病苦。巴巴说：“**她已来我这里。我本可在瞬间治愈她，但让她受苦最有益。现在，不再出生！**”

11月23日，埃瑞奇返回美拉扎德。

期间，巴巴致信德拉敦的库玛，把尼康施玛司特从瑞希克什带回美拉扎德，但前提是玛司特要表示完全自愿这样做。库玛渴望回到巴巴身边，可要玛司特同意去才能走，因此他不得不运用极大耐心。最后，尼康施不仅愿意而且急迫想去。巴巴发电报指示库玛立即带他来。他们于11月25日抵达，巴巴很快开始对玛司特工作。

巴巴知道，尼康施在逗留的10天内随时可能有离去的冲动，就比惯常抽出更多时间，每天至少对他闭关工作1小时。巴巴工作完成后，12月5日，库玛将尼康施送回瑞希克什。这是玛司特最后会见巴巴，此次之后他便去世。尼康施曾恳求巴巴释放他脱离身体负担，此愿得以满足。

对尼康施的最后这次联系有重大意义。美赫巴巴的玛司特工作就此结束，他在世的余生不再联系任何神醉灵魂。

1961年11月中旬，德里的马诺哈萨卡勒和妻子莫娜、库苏慕穆卡姆辛和其他忠诚爱者致信阿迪提出这个主意：在德里即将揭幕的印度工业博览会上，设一个巴巴文献的信息展台。阿迪就此咨询巴巴，巴巴予以批准，寄去一包宣传册和书。他们的努力让许多人得知巴巴，也启发了美国爱者于1964年纽约世博会期间的做法。

回顾1960年巴巴逗留古鲁帕萨德期间，多个哈默坡爱者表示想做一尊真人尺寸的巴巴大理石像，安置在璫兰伽村为之建造的庙内。巴巴满足其愿望，但同时警告防止使他的雕像成为空洞仪式崇拜的对象，让他们记住他在寺庙和仪式方面常说的，即神的真正寓所是心灵，真正崇拜是出于对同胞的爱做的服务。

一年半过去，寺庙和塑像建成，但未举行塑像揭幕式，直到11月25日至27日璫兰伽举办年度法会。为此，巴巴派阿迪和珊塔迪薇王妃去璫兰伽，还从美拉扎德派美赫达斯，随身带去巴巴的几件个人旧物（穿过的上衣、凉鞋、旧板球拍、1922年巴巴的亲笔信、一缕早年金棕卷发等物品），供陈列在庙内，让爱者顶礼达善。主要活动于11月26日

举行。安置巴巴像的房子一直叫美赫曼地（美赫庙），但巴巴那天发电报，将其改名为美赫达姆（美赫屋）。

巴巴给他们传讯：庙内不应举行仪式典礼，不摇铃，不做普佳。还有，人们达善巴巴像应当如同达善巴巴本人一样。还下令，在美赫达姆的入口上方用大号字撰刻——刻在石头上，而非漆在板上——以便朝圣者进来之前可读到：

我不属于宗教。我的宗教是爱。每一颗心灵都是我庙宇。尽管你们是出于爱建造此石屋，只有当你们的心灵把我带到这里时，我才在里面。

房屋内应当刻上：

永远要记住：仪式遮蔽我，而纯洁崇拜揭示我。

巴巴让阿迪捎去此讯息，对全体出席法会者宣读：

值此特殊时刻，我将作为我的众爱者之一，在你们中间。凡在爱中臣服于我的所有人，将视见、崇拜并且证悟我形体背后的实在。

就这样，通过诸如巴卜·拉姆帕萨德、希若拉、蒙伽拉尔、迪里帕提、希德·戈帕尔、纳辛达斯等忠诚爱者的共同劳动和不倦努力，这座叫美赫达姆的庙宇得以落成。纳辛达斯，则不折不扣地为巴巴的事业牺牲了生命，他为该工程辛勤劳动，在亲见竣工前去世。

从哈默坡返回不久，大阿迪和佳尔就被派往安得拉的科弗尔，为美赫斯坦揭幕，那是考杜瑞·克里希那·劳建的新中心。那里安置了另一尊真人尺寸的美赫巴巴铜像。

两周过去。12月15日，巴巴发布生活通告，描述了瑙兰伽举办的活动。还补充说，他闭关的压力给健康造成如此惨重的代价，以至无论他在哪里“他的严格闭关都会持续，直到打破沉默。”

约瑟夫和凯莉·哈勃获巴巴批准移居印度，因他们希望住在他附近。巴巴对他们指明，住美拉扎德或阿美纳伽将证明相当困难，于是他们决定定居普纳，较为现代化的城市。1961年10月他们抵印。

12月16日，约瑟夫和凯莉·哈勃获准来到美拉扎德。他们由美赫吉陪同，拜见巴巴一小时。

经巴巴准许，马文和珍妮·坎彭也同哈勃夫妻俩一起来访。坎彭夫妇送巴巴一个可播放《平安夜》的瑞士八音盒，当圣诞节礼物。马文·坎彭在石油业工作。最近5年，夫妻俩住法国和瑞士，现在移居新泽西，

马文被调到那里。

据帕西教历，那年12月23日周六是美嬉生日。孟买来的蔻诗德，还有普纳的美赫文·杰萨瓦拉和美赫吉，是周末美拉扎德的访客。玛奴·杰萨瓦拉获准到美拉扎德，同女子们一起住一个月。

圣诞节上午，巴巴分巧克力给每个满德里。他表示：“**基督为爱而活，为爱而死。他是爱的化身，十字架受难是他普世大爱的表达。基督内居于众生，因此，无私服务人类即服务神。**”

美拉扎德与普纳

欧洲、美国和澳洲的西方跟随者渴望再见到美赫巴巴。1962年1月，巴巴讨论了5月在古鲁帕萨德期间让他们来普纳的可能性。但未宣布明确计划。1月9日，秘书阿迪被召到美拉扎德，商议此方案。（伽吉瓦尼一家过来，获准达善。）

1月20日，阿迪被召回美拉扎德，被要求写信给珊塔迪薇王妃，请她准许巴巴今年再住古鲁帕萨德。

埃瑞奇又患病。1月23日，他住进布思医院，次日切除扁桃体。手术期间，邓肯陪同。埃瑞奇于2月1日回美拉扎德。

近三周期间，宝用散文诗体撰写了巴巴的简短生平故事，巴巴取名为《美赫里拉》（美赫的神圣游戏）。

临近1961年底，接到一批德拉敦爱者的来信，表示他们想为巴巴生日演剧。巴巴指示宝根据《神曰》写一部剧，描述创世的意义和人类希望在于阿瓦塔。宝写了，该剧《捷美赫》（胜利属于美赫）被读给巴巴听。巴巴喜欢，提议拿到阿美纳伽上演。当地中心的成员被召来，巴巴鼓励他们参与演出。他偶尔还派宝去阿美纳伽，协助导演此剧。

1962年2月8日，蔻诗德从孟买来到美拉扎德，小住几日。

次日，邓斯蒂文思从欧洲抵达孟买。派邓肯接他，并直接驱车到普纳。2月11日，按巴巴指示，邓肯陪邓·斯蒂文思、约瑟夫和凯莉·哈勃，去萨塔拉和马哈巴里什沃参观与巴巴工作有关的地点。

2月13日上午，邓肯带邓·斯蒂文思乘美赫吉的车到阿美纳伽。阿迪和弗朗西斯在庫希如大院加入，四人前往奥兰加巴德。这是第二次，巴巴出于自己的目的，派斯蒂文思和布拉巴赞去埃洛拉石窟；第一次是1955年撒晤斯活动期间。

巴巴命他们于2月16日下午4点准时回到美拉扎德。回程尚早，他们遂在幸福谷停车用茶。巴巴说过次日早晨他才会见邓，可他们刚到2分钟，埃瑞奇就叫邓，邓看见巴巴含笑站在大厅门口。巴巴会见他们2小时。他们讲述了去奥兰加巴德及周边的行程。除了其他方面，巴巴

还表示：“很久以前，30名苏非大圣人从波斯迁至库尔达巴德山。5人住那里，余者单独或三三两两散居印度各地。”（其中最著名者是库特博扎尔扎里·扎尔·巴克希，赛巴巴的大师。）

巴巴似乎总用一种魔性的方式，潜入并且瞄准邓·斯蒂文思的本能式信念，即本时代基督一定会做什么和明显会避免什么。巴巴第一次对他那样做是在两年前，斯蒂文思完全措手不及。之前1960年他访问美拉扎德时，巴巴让埃瑞奇讲了哈默坡筹划的中心美赫达姆，它将献给巴巴的工作。斯蒂文思听着埃瑞奇的详述，一边等着巴巴用经常强调且不可或缺的妙语总结：他不是来建立新教会或宗教的。因此，除了他为某些特殊原因鼓励建的默土海滨美赫中心，和另几个机构，如奥亥的美赫山、加州旧金山的苏非教中心之外，并不需要这种“教会式中心”，巴巴一定会纠正这种误导性做法。

埃瑞奇终于讲完，邓·斯蒂文思自信地等着巴巴盖棺定论。可并未发生。巴巴就坐在那儿，神情愉快满意，反而显然等着斯蒂文思称赞哈默坡民众。邓·斯蒂文思忆述：“我结巴地说些空洞的傻话，接着几天在自省深究，自己的盲目偏见显然使我做出肤浅的结论。”此后，巴巴常让埃瑞奇讲，一些在建或租用的其他新中心，比如安得拉和普纳的，都是用于他的工作。

不过就邓·斯蒂文思对建“寺庙”或“教会”那根深蒂固的观念而言，巴巴尚未对他结束工作。这次他到美拉扎德后，斯蒂文思后来叙述：“温暖的拥抱几乎不停地给我的胸部带来麻刺感且深入脊柱，下一个深水炸弹正好投在我的胸骨下方，爆炸了。”

巴巴打手势让埃瑞奇，把印度所采用的奉爱阿瓦塔具体形式的最新进展告诉邓·斯蒂文思。美赫达姆建得很美，现用作赞拜神的焦点。而哈默坡爱者的奉爱，现在转变为甚至更专注人身。做了真人尺寸的巴巴像，安置在其他圣物中间，在那种氛围中他们践行奉爱。邓想：“现在我们将真正来到实际奉爱和偶像崇拜之承诺的分界线！”

又一次，邓·斯蒂文思看着巴巴，等他示意埃瑞奇对邓解释偶像崇拜。（译注：期望他说）：中心是好的，因为它们可用作奉爱修持并保存书籍文献的场所。但不要塑像！

邓·斯蒂文思误解了。巴巴再一次期待他乐见这种奉爱上帝人身的又一迹象。邓·斯蒂文思后来忆述：“有时，我认为巴巴会让埃瑞奇假装

大肆夸我，如果有必要打碎我某个钟爱的观念的话。”

逗留美拉扎德这周，邓·斯蒂文思也被指示睡在蓝车内（另几次来访美拉扎德，同样遵令睡蓝车内）。美赫吉同天抵达，也住一周。

次日2月17日上午，巴巴让玛妮来，与邓谈论各种生意及个人事务。巴巴10点来，斯蒂文思和满德里一起在大厅，参加两小时例会。下午，玛司特般的巴拉寇特到美拉扎德。

高荷取来美娒的8毫米摄影机，叫邓在巴巴从主屋走到大厅时拍些镜头。邓带有16毫米摄影机，在巴巴独立从主屋走向满德里大厅入口时，用摄影机各拍些镜头。还拍些巴巴和巴拉寇特在一起的镜头。巴巴随后进入大厅，与斯蒂文思商议各项事务。

2月18日星期天，上午9点45分，阿美纳伽巴赞组到美拉扎德，为巴巴演唱。埃瑞奇和邓按日常惯例外出散步，可阿美纳伽组早到了15分钟。埃瑞奇和邓回到美拉扎德时，巴巴已和爱者一起在满德里大厅前面。

“你去哪儿了？”他问埃瑞奇，目光闪射怒火。埃瑞奇解释原因。巴巴问：“可歌手到时，你为何不在这里？”

埃瑞奇说：“活动10点开始，而现在10点还差一刻。”

“你应该早点来的，”巴巴坚持：“你应该知道我的要求。”不停地训斥埃瑞奇。邓手足无措。他想：“天哪，我让可怜的埃瑞奇陷入多大麻烦。”因为那天早晨是斯蒂文思想外出散步，虽然埃瑞奇有所顾虑。“我真该承担一部分灾祸。”他自忖。

他一出现此念，巴巴就转向他，打手势：“邓，你毁了我的这一天！”

让阿瓦塔亲自对他说这话，超出了邓的承受力。他内在某种东西“彻底断裂、破碎、垮塌。”可就在他知道自己不再有同样的感觉时，巴巴安静地定睛注视他5秒钟，打个响指，表示原谅道：“莫烦恼。让我们共享好时光。”

刚见巴巴大发雷霆一分钟，几秒钟后却绝无一丝佯怒痕迹，对斯蒂文思来说是个独特的经历，一生中的深刻实例教训。他亲眼看到巴巴享有完全自由，不被任何情绪束缚。

当天上午举办音乐活动。

后来下午4点至6点，巴巴回来和男满德里一起，但感觉不适。邓再次获得机会，和巴巴谈论他的个人事务。

次日上午在主屋，巴巴为邓·斯蒂文思和男子们播放卡瓦里唱片。下午又在屋内，播放哈菲兹诗的卡瓦里唱片。巴巴伴音乐节拍击鼓，斯蒂文思拍了电影。尽管事实上，斯蒂文思遵令坐在巴巴的足边，使用电影胶片需要人造灯光——起居室十分昏暗，因为那时没有通电——可让邓·斯蒂文思惊讶的是，后来他在孟买观看时，电影效果非常棒。

2月20日（那天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乘太空舱绕地球轨道飞行），玛妮说服巴巴到户外坐坐，让邓多拍些镜头。巴巴上午10点来，安静地坐在后院。埃瑞奇建议从前门出去，到拜度等守夜人坐的小棚屋。埃瑞奇想让巴巴坐小屋里，可巴巴示意地板太低，他不想坐得那么低。埃瑞奇让阿娄巴取垫子，铺棚屋的地板上。巴巴坐上面。斯蒂文思每次停止摄影机倒胶卷，巴巴就问：“拍完了？”每次斯蒂文思都告诉他，在倒胶卷，还要拍几英尺。最后，邓刚拍完那卷，巴巴就示意摄影结束。

一天，巴巴为了邓在逗留期间不感到无聊，命邓肯驱车载他出去兜风。邓肯料想斯蒂文思会有兴趣观赏野生猴群，便驾车送他到附近的密林峡谷。登山时，邓肯警示斯蒂文思要小心本地特有的一种毒藤，一刮到衣服接触皮肤，会长可怕的疹子。邓肯决意要找到野猴，走在前面，很快斯蒂文思就看不见他了。

过一会儿，斯蒂文思决定返回轿车，突然发现自己动不了。往下瞅，看见自己被邓肯警示他的那种毒藤缠住。他小心翼翼地扯掉外裤和胳膊上的毒藤枝头，终于松开脱身，走到轿车前与邓肯会合。他们回到美拉扎德后，巴巴立即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找到野猴，可他们没找到。

次日21号早晨，邓·斯蒂文思醒来，发现手上长了小皮疹。巴巴当天上午照常来满德里大厅。斯蒂文思忘了手的事，可巴巴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突然停止手势，看着他。因巴巴望着他，邓·斯蒂文思发觉自己不经意地抓挠右手。

“邓，那是啥？”巴巴问。

为尽量回避此事保护邓肯，斯蒂文思答道：“我不知道，巴巴，就一点皮疹。”

巴巴深究不放，很快查明事情经过。“可那时邓肯在哪里？”巴巴失望地抬起手，问道。斯蒂文思又闪烁其词。可稍后，不得不承认他们走散了。

巴巴愈加不悦。“去叫邓肯来。”他生气地打手势。

巴巴火冒三丈，要邓肯陈述事件细节。他大怒，痛斥邓肯疏忽大意。这是邓·斯蒂文思最初看见巴巴训斥人的事例之一，也许这是巴巴挑起此事的原因。“我想钻到垫子下，隐身消失，”斯蒂文思叙述：“我很喜欢邓肯，真不愿看到他因为我自己的疏忽遭到严责。我心里难受。”

下午，巴巴又来大厅。同满德里议事时，巴巴看向邓·斯蒂文思，邓发觉自己又在挠右手。他胳膊上出现红斑。巴巴叫埃瑞奇拿些药粉，埃瑞奇取来，给敷上。药粉有一定止痒作用，但止不住扩散；因为次日早晨斯蒂文思醒来时，皮疹扩散到整个胳膊还有一条腿。

在大厅，巴巴召他走近，检查他的手臂皮肤。示意他回去坐下，说：“埃瑞奇，你的药粉好像不太管用。”几分钟后，巴巴探身到椅边小茶几，展开一块新亚麻手帕，揩拭额头。他招呼邓·斯蒂文思过去，把白手帕放到他的手里。讨论继续。聚会结束后，斯蒂文思意识到刚才一直未抓挠，明白巴巴通过手帕礼物减轻了他的不适。

玛妮担心巴巴击鼓的录像，可能由于傍晚光线昏暗会不清楚，于是她同美娒等人商量，让巴巴再次坐到屋外，以便邓·斯蒂文思可以多拍些镜头。2月21日下午4点，巴巴带着鼓出来，邓忆述：“看着有点像被牵去宰杀的羔羊。”

他们坐在外头大厅前的一棵树下。巴巴建议弗朗西斯唱一首他写的歌，如此便可为他击鼓伴奏。（“弗朗西斯看上去像天国临头！”）内心思量一番后，弗朗西斯唱了起来，巴巴击鼓。邓·斯蒂文思从多角度拍摄镜头，持续过程中，巴巴指示他买100本布拉巴赞的新歌集《让我们子民歌唱》，美赫吉的“白云”纸厂正在印刷该歌集。（注：美赫吉·卡卡里亚在普纳有一家滤纸厂，弗朗西斯给取名“白云”。美赫文·杰萨瓦拉在美赫吉的厂里工作多年。）

据观察，巴巴好像对拍电影有点烦，而邓·斯蒂文思提醒他：“巴巴，您对我说过，剩余这几天我可以随时随地拍的。”再次，那卷胶片刚拍完，巴巴就示意斯蒂文思拍够了。

巴巴后来同邓商量凯莉和约瑟夫·哈勃长居普纳之事。邓和弗朗西斯表示悲观，因约瑟夫健康糟糕；只有埃瑞奇认为可行。

2月22日上午，巴巴同阿迪、埃瑞奇、玛妮、弗朗西斯和邓在大厅开会，讨论书籍出版事宜。

稍后10点，哈勃夫妇到。接着两小时，巴巴同他们讨论其留居印

度的利弊。约瑟夫感觉他可以，已做了方便的调整；凯莉不太肯定她行不行，但总结形势说：“我宁愿死在印度，而非别处！”

阿迪和弗朗西斯两人觉得，哈勃应回美国。邓·斯蒂文思说他认为，约瑟夫至少目前心意已定，而凯莉决不会离开他。最后巴巴让凯莉再考虑一周，然后来信告知其最终决定。

午餐后，约瑟夫哈勃很不舒服。下午4点巴巴回来时，约瑟夫好多了，愉快起来。同邓·斯蒂文思合影，他紧张地扶着巴巴的胳膊。之后，巴巴遣大家出去5分钟与邓道别，他当天要走。

邓·斯蒂文思回忆那些时刻：“我去接受他拥抱时感觉没有问题，可我往后退，抬头看埃瑞奇想笑一笑时，却发现做不到，泪水顿时盈眶而出。奇怪地发现有一层感受，比我自认为的感觉还要深。”

邓·斯蒂文思随美赫吉离去，按巴巴指示从孟买赴阿布山、阿杰梅尔和北印度其他地点旅行十天，后返回欧洲。

1962年，美赫巴巴的生日2月25日正值周日，世界各地以多种方式庆祝。因为这是他的68岁生日，印度多个中心提前安排了连续68天的活动。

在孟买，阿迪在新美赫会堂的献礼上致辞，会堂是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所有，用作孟买中心的。揭幕式由珊塔迪薇王妃主持。巴巴给孟买团体寄去此讯：

让美赫会堂成为所有踊跃聆听我的爱与真理讯息的心灵的家园。我把爱之祝福给予25日美赫会堂的全体聚会者。

在普纳，约瑟夫·哈勃在新普纳中心的破土仪式上致辞，并按巴巴授意，他摆放了奠基石。巴巴给普纳团体的讯息是：

在你们心中真正奠定我的爱与真理基石，让阿瓦塔美赫巴巴普纳中心对每个来访者成为一束光。我把爱之祝福给你们全体。

在博帕尔和德拉敦，上演了宝的戏剧《捷美赫》。而在美拉扎德，一如既往，生日庆祝简朴安静。巴巴（2月2日）为他的生日授予此讯：

在我的这个出生纪念日，我祝福你们早日获得假我的死亡，让你们的独一真我在里面出生！

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一直为巴巴写歌，每天唱一首新歌。巴巴表示希望把它印成书，弗朗西斯同美赫吉安排此事。生日那天，弗朗西斯将这本名为《让我们子民歌唱》的25首歌集赠予巴巴。

(1951年)新生活期间,拉篷车的一头犍牛,被送给库玛的朋友雷克·拉吉。雷克·拉吉是德拉敦一所聋哑儿童学校“小世界”的创建者。1953年11月巴巴在德拉敦施达善时,孩子们带着一串长花环和皇冠献给巴巴。今年他的生日,孩子们寄来一份独特贺卡。是一片树皮上画着小幅巴巴像,底下写着:“对我们说话吧,噢沉默的美赫巴巴!”

巴巴发电报回复:

你们对我的爱比任何话语更雄辩,唯一值得听的是我的万言之言。我把爱之祝福送给“小世界”的所有孩子。

3月8日,宝的戏剧《捷美赫》由阿美纳伽中心成员,在库希如大院附近萨若希影院的宽敞舞台上演。巴巴率男女满德里去观看。住美拉巴德的男女居民也受邀。巴巴的轿车驶入阿美纳伽时,他和女子们听到高声唱颂,看见库希如大院隔壁的伊斯兰教徒祈祷广场上,有数百个穆斯林朝着西方(麦加)做礼拜。那天是开斋节(穆斯林圣日)。讽刺的是,鲜有人意识到,此刻他们祈祷的那一位正驱车经过他们身边。

在《捷美赫》剧中,考姬拉演摩耶,她丈夫巴吉拉施演至古者,埃德克女儿肖芭演希芮茵麦(巴巴母亲),希瓦吉·曼达勒演杜克赫拉姆(受难者),肖芭姐姐演大地之神。鲁斯特姆卡卡和乌莎库卡尼唱得极为深情,仿佛创世将重新开始。本地信徒谢尔克,画了优美的海洋背景。戏剧开始,随着“噢姆”声,海洋出现波浪,产生时间、摩耶和水滴灵魂。

巴巴和大家尽兴享受此剧。鲁斯特姆·卡卡、他妻子和儿子,还有兰格勒和瓦曼,不倦努力将作品搬上舞台。剧终,巴巴拥抱全体演员,表扬工作人员。

蔻诗德从孟买来,另几个亲近爱者从普纳来,观看此剧。还有库图姆巴·沙斯特里,从安得拉来观剧。

库图姆巴之子巴斯克,在大阿迪的办公室工作,他和乌莎安排了婚事。演剧次日,婚礼在阿美纳伽中心举办。之后库图姆巴、巴斯克、乌莎和亲眷前往美拉扎德,巴巴祝福了伉俪。乌莎为巴巴献唱,巴巴对她的努力满意。他嘱咐年轻夫妻:“要相爱,并合心爱我。”沙斯特里全家随后欣然回阿美纳伽。

如前述,巴巴喜爱板球赛。1959年巴巴承诺纳瑞·肯查克特,能让他领导印度板球队。那年后来,球队赴英国,纳瑞果真就任队长。另一爱者珀利·乌姆瑞伽也在他的球队,队长之位理应是他的。1962年印度

板球队赴西印度群岛参赛。3月17日，纳瑞头部被球击中，导致重伤。他被送往医院，收音机和报纸上会播报他的每日伤情。自从纳瑞受伤，乌姆瑞伽遂代替他任队长，就这样巴巴给了两者领导印度板球队的机会。

1962年3月，巴巴宣布他5月在古鲁帕萨德，或逗留普纳的任何时间，都不会给西方爱者施达善。还表示，在此期间，除了他为工作特意召见的人，谁都不得访问他或表达这种意愿，因为他会继续同过去一样保持严格闭关。巴巴宣布，改从1962年11月1日起，他会率满德里专程访问古鲁帕萨德，给东西方爱者施7天的达善。该达善只对爱者，不对普通公众，并明确说明不个别接见任何爱者。为帮助保持他的闭关不受扰，爱者不得谋求接见或他的建议，也不得对他提灵性或其他问题，同样不该期待灵性开示。

3月31日周六，上午8时，巴巴率男女满德里去普纳，入住古鲁帕萨德（注：阿迪照例开他的车送一些满德里去普纳，次日晚回阿美纳伽）。那格浦尔的纳纳·科尔加入他们。

4月3日晚，彭度排尿剧痛，被送入杰罕吉护理院。不得不做前列腺手术，可手术未能缓解病情，再做第二次手术。这次手术也失败，幸运的是第三次尝试终于成功。故巴巴逗留普纳期间，彭度只好住医院，阿娄巴和美赫达斯照顾他的需要。邓肯也住普纳，监督彭度的治疗。

一天，阿娄巴从医院来古鲁帕萨德，巴巴问他来访目的。他答道：“来见您！”

巴巴纠正他，责备：“你不服从我，见我有何用？只有通过服从我的命令，你才可能真正见我！你决不可能通过见我本人而‘见’我！”阿娄巴立即回去照顾彭度。（埃瑞奇和宝偶尔会探望彭度，但不能久留。）

那年夏季，尽管不安排达善活动，巴巴其实准许普纳和孟买爱者偶尔来访，通常在周日下午。4月1日周日，举办系列聚会的第一场，商议安排接下来的‘东西方大会聚’。4月8日举办另一场聚会，商议公众达善。

周末期间，大多数孟买爱者会来普纳，住附近旅馆。期间，纳瑞曼的兄弟鲁斯特姆、贝拉姆和霍桑，及其妻馥芮妮、芭普和哈沃薇，来亲近巴巴。馥芮妮·达达禅吉的妹妹，扎琳·玛法瓦拉，随家人从巴基斯坦卡拉奇过来。她不情愿见巴巴，怕自己沦为“某种心理陷阱”的牺牲品。馥芮妮带她们去古鲁帕萨德时，扎琳要求最后把她引见给巴巴。可巴巴

拥抱她时，她开始啜泣。馥芮妮说：“巴巴，她很爱您。”巴巴手捧扎琳的脸，打手势：“她是我的。”

德里的莫娜和马诺哈·萨卡勒，也于4月到古鲁帕萨德访问巴巴。

一天，巴巴造访离古鲁帕萨德不远、同一条马路上的莫伯旅馆，一批孟买跟随者住那里。罗姐·米斯特里拿果味汽水招待他。巴巴给在场者一人一杯。罗姐儿子萨若希，那时是小男孩。巴巴要来一只杯，佯装倒满甜汽水，其实一滴未倒。他把杯递给萨若希，叫他喝，萨若希年纪虽小，却服从巴巴，一本正经地饮用。巴巴很高兴，随后给他一杯。

鲁斯特姆、贝拉姆和霍桑·达达禅吉，随同萨达希乌·帕特尔、佳尔和贝拉姆、希鲁、索拉伯和鲁斯特姆，佳尔·达斯托及其内弟费利工程师，还有美赫吉，每天到古鲁帕萨德玩牌。吉姆·米斯特里和纳瑞曼周末来，住古鲁帕萨德。约瑟夫和凯莉·哈勃也是常客。通常上午，约瑟夫会开他的车载巴巴外出兜风。晚上，巴巴会和女子们坐在门廊，玛妮会对他读书。（注：巴巴喜欢列克斯·斯道特著的尼洛·沃尔夫侦探神秘小说，玛妮会读这些书，还有诸如J·R·托尔金的书《指环王》和《霍比特人》。）之后晚8时，他回房歇息，宝跟随。

4月12日，巴巴获悉穆罕默德玛司特表示想访问美拉扎德。玛司特被接到美拉扎德，然后同天送回美拉巴德。这是多年来穆罕默德首次离开住处。

这期间，古鲁帕萨德偶尔有音乐演出。马杜苏丹和普纳巴赞组常唱。巴巴要珊塔迪薇王妃于4月13、14和15日连续三天来古鲁帕萨德，故这几日下午4时至6时为巴巴安排了娱乐活动。巴巴准许普纳中心的几个成员出席。4月15日周日，亲近的普纳家庭获准来达善。

一个叫纳拉延·斯瓦米的职业喜剧演员、模仿秀和口技艺人，曾在那年孟买生日庆祝会上表演。4月13日，索拉伯吉·斯甘坡瑞亚把他接到普纳。纳拉延·斯瓦米为巴巴表演了半小时。模仿两只猫打架、狗吠、鸟鸣和多种乐器声，还模仿了几个印度领导者演讲。巴巴喜欢他，给他一块手帕作为奖赏。斯瓦米听说彭度住院，就去为他表演，让他高兴起来。

4月14日，一位杰出歌手哈比卜·卡瓦尔，用演唱娱乐巴巴。巴巴对哈比卜说：“这些人谁都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歌。但莫为之烦恼。你对我唱，那就足矣——因为惟独我知道歌中真义。”巴巴尤其欣赏一对偶句，译道：

“我无欲无求，甚至不求成道。

愿您的爱之痛始终与我同在。”

4月8日，歌喉优美的少女拉塔·丽玛耶，到古鲁帕萨德为巴巴演唱。15日周日，再被召来演唱。

同天，戈尔哈布尔的甘伽达·V·库卡尼教授，和D·R·尼贡迪卡一起，到古鲁帕萨德拜见巴巴。诺希尔·伊朗尼也来，却一直缠着巴巴准许他去朝圣并拜访某些圣人，巴巴不悦。

4月18日周三，巴巴授述这篇《物质主义的梦幻》语录：

世界的状况，无所不在的争夺和不确定，对一切情形的普遍不满与抵抗，表明物质完美主义之理想是一场空梦，并且证明了超越物质性的永恒实在的存在；因为倘若这个实在不存在，那么科学给亿万人带来的更多物质福利，就应该带来知足和满意，科学投射于总体意识里的巨大想象就应该释放幸福。人类认为从未有过现今如此多的成就和所承许的更大成就；然而事实是从未有过如此广布的厌倦、不满和悲惨。科学的种种承诺被证明是空洞的，其视野是虚假的。

唯有实在是真实的。唯一可说的事实是：实在永存；一切非真之物皆不存在，无非是幻相。在心灵深处人们知道这一点，虽然他们一时被幻相的虚假承诺所迷惑并把它们视为真实，但唯有实在才能满足他们。虚假想像上演的戏剧几乎无穷无尽，其逐渐带来的痛苦，已让人们厌倦。这就是常人的现状。

连我都感到厌倦难受。我既然自由，为何会如此？因为如佛陀所说：“我永恒地自由，永恒地受缚。”我因人类的枷锁而受缚，因他们的厌倦悲苦而厌倦悲苦。最伟大的科学家已开始对超出其理解的知识领域感到诧异，为他们的发明可能释放的后果而惊恐。他们承认其彻底迷惑并且肯定该永恒实在——人们称之为神，不为智力所及——的时候已为期不远。

虽然常人已彻底厌倦于被物质主义承许的奖赏所欺骗，并且似乎否认神的存在，对除当前利益外的一切也失去信心，但他们从不会真正失去对神的天生信仰，不会失去对超越一时幻相之实在的信心。他的表面怀疑和失去信心只是出于头脑的绝望，并没有触及他的心灵。

看看彼得吧，他否认了基督！绝望让他的头脑否认，但在内心他知道基督是其所是。一般人从不会失去信心。他就像是一个人爬山到了一定距离，感到寒冷和呼吸困难，又回到山脚。但是科学的头脑继续往山上爬升，直到其心灵冷冻并死亡。然而这个头脑会越来越惊愕于仍超越它的广阔浩瀚，它将被迫承认自身追求的无望，并且转向神——实在。

4月底，蔻诗德加入古鲁帕萨德的女子们，直到她们逗留普纳结束。巴巴偶尔会召她母亲苏娜玛西到宾德拉屋住几天，不过后来几年，由于她健康糟糕，巴巴表示苏娜玛西最好留在孟买。

5月1日，30名志愿工作者开会，讨论安排接下来的‘东西方大会聚’。已从那格浦尔来的德希穆克也出席会议。

5月6日周日，召开另一场会议。同天近150个普纳和孟买的亲近爱者聚会，听普纳全印度广播电台的三位音乐家演出。戈瓦卡奏萨朗吉琴，卡玛特击鼓，拉克希曼·瓦泽奏锡塔琴。演出激动人心。巴巴表扬他们的演出最棒，戈瓦卡说：“全归功于您在场，因为我们之前从未演奏得这么好。”巴巴一一拥抱他们。

意外的是，5月7日哈里·肯莫尔医生抵达普纳。他从旅馆打电话到古鲁帕萨德，埃瑞奇接的电话。他惊讶地听到肯莫尔的声音，问他从哪里打来。肯莫尔吼称他在普纳，埃瑞奇笑了，他本以为肯莫尔像往常一样，是从纽约打来。哈里·肯莫尔在普纳居住两周，获准每日访问古鲁帕萨德，陪伴巴巴和男满德里。

每天德希穆克会为巴巴演唱克坦。一次，弗朗西斯建议他唱英语克坦，德希穆克开始作一些曲。（弗朗西斯有时心烦，因为大多数克坦用印地语唱的，他听不懂。）

阿卜度·马吉德·堪也在该月来访。他会在生日庆祝和其他场合演讲论及巴巴，巴巴敦促他：“告诉全世界，我是神！”

5月13日周日上午，韦希奴坐在古鲁帕萨德大厅的门阶上。巴巴看到他，对纳瑞曼说：“韦希奴一脚在屋内，一脚在墓里。”当时没有人懂得巴巴的意思。

那天下午，4点至6点半举行卡瓦里演唱活动期间，人群挤满了古鲁帕萨德。许多孟买和普纳爱者在场，包括板球队员珀利·乌姆瑞伽、纳瑞·肯查克特及妻子朵丽、基纳尼夫妇。那天歌手是斋浦尔来的悉地克·卡

瓦尔，他全心投入音乐，让巴巴很满意。

弗朗西斯脚受伤，坐着不适。发生一件趣事。他常问宝：“这歌名叫什么？”宝会回答：“我不知道。”这让弗朗西斯恼怒，于是宝开始编歌名。弗朗西斯满意了，接着开始问吉姆·米斯特里歌词译文。吉姆也开始编歌词，以安抚弗朗西斯。

活动结束后，巴巴回房间。宝和韦希奴去饮晚间牛奶，因宝很快得在巴巴身边守夜。由于卡瓦里演唱活动，已经有点迟了。饮用时，宝讲起弗朗西斯缠着他译歌的事，还有自己怎样取乐骗他。韦希奴开怀大笑。

之后，宝去洗脸，韦希奴去捎讯给高荷。韦希奴摇铃召高荷，随即倒地。韦希奴的尘世旅程到此结束。他心脏病发作。与神合一时，离他59岁生日仅差一个月。韦希奴患冠状动脉血栓已经有段时间。（据说，那天韦希奴的心情非常愉快。表妹苏希拉过来，他与她讲话时相当活跃。）

巴巴获悉，从房间出来，坐到躺沙发上的韦希奴身边。尽管韦希奴的心跳和脉搏彻底停止，他眼睛半闭着，巴巴过来站他身边时，有男子说：“看啊，韦希奴，巴巴来了；巴巴在这里。”韦希奴眼睛睁大，凝视巴巴，直到被轻轻合上。

埃瑞奇已经离开，他每晚去宾德拉屋，早晨回古鲁帕萨德。通知他后，他转告苏希拉。稍后，埃瑞奇陪苏希拉一起到古鲁帕萨德，让她能呆在韦希奴身边。

阿迪、萨若希、鲁斯特姆·卡卡、卡库、马尼克和瓦曼，那天也在古鲁帕萨德。韦希奴去世时，他们正准备回阿美纳伽，于是逗留一会儿。

埃瑞奇用一个多小时安慰苏希拉，到那时，巴巴都坐在韦希奴身边。他说：“今天卡瓦里让我很开心，在愉悦中我使韦希奴融入我！”又说：“以前我从未像今天坐韦希奴身边这样，坐在任何满德里身边。他确实是最幸运的！”

埃瑞奇等人来到时，已决定将韦希奴的遗体放在普纳火化，骨灰送往美拉巴德。韦希奴的遗体被抬入轿车运走，巴巴站着，目送车驶出视野外。

韦希奴于1918年少年时被美赫巴巴纳入联系，自1922年大师之家时期起，一直跟随巴巴。他近40年的服务、爱和服从神人，可谓接近完美。母亲卡库拜在美拉巴德去世，如今他在至爱身边离世。韦希奴的忍耐力无与伦比，巴巴始终对他满意。即使在最艰难的境况下，他也

决无丝毫怨言，忍耐各种困苦。韦希奴和阿迪、彭度、帕椎一起，被称为“美拉巴德四支柱”。男子中间，他深受怀念。（注：韦希奴·马斯特，也被叫做“巴扎 - 马斯特”，因为他长年在美拉巴德、美拉扎德等居住地做采购工作。）

5月底，彭度出院，被接回古鲁帕萨德。他和韦希奴尤其亲近，一直不知他去世，回来后才得知。

5月15日下午4时，古鲁帕萨德又举办卡瓦里活动。持续两小时，本地普纳爱者获准参加。

5月27日周日，又召开普纳工作会议，商议‘东西方大会聚’的膳宿问题。

巴巴返回美拉扎德前，还有几场周日聚会。

6月3日周日，帕特瓦丹独唱。巴巴十分欣赏，拥抱歌手，还把手帕赠送他。约瑟夫和凯莉·哈勃在聚会者之列，他们现居住普纳的旅馆。

保纳图在暑假期间一直住古鲁帕萨德，那天启程回家乡古尔杜瓦迪。

6月4日晚7点，约瑟夫·哈勃给巴巴播映幻灯片，为巴巴1956和1958年两次访美期间所拍摄。近100名亲近爱者在场。

播放幻灯片前，巴巴转身对卡姆卜里·邦达瑞说：“我在你们每个人里看见我自己。对‘一’的体验独一无二。它不可解释，只能体验。它是无限的。”

一次周日聚会期间，一名律师对巴巴讲：其儿子格文德问他，巴巴在打破长年沉默时能否出声说话。巴巴转向男孩，微笑点头，强调说：

“能，我将出声说话，”并打手势：“事实上，当我打破沉默时，它将远比任何人的最响亮演说更清晰地被听到。”

一日，一个帕西大律师来见巴巴。他未信服巴巴的神性，问道：“你不证明你所宣称的身份？你为何不施奇迹？”

巴巴先笑了，随后详述：

无限无形无疆的造物主（神），不必对他自己的受造物证明他是造物主。该由受造物去认识、寻找并且证悟造物主。

父亲做梦也不会想对自己儿子证明，他是他的真父亲。尽管如此，倘若儿子怀疑他，自然会努力寻找他的真父亲——最终儿子信服，他父亲说的是真话。

你谈到公开奇迹。你把我视作玛达瑞（魔法师）？耶稣基督被

无知者当众侮辱，掷石头，吐唾沫。使徒们，如彼得和雅各，见此情景忍无可忍——劝耶稣施奇迹平息群众。尽管耶稣不愿这样做，然而为不触怒使徒，他公开施了奇迹。（注：原文为“彼得和保罗”，但耶稣在耶路撒冷期间，塔尔苏斯的扫罗（后称保罗）没有与耶稣基督交往。扫罗曾是狂热的拉比，迫害耶稣跟随者。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且从耶路撒冷消失后，数年之后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看见基督的光”，并遇到彼得和其他使徒，重取名保罗。雅各是首批 12 位使徒之一，约翰之兄。）

结果发生了什么？他被指控为魔法师，遭审讯、定罪并被钉十字架。

如果我真是过去 40 年来一直宣称的那位，你认为我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吗？当如我所述的无形之神，在人们需要被唤醒时采用血肉之躯来唤醒人们——只有少数人接受他，他的言论遭到嘲笑蔑视。而同一个（非人格的）无形之神——极少数幸运者证悟之——却被忠实信服地接受。

如我常言，这个身体不是我所宣称的真性。这些幼稚的问题只是让我发笑。神需要你强烈的爱。他需要你为他的爱变成尘土，而不是对抗他。否认神好于对抗神。

神的方式玄妙难解，惟独神懂得他的秘密。惟独神知晓并且懂得他自己的语言。

真正考验你们的时刻定将到来，你们将不得不做决定，要不要忠于我并抓紧我的衣边。

某周日，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出于好奇，到古鲁帕萨德拜见巴巴。基督徒请巴巴讲道，可巴巴回答说：“我该怎么办？耶稣说，莫在安息日工作，而这对我是工作。”但还是给基督徒做了一些开示。

1962 年 6 月首周，巴巴开始持续头痛和颈椎部位疼痛。拍了 X 光片，咨询迪克希特医生。高荷还把 X 光片寄给孟买的金德医生，征求他的建议。

6 月中旬，巴巴宣布把 11 月的达善活动从七天减至四天，并通过玛妮（日期为 6 月 22 日）的《家书》和《生活通告》通知全体东西方爱者。

另一次顺便外出时，巴巴到访巴布萨赫伯·辛德的鞋店。大部分鞋

被洪水损毁后，辛德重新补了货。

6月24日周日，普纳著名歌手希拉拜·巴罗德喀，和另一歌手萨拉斯瓦蒂·拉内，为巴巴演唱音乐。

韦希奴去世后，苏希拉迁居美拉巴德，住为她建造的专用房间。韦希奴的亲属之间，就他在贝尔高姆拥有的土地事宜（记美嫒的名下），当着巴巴的面达成妥协。普雷姆·基纳尼作为法官，连同拉姆玖一起被召来，合法地处理此事。讨论期间，基纳尼问巴巴的意见：“您认为以这种方式达成妥协会更好吗？”

巴巴微笑着回答：“我不是认为。我知道！”

稍后，巴巴命基纳尼：“明天下午3点半离开普纳去阿美纳伽。”基纳尼本会遵从指示，可他的轿车司机未按时露面。他一到，基纳尼就出发。行驶10英里后，轿车出故障。基纳尼搭车回普纳，带上伽吉瓦尼的司机，返回事发地修车。

司机自忖修好了车，可行驶5英里后，又坏了。检查故障，做了整修。可前行2英里后，又停住。拦下一辆路过的货车。货车司机帮忙修车，可上路开了1英里后又坏了。最后，只好用卡车把它拖到阿美纳伽。车是全新的，却故障不断，使法官基纳尼意识到，这是他未按巴巴要求准点出发的后果。他没叫司机提早来，这一切麻烦都是因为他迟到了。

普雷姆·基纳尼和妻子吉芮佳，要于7月1日周日返回古鲁帕萨德。保·纳图也在。上午9点半，巴巴进入满德里房间。心事重重，心情严肃。“我昨夜未睡，”他表示：“浑身仍疼。”

上午巴巴要到克尔基访问罗摩克里希南家，埃瑞奇建议他推迟。巴巴不愿取消访问，带几名满德里出发。巴巴使罗摩克里希南全神贯注于谈话，埃瑞奇只好动手备茶。1小时后巴巴回古鲁帕萨德。

稍后，伽吉瓦尼从孟买来，基纳尼夫妇从阿美纳伽来。法官基纳尼和家人刚迁居阿美纳伽，他被调到那里的新法庭。过渡期间，他们住库希如宿舍。房子对面是萨若希影院。交谈过程中，巴巴对他说：“现在你肯定有丰富的娱乐了。你喜爱看电影吗？”

基纳尼说：“有段时间我喜欢看电影，可现在我没这个欲望了。”巴巴指着他妻子吉芮佳，同样问她。她说自己喜欢看精选的电影，尤其那些诠释灵性主题的。

巴瓦尼·帕萨德·尼伽姆的儿子，从哈默坡来，羞怯地走进房间。他

未经父母允许前往孟买，在那里皮夹被扒，钱被偷光。巴巴接见他一会儿，通过纳瑞曼为他安排乘火车回家的旅费。

男孩离开房间后，巴巴评论：“他父亲是数代同堂大家庭的家长，为人脚踏实地，富有爱心。可瞧这儿子！父母一定有多担心，他可在乎？他在孟买寻欢作乐！”

“这不正是电影吗？世间的日常事件就像电影。有人快乐，有人悲苦。”

阿娄巴被召来，巴巴要他朗诵几行哈菲兹的波斯语诗。对句的意思是：

苦乐乃命中注定
二元轮回中体验。
若人脱离此轮回
二元对立便止息，
此后苦乐皆乌有。

基纳尼对巴巴说：“我们在智力层面上完全理解这点，可我们做不到，不由自主会苦恼，尽管这一切都是乌有的游戏。”

巴巴回应：“**纯粹的口头知识帮助不大。但要记住一点：倘若苦乐皆属于大无的领域，是纯粹的乌有，那为何不始终选择保持开心？要保持开心。努力保持开心。要知道惟独神是，其他一切皆乌有。**”

伽吉瓦尼插话说，通过阅读获得的认识是含糊的，之后会变得困惑。所以，他停止阅读灵性主题的书。

“只能说部分正确，”基纳尼发表意见：“我们伴随大师巴巴时，阅读不再必要，可当我们离开他后，阅读他的书，静思其主题，是生活中的真正慰藉，至少对我是如此。”

巴巴说：“**真理永远不可能用文字表达。不过在一定限度内，文字自有其重要性。阅读的效果则取决于书的类型和你赋予它们的价值。我们发现，人们以宗教为名，为他们的圣典争吵不休。不就像群狗为了无髓的枯骨打架？**”

巴巴叫阿娄巴复述，哈菲兹关于正统宗教徒和狂热教徒的诗句：

“神啊，宽恕正统宗教徒和狂热教徒吧，因为他们未看见真理。”

巴巴继续：“**真正的人（爱神者）不在意仪式规章，却用生命汲取至师揭示的真理。**”

基纳尼说：“是，可为什么一个人渴望做到善良诚实，却做不到？这是个问题。”

巴巴回答：“一个人真诚地渴望时，决不会做不到。头脑出现的问题不止一个，而是很多，还会持续不断。只有一个办法，唯一良药：‘服从大师。’那将解答你的全部问题。那将引领你，引导你，并使你理解实乃不可理解之物。你的全部问题将被解决。哈菲兹说：

‘凡大师所言皆遵行，
且不问为何与如何。’”

临近中午，访客该离开了。他们很高兴，上午巴巴甚为健谈。亲切拥抱后，他们告辞，巴巴进去用午餐。

这是巴巴离开普纳回美拉扎德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日，故下午4点召集“玩牌者”。同时，普纳合作学院的校长表示希望那天见巴巴。因当天是那人生日，巴巴同意。校长由妻子陪同，带来一个精致花环和一盒糖果。巴巴谈到临近的东西方达善，校长爽快答应，11月首周将院校宿舍供巴巴爱者使用。会见10分钟后，夫妇离去。

此时，30个亲近男子抵达。玩了“风险”牌。光要知道谁在哪方都不容易，常有获胜方的一些成员无意中在巴巴跟前摩擦鼻子。巴巴享受此游戏。那天上午，他说：“不要以为我玩牌毫无目的。它都关乎我的工作。”

近下午5点15分，停止纸牌游戏。巴巴阐释了法那、巴卡和赛古鲁或库特博的状态。先引用夏姆司-埃-塔卜睿兹的这行诗：

“需要无数周期，才有一个高级灵魂证悟神。”

而当前，你们在印度会发现什么？赛古鲁（Sadguru）这个词，真实意思是一位成神并且过着神之生活者，被随便地滥用。在乡镇和城市，你们总会发现有些人被称为赛古鲁。它是如此廉价的体验，如此常见的状态吗？与神合一并且同时与造物界众生合一者的状态！

圣人（Saint）、本地语中的圣徒（sant）这个词，被普遍用于那些衣着举止异于常人、过着祈祷奉爱生活的人。萨特（sat）这个词指真实，或通常的用法，指善良。所以，一个人举止善良，生活方式异于常人，就会被（尤其被村民）看作圣人。讽刺可笑的是，连那些被冠以此类名号的人，都极少认识到这些词代表的意思。

拥有必要的勇气行走灵性道路的人并不多。人们对灵性太轻描淡写。事实上，灵性道路远远超出他们可能的想像。它是个体体验的问题。要在道上，就要逐渐让自己的物质和心理存在死去。这个过程，对缺乏忠诚心灵、浮躁且追逐名利的人来说，证明是非常艰难的。成圣的道路并不容易。

看见萨特（真实）者，才是圣人。第六意识层面上的圣人，面对面看见神。这样的体验，是无数世的诚实寻找和真诚渴望与至爱的神合一的结果。该“见神”状态，在终极法那中臻至顶点，这是第一个旅行的结束。第一个旅行中，有七个站点，其中一个即被称为圣人——见神者——的状态。

终极法那，意味着水滴（个体灵魂）融入海洋（帕若玛特玛），从而水滴成为海洋。终极法那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有意识地体验绝对真空状态，第二阶段，是有意识地体验“我是神”状态。实际上，这两个阶段是如此完全地统一，一个就意味着另一个。这是完美的玛居卜（淹没于神者）的真实玛居卜亚特状态。

不是所有的成道者都注定要进入第二个旅行。第二个旅行中，没有站点。法那中，灵魂的有限存在被完全永久抹除。这是除了大我成神外，无意识意识的状态。在第二个旅行，巴卡，行者意识到不受限制的无限，同时保留着个体性。这是第二个旅行的开始与结束。这是一个真实撒里克完美的苏鲁吉亚特状态。

巴巴指向一个叫索曼的爱者。

举个例子，你叫索曼。在终极法那的体验中，不留下作为索曼的你。惟有神存在。

在巴卡状态，你成为无限者索曼；举例说，你放弃了有限的索曼，确立在神里。对其他人，你好像是从前的同个人，可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你的内在从有限到无限的改变转化。从外部看，你的行为像常人一样：吃、喝、工作、游戏、聊天说笑，可人们并不理解真实的你。他们把你看作某个带着有限形体和心的人。有人可能把你看作一个特别的人，可只有少数人知道你是无限者索曼。这是巴卡状态。

至师的数目永远限于五个，任何时代或周期都不多不少。阿瓦塔是第11个时代后的例外。五位至师之一放弃肉身后，处在巴卡状态——不是在法那状态——中的一位接替位置，担任赛古鲁或库特

博。神圣机制即是如此。

总有一天，每个人都必须体验终极法那，即创世的目标。这是个极为漫长的旅程，但如果我的纳扎（青睐、恩典）降临于你，你将立即体验法那状态，因为实在中没有时间，没有旅行。那个纳扎完全不同于我现在看着你。

简言之，首先一个人必须体验终极法那，然后永居于神里，保留着个体性。这样的人被称为赛古鲁或库特博。

那么证悟大我的最可靠安全途径是什么？不忧虑、也不渴求第一个旅行的七个站点——甚至不管第二个旅行即巴卡。把一切都交给我。只要服从我，越来越爱我。哈菲兹在诗中说：

“莫对神祈祷！对库特博祈祷！”

抓紧他的衣边，放弃一切仪式教规。

或许有一天，库特博的恩典会降临于你。”

赛古鲁有权给任何人解脱，只要他愿意。他是“人成为神”。

到此结束巴巴的详细解释。他微笑着表示：“现在，已绰绰有余！不要到处磨蹭，尽快安静地离开古鲁帕萨德。我与你们同在——在一切状态！”

埃瑞奇有一次讲起巴巴叙述的故事，关于一位生活在中世纪，13至14世纪之间，居住勒克瑙的至师。这个至师作为玛布比而闻名，因为他衣着像妇女，还戴镯子。中世纪的印度，有个阉人和黑伽亚（同性恋者）的阶层，他们到处流浪卖唱。尽管被主流社会排斥和遗弃，为了挣钱谋生，他们受雇在婚礼上唱歌奏乐，也在葬礼上哀号嚎哭。这是他们的职业。这位赛古鲁是他们中的一员和部落的首领。

在勒克瑙，除了黑伽亚同族，无人知道他在灵性上高级，或者实际是一位赛古鲁。他的名声是这样传开的：

一天，一群流氓盛气凌人，想要骚扰攻击这一小队黑伽亚。其中一个流氓，指着黑伽亚的首领（赛古鲁）。那人指着首领，引起他的注意，正准备跟他对峙，整个人突然僵住，不能向前迈步，也不能放下胳膊。有几分钟，不管他怎么使劲，都动弹不得。在他央求首领解除法术，并且保证不再伤害黑伽亚队伍后，首领才恢复那流氓的活动能力。没多久，这个故事传开来，首领的神秘能力被广为人知，人们认出他是一位大师。

后来，勒克瑙的民众开始崇拜这位黑伽亚，反对势力自然就出现了，

因为他属于被歧视的最低阶层。为了证明黑伽亚首领的能力是假的，一场阴谋在策划。勒克瑙的两个有权势的家族密谋此计。决定由两个小伙子，这两个家庭的儿子，扮成新婚夫妇去找大师。一个小伙子扮成妻子，请他祝福，赐个孩子。这自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人都是男性，这样对勒克瑙的民众证明：大师是假的，便可将他驱逐出城。

两个小伙子根据计划去找大师，其中一人扮作女人，大师问他们到访缘由。“我们刚结婚，大师，我们请您赐子。”

黑伽亚首领问他们，此话是否当真，是否确定想要孩子。他们对他保证，就是来请求赐子的。

“那好吧，”大师说：“你们会怀上孩子的。”

小伙子带着消息回家，两个家族确信，此事将使人们停止崇拜黑伽亚，揭露他是骗子。

几周过去，扮成姑娘的小伙子开始出现微妙的生理变化，他感到害怕，羞于承认。他的身体变成女身，令他惊恐的是，他真显示出妊娠的所有体征。最后，小伙子不知如何是好，遂向家人坦白发生的事情。家人现在知道，他们自招诅咒。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向黑伽亚首领忏悔说他们曾企图欺骗他，并乞求他解除对他们儿子的诅咒。

黑伽亚首领解释，他没有诅咒小伙子，也无法撤销他的祝福，腹中孩子注定要出生。不到几个月，那小伙子变成孕妇，全家从此虔信那位黑伽亚。就这样他声名远扬。

巴巴将于7月8日周日离开普纳回美拉扎德。7日，阿迪到古鲁帕萨德，将在次日驱车载几名满德里回阿美纳伽。

当晚，天降季风暴雨，持续到次日上午。故巴巴未按计划在滨江花园告别普纳爱者，改派阿娄巴将他们召到古鲁帕萨德宫。近200个爱者聚集，巴巴陪伴他们一小时。

阿提唱毕，每人获准亲吻巴巴的手，然后各自回家。

最后访问美拉巴德

1962年7月8日，美赫巴巴和满德里抵达美拉扎德。卡卡·巴瑞亚欣喜地看见巴巴。巴巴不在时，只有卡卡和佣人一起住美拉扎德。卡卡仅有的伴侣是园艺仆童和巴巴钟爱的两只狗——彼得和马斯坦。

韦希奴去世后不久，美赫达斯回哈默坡老家。尽管公众活动期间，他会来见巴巴，却不再随巴巴和男子们居住。故那时美拉扎德的8名男满德里是：埃瑞奇、彭度、卡卡·巴瑞亚、拜度、凯克巴德、阿娄巴、宝和弗朗西斯，其他亲近男满德里在美拉巴德或阿美纳伽。女满德里有6位：美嫒、玛妮、美茹、娜佳、高荷和拉诺。这14人伴随巴巴在美拉扎德生活到最后。

那年沉默日，巴巴希望爱者从7月9日午夜至10日午夜，保持24小时彻底沉默。那些觉得不可能保持沉默者，被要求于7月10日早8点至晚8点，保持12小时彻底禁食，甚至不饮水。他们受令只在早晨开始禁食前喝一杯茶或咖啡。

为纪念巴巴沉默37周年，阿美纳伽中心的爱者做了饭，免费招待数百个穷人。他们请巴巴允许，给美拉扎德的他 and 全体人员送食物，巴巴答复：“我，作为穷之最穷，欣然接受。”

开始为‘东西方大会聚’做最后准备。玛妮和埃瑞奇忙于通讯和其他事务，全体满德里同样忙碌。达善在美拉扎德成为持续讨论的话题，巴巴为此授予具体指示。已通知美赫吉西方爱者要来，其名单被念给巴巴听。对想来却不能成行者，他寄去此讯：“莫烦恼。我始终与你们同在，达善时期尤其如此。”

巴巴还授述了几篇语录，将在东西方大会聚上宣读。8月4日周六，他授予四个旅行的阐释。（注：见英文版《有与无》22-26页。）

据伊朗历，8月6日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诞辰日。当天，自一个月前由普纳返回，巴巴首次离开美拉扎德访问美拉巴德，看望那里的满德里和常住家庭。

一回来，巴巴就表示对帕椎和他对美拉巴德的管理不满。彭度和帕

椎是老友，巴巴说：“谁都不得访问美拉巴德，可帕椎的佣人纳纳，他妻子塔妮，还有她的亲戚都去了那里。这不好，应该就此事通知帕椎。”

巴巴转向彭度，批评：“你为啥不对帕椎提出这点？你怕他吗？”

“我连他爹都不怕！”彭度宣布。

次日，帕椎被召到美拉扎德，巴巴要彭度告诉他：“有禁令不许外人进入美拉巴德。你为何让塔妮的亲戚去那里？”

帕椎回答：“塔妮整天住美拉巴德，她家人来看她谈工作的。”

彭度说：“有人来见你，让他站在度内平台旁，你过去见他。塔妮不能走到度内那边见她亲戚吗？”

巴巴同意。“彭度说得对。这样偏袒不好。塔妮想见人，自己应该去度内那里。”

帕椎说：“好，从现在起，我会打发她去那里。”

彭度继续：“要是塔妮整天在美拉巴德，她在哪里洗澡？”

“在美拉巴德。”

“在满德里浴室？”

“是。”

“瞧这个！”彭度表态：“浴室是给满德里用的，还是给塔妮用的？”

巴巴评论：“彭度是对的。塔妮不该在那里洗澡。她有家，可以洗澡后，再来做事。”帕椎也承认这点说得对。

彭度继续质问：“塔妮和纳纳有种田。他们的打谷场在哪里？”

“在美拉巴德。”帕椎回答。

“这太过分了！”彭度表态：“塔妮和纳纳是你的佣人，还是你是他们的佣人？”

巴巴说：“我都不知此事。帕椎，你在干啥？我一点都不喜欢！还好彭度公开此事。昨晚他左思右想，为此事失眠。所以我召见你。把纳纳的打谷设备从美拉巴德搬走！”帕椎答应照办。

彭度继续刺探：“纳纳的牛关在哪儿？”

“在美拉巴德——但只是在打谷期间。”帕椎答道。

彭度对巴巴说：“帕椎成了美拉巴德的王！他在那里为所欲为！”

众所周知，帕椎是急脾气，会骂人。他生气地顶嘴说：“我会叫停一切！你想要的话，我也会赶走纳纳和塔妮。让一切见鬼去吧！”

“你这么做好了，”彭度吼道：“你给搞得一团糟！”

巴巴对彭度相当满意，遂指示帕椎：“不要开除纳纳和塔妮，但其他的都停掉。”

此事是服从大师希望的例子。尽管他们是亲密朋友，按巴巴希望，彭度全心投入斥责帕椎。类似事件常在男满德里中间发生。巴巴会有意制造摩擦。都是为了取悦他，让亲近者能烧掉执著，并且完全顺服。女子的情况也同样。然而这些夸张的冲突，是处于全体居民亲如一家氛围的友好背景下。

8月初，阿迪的母亲顾麦，因肾病健康恶化。8月6日在美拉巴德时，巴巴通知帕椎，做准备让顾麦葬在山上，因为她很快将去世。8日夜晩，顾麦病情加重，阿迪派萨若希到美拉扎德报告巴巴。巴巴指示萨若希，顾麦去世后，应当通报他，并把遗体运到美拉巴德，棺材当着他的面下葬入墓。

8月9日上午，巴巴出人意料地决定，驱车到库希如大院看望顾麦。尽管她认不出人，几乎处于无意识状态，看到巴巴时，她睁开眼睛，脸上放光。她抚摩他的脸，努力说出：“巴巴。”巴巴亲吻顾麦的额，拥抱她后，返回美拉扎德。

次日，顾麦病情急剧恶化，说不出话，断续陷入无意识。即使如此，带着极大困难，她仍蠕动嘴唇念着巴巴的名。午夜，她从昏睡中惊醒，大声呼叫巴巴的名。用全部的力量，持续不停地呼叫了几分钟。顾麦持着巴巴的名，永远融入了他，时年78岁。瓦曼·帕达勒被派到美拉扎德，报告巴巴顾麦去世。

8月11日，周六上午9点，顾麦的遗体被运到美拉巴德山，墓已掘好。巴巴10点抵达，主持葬礼，在她的前额和身上摆放鲜花。近200个阿冉岗和阿美纳伽人在场。棺材下葬入土后，巴巴神情极为哀伤，往上面撒花，凯克巴德则念祷文。巴巴的灵性母亲顾麦，从此安息在美拉巴德——她亲自帮助献给巴巴之地。

巴巴对阿迪说：“她非常幸运，我出席她的葬礼。”就像对她的额外致敬，这是美赫巴巴最后一次来访美拉巴德。

顾麦对美赫巴巴的奉献、服务与爱真正值得纪念，因为正是她和丈夫凯库希如（堪·萨赫伯）向巴巴献出阿冉岗这块土地，如今叫美拉巴德。

普雷姆·基纳尼出席了葬礼。当巴巴望着美赫静修所的塔时，普雷姆对他说：“有一天美拉巴德会像贝拿勒斯那样。”

巴巴点头说：“说得对，它会的。”

次日，8月12日周日，巴巴又去库希如大院，与阿迪和妹妹琵罗佳、朵丽简短商议。他给阿美纳伽爱者施了达善，拉塔·丽玛耶唱了两首格扎尔。当天上午，霍桑·巴如查抵达访问，随巴巴返回美拉扎德。下午5点，阿迪被召去，巴巴对他重申：顾麦多么幸运，巴巴在她去世前看望了她，还出席她的葬礼。

苏娜玛西（顾麦之妹）和蔻诗德未能出席顾麦葬礼，但几天后从孟买过来拜谒。拜访美拉巴德和顾麦的墓后，她们去了美拉扎德，下午伴随巴巴和女满德里数小时。